

◎ 陈珊摄影作品 ◎



▲红枫白鹭



▲晒柿记



▲日落金山寺

福建乡土

2024.4 总第184期



2024/4
总第184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6-074X
RMB 15元 HK\$ 15元

ISSN 1006-074X



9 771006 074067

FUJIAN HOMETOWN
MAGAZINE
福建乡土



主 编：刘 泓
执行主编：周而兴
副 主 编：卢秀琴
责任编辑：张春强
美术编辑：晓 林
责任校对：林 端

《福建乡土》杂志
主管主办单位：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
编辑出版单位：《福建乡土》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074X
投稿信箱：fjmmxt@163.com
电话：0591-88016752（编辑部）



声明：

△作者文责自负，对于侵犯他人版权或者其他权利的文字、图片稿件，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刊以稿酬形式一次性支付作者著作权使用费。本刊有权与合作单位进行电子版网络传播、收录。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来稿时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Q6796
国内发行：《福建乡土》杂志社发行部
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76号同心楼四层
邮政编码：350003
网络查阅：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印刷：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定价：人民币15.00元 港币15.00元

卷首语

◎八闽长廊◎

2 追寻四十二条河 / 张 茜
5 种 瓜 / 陈家恬
7 我在清流“水包皮” / 乔 夫
9 耕读风吹古厝群 / 青 鸟
11 稻子香时走奥杳 / 江文明
13 记忆里的秋天 / 陈宗辉
15 古驿五龙 / 柯芬莹
17 老屋志 / 丁小玲
19 徒步福州状元岭古道 / 陈 晋

◎开闽先贤◎

21 开八闽文教之先 传华夏文明之光
——写在《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之际
/ 阮诗玮
25 缅怀先贤 延续文明 / 林群慧
26 闽中治绩彪炳千秋 忠惠荣名光耀万代
/ 俞 杰
27 《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座谈会论点摘编
/ 尚文、毕耕 整理

◎山水清音◎

28 千载流传颂美诗 / 黄河清
31 欧寮一梦 / 曾建梅
34 山的名字只有溪声喊着 / 周牵连
37 参观冰心文学馆 / 陈沿红
38 泪花里的童趣 / 肖流金

◎诗苑撷英◎

40 立 秋 (外一首) / 马建荣

封面：秋野掠影 / 吴丽娜

封二：福建文艺家风采 / 徐文守

封三：福建文艺家风采 / 尹芳娜

封底：陈珊摄影作品

40 在螺洲古镇 / 蓝 光
40 故园书 (节选) / 何金兴
41 东山的太阳雨叩开另一片海的辽阔 / 高 云
41 墨 / 张朝晖
41 黎明的小公园 / 吴常青
42 保家灯 / 谢华章
42 匡山之恋 (外一首) / 李 青
42 诗意图 / 邱文涵

◎闽江杂谭◎

43 从《乡土中国》看乡村之变迁
——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有感之一
/ 筮 陈
46 如歌的行板 / 黄招琴
48 幻想的江南与印象的福州 / 朱威名
50 菡萏微微 星野烁烁
——福建中华职业大学菡风文学社纪事
/ 白 城

◎文踪纵横◎

53 不悔少作——谢冕在1947—1949 (福州)
/ 刘登翰
57 以志为鉴，人人皆做禁毒者
——读《厦门禁毒志》/ 钟兆云
59 配角形象的夺目精彩
——评杨少衡小说《天有不测》/ 简清枝

◎艺林清韵◎

61 灵魂的原乡——王长游漆画印象 / 王柏霜
64 颇具魅力的沙画 / 林为梁
65 四情四回 十指连心——一字乡愁情难了
/ 朱炳初

卷首语

秋天是绚丽多彩的季节，也是丰收的季节，它以它独有的方式，提醒我们珍藏美好，不负时光，感恩生活。新的一期《福建乡土》翩然而至，希望能将秋天的丰盈和美好传递给您，并带来新的启迪和感受。

本期杂志的封面与封底，依然采用简约而富有艺术感的摄影图像，将秋天斑斓多彩的景色呈现给读者。在文字内容方面，您将会看到有对八闽大地风物的深情描绘，有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度探索，有对人生和社会的深思和感悟……

闽江自西北方向蜿蜒而来，穿过福州城一分为二，形成了两个支流，她如同母亲的手臂温柔地环抱着仓山南台岛，并勾出四十二条大大小小的河流，滋养哺育这颗镶嵌在闽江中的明珠。【八闽长廊】栏目中张茜的力作《追寻四十二条河》，运用了一系列写作特色，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南台岛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片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地之中。

好的散文，不仅是抒写生活中的场景、人物和事件，更是一次深入探讨自然、文化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学之旅。陈家恬的农耕记事《种瓜》，文章开篇即引用宋代吕蒙正《破窑赋》中的哲学启示，是对后文种植活动的恰当铺垫，也引发读者对于“时”与“气”在万物生长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的思考。文章十分细腻地描述丝瓜的生长过程，运用形象化的语言使读者感受到了作物生长的艰辛与生命力，唤醒人们对农耕文化的尊重和对自然环境的珍视。

【山水清音】栏目中黄河清撰写的《千载流传颂美诗》，通过细腻的景物描写、历史文化的融合，生动地描绘了木兰溪的历史变迁，从郑露创建湖山书院到木兰陂的修建，再到如今的安澜清波，已然成为生态宜居城市。曾建梅的乡村游记《欧寮一梦》，通过情节的推进和主题的升华，展现了欧寮村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气息。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享受到视觉的盛宴，又能感受到心灵的触动。

【闽江杂谭】栏目中筱陈撰写的《从〈乡土中国〉看乡村之变迁》文章，通过引用具体的乡土社会变化案例，如永泰大喜村的教育情况、屏南县四坪村的信息技术应用等情况，对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描述的20世纪40年代乡村状况与现代乡村现状的对比，展示了中国乡村近8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迁。文章体现了对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关注，如农业科技下乡、乡村旅游兴起等，反映了作者对乡村未来发展的乐观态度和对社会变革的理解。

本期杂志开设了【开闽先贤】专栏，介绍《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会情况，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七闽人师”“闽瓯师表”阮弥之的生平事迹，缅怀与追思他为开创福建文教之先河、为福建教育文化奠基等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此外，本期杂志【文踪纵横】【艺林清韵】栏目中，刘登翰撰写的回顾谢冕早年在福州时的文学历程忆文《不悔少作》、钟兆云撰写的序文《以志为鉴，人人皆做禁毒者》、简清枝对杨少衡小说的评论《配角形象的夺目精彩》、王柏霜撰写的王长游漆画评论《灵魂的原乡》，以及【诗苑撷英】栏目中马建荣、蓝光、何金兴、高云等佳作，各有光华，这些内容不仅能够丰富您的精神世界，还能激发您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追寻四十二条河

文 / 张 茜

在福州城南，有个南台岛，生成于中生代熔岩、燕山期入侵岩和第四纪的沉积物。八闽大地的根脉，福建人的母亲河——闽江，从闽西北角的建宁县出发，一路奔流而下，遇见岛屿，首分尾合，将其紧紧纳入怀中，并将自己的热血，匀出四十二条大大小小的河流，滋养哺育，不问岁月，不问朝代，更不问将来。

熔岩、入侵岩、沉积物组成的岛屿，有山有丘陵有小小的平原，因为明朝政府在此设立盐仓，得官名——仓山，沿用至今。仓山区东西长二十七公里，南北宽十公里，形状狭长而饱满，宛如一颗漂亮的翡翠“平安豆”，镶嵌在碧绿的闽江环带里。四十二条河流，经纬交错，织成一百四十二平方公里巨大豆状体的大小血脉。

鲜活的“平安豆”，古有“十里花为市，千家梅作林”，今有“琼花玉岛”之美誉，真可谓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相继孕育出了帝王之师陈宝琛，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海军将领陈绍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他们一如璀璨的众星，闪耀在这块生机勃发的热土上。浩浩荡荡的闽江在门前不远处的马尾汇入大海，那里历代历朝都是福州对外的重要交通口岸，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彼时福建外贸基地、航运中心以及英、法、美等十七个国家的领事馆都驻扎在仓山，代办处、教堂、学校、医院、洋行应运而生，数十

座英式、哥特式、罗马式、东欧式、中西结合式、纯中式园林古厝，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今日烟台山“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独特风貌。“一座花园，一条路，一丛花，一所房屋，一个车夫，都有诗意。尤其可爱的是晚阳淡淡的时候，礼拜堂里送出一声钟音，绿荫下走过几个张着花纸伞的女郎……”这样的字眼凝固在叶圣陶先生1923年的笔下。再后来，三十多所大、中专院校和干部学校云集仓山，翰墨氤氲，书声琅琅，涵养出这个板块“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高雅气质。

一方土地，一百多平方公里；四十二条河流，衔接起来一百多公里长；这些数字组合在一起，该是怎样的魅力无穷，该是如何地将人吸引，又是怎样地叫人憧憬向往和遐想联翩。浦下河、港头河、马洲河、流花溪、飞凤河……每一条河流都是那么的清秀娟丽、灵气十足和生机盎然！

二

来到浦下河畔，仿佛来到了一处秘境之地，闽江的脚步声隐约传来，时光似乎在渐渐回溯。一个古老的结在中国历史主脉上的村庄，陪伴着河流，静静伫立。白石灰墙黑瓦的“宋帝行宫”，凝视着面前流淌不息的河水，似乎还在忧伤地追忆着那个年幼的小皇帝赵昺。七百岁的古榕树，枝叶繁华，只是树根条条凸起，沧桑曲折，紧紧地拥抱着同样年岁的一座粗石条“断桥”。这个断桥啊！一语成谶，断送了南宋登岸君臣的江山和性命，林浦村一

步登天的皇城身份也因此昙花一现。

在皇室遗音——林浦安南仄的高音鼓、唢呐、三弦、椰胡、六八、逗管、散板、鼓点、快四板的低吟浅唱、欢快激昂、高亢悠扬的一路宣讲下，南宋王朝的重重宫阙殿宇、镂金错彩、雕梁画栋，一一显现、缓缓复活，《九连环》《一枝花》《柳青娘》宛如千年牡丹，朵朵盛开，芳香四溢，华美飘散。

七百年前那个仓促而短暂的辉煌，给古朴的林浦留下了显赫的皇家元素：“宋帝行宫”、断桥、练兵台、摩崖石刻、林桥、书院、古井、石塔……使它如今成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成为拉动生态、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著名作家北北曾经写道：“就连地道的福州人也不见得知道，南宋王朝的挽歌，居然是在这名不见经传，但依山靠江面海的小村庄里唱响的。”

初冬的暖阳，宛如老祖母的双手，温和地抚摸着村庄，抚摸着眼前的流水，抚摸着从那一段悲壮历史烟尘中走出来的我。不管历史的那个章节怎样的不堪回首，怎样的伤痛不已，河水也从未停下前行苍茫大海的脚步。它迎风走着，自我净化着，自我修复着，渐渐地走出了笼罩在心头的阴影，渐渐地焕发出了新一轮的生命华彩。

明清，福州港“万国来朝”的繁华，给浦下河注入了荣耀的光环。民国成立闽海关管辖的闽江疏浚工程局，对闽江以及福州内河航道抛石筑坝、疏浚修整，以致千吨货轮直抵城区。河道面如明镜，宽阔三百余米。端午时节，龙舟鳞集，披红挂彩，鼓声咚咚，隆隆喧天。闽江过往行船纷至沓来，避风、交易；宁德、霞浦、连江的海鲜渔船，随着每日潮汐，数十条地聚集而来，一时间人流如涌，商贾云集，形成福州市最大的海鲜交易市场。那一时期的河上商业鼎盛之花，如今仍然绽放在河畔闲步老人的记忆里、言语中和脸庞上。

抚栏凭立，几公里长的河心里，安坐着两个小小子岛，那是水携泥沙，经年累月的杰作。岛上

花木葱茏，依稀可辨；小路、凉亭、座椅宛如画中之物。河水波光潋滟，清澈见底，金黄的蚬子，探出软乎乎的舌状大足，轻轻移动，房壳子上精美的同心圆轮脉，是不是圈圈水纹留下的足迹？鱼虾穿梭，黑水鸡三五成群，以大带小，浮游戏水；一只白鹭迈着一双瘦长细脚，在退了潮水的岸边觅食，身手敏捷，如电似风；更多的白鹭，栖息于子岛树上，犹如朵朵洁白飘逸的手帕花。远处高楼林立，时尚现代；马路平整，流畅洒脱；行道树形态优美，葱郁浓绿。身后村庄与河岸之间是花红柳绿、芳草依依的“串珠”公园，既是串珠，就不单是“一粒”，而是串在四十二条河流上的数十个公园。我的眼前浮现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那种大自然情趣。

公园里多是老人和婴孩，奶奶们推着婴儿车漫步，爷爷们聚集于“宋帝行宫”前的长石条凳上闲聊。头上天空高远，碧蓝如洗，几朵白云，暄松飘浮，优游裕足。

河水衣袂拖曳，低低喁语：古老的浦下河、古老的林浦村，一个有着生命和历史文化蕴涵的地方。

三

行走在公路与河流交织的仓山，流花溪正如其名，格外地让人蹀躞徜徉、驻足流连。这是个自然原生态极为饱满的地方，抛开近旁摩肩接踵的高楼大厦，你会以为到了野外的自然界。河面在这里宽阔得叫人感觉奢侈，岸基下是规模不小的湿地，常见的湿生植物，大会师般相拥生长，状态极好，这是自然中植物“多样性”的健康表现。眼前，芦苇、旱柳和木芙蓉最为出众。茂密的芦苇荡掩映着静静的流水，花束洁白，丰硕蓬松，微微摇曳，充斥着浓浓的诗的意境。只要你接近它，你就会觉得浪漫四起，身心荡漾，愉悦无比。你的心绪，就会像芦花一样飘荡飞扬！扑啦啦水面溅开，惊起一只艳彩大鸟！“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诗句，

闪电般跃入眼前的场景。只见芦苇棵子们一阵急促避让，水鸟早已隐匿深处。

闽地少见的旱柳，守护着芦苇荡，“男女老少”繁衍成为群落。旱柳虽说少了垂柳的流苏飘逸、柔情万种，却也是片片银叶，窄如娥眉，枝条斜展，洒脱利落，一派北国女子干练却不失温柔的爽朗气质。木芙蓉们立于水边湿地，真正地演绎了一回“出水芙蓉清绝姿”。花朵娇媚，红、白、粉地闪耀在一棵棵树上，分外鲜艳地点亮了初冬的天空和绿色打底的溪畔。一座精巧的钢构桥，飞跃河上，桥中段的屋顶下，几个青年男子闲坐钓鱼，从桥上伸出细细的渔竿，垂下长长的钓鱼线。带着心里不解的几分疑惑，上前观看他们身旁装鱼的水桶，桶中都有收获，鲫鱼鲤鱼鲶鱼惊慌地游作一团。下桥走上架于溪水和莲叶之上的人行栈道，顿觉入了电影。荷叶枯了边缘，依旧坚挺，一人多高，密匝匝地遮盖了三分之一的河面，水流无声，波光闪闪。栈道上也有小小木凉亭，坐在其中，蒹葭苍苍，真是水中央。

八公里长的流花溪，两岸串珠公园，自是一路迤逦，若在空中俯瞰，必定是一条撒满绿叶鲜花和芦花的美丽河流。

午后的太阳，将明亮的光束从空阔天际，斜斜地打下来，打在万物的身上。一座高耸着十字架的天主教堂，依岸坐落串珠公园之中，刚做完弥撒的民众，神情安详，脚步舒缓地依次而出。

四

恋恋不舍，作别流花溪，驱车追寻飞凤河。脚下四十二条河流，支支相接，脉脉相连，身临其境，你必定会放下心中的所有负累，想到流行于宋代的“流觞曲水”，羽觞随波泛的雅趣游戏。

飞凤河犹如系在一块碧玉上的飘带，这块碧玉便是飞凤湖。湖水清亮纯净、静如处子，恬然安卧于身旁伟岸葱茏的飞凤山麓。一条细水从湖边

打开的缺口处潺潺流出，纤弱如带，蜿蜒曲折，融入闽江。这条没有高深河岸、承欢于人们膝下的一步可以跨越的细河，园丁精心地用绿草小花将它全程装扮，使它好像一个活泼可爱、纯洁无瑕的孩童，戴着两条美丽的花环，让人顿生喜爱珍惜之情。看见它，你会不由自主地俯下身来，想要亲近它，拥抱它。若是炎炎夏日，也可清泉濯足，与之互动嬉戏。

河水虽说细小，但身旁花带之外还有着一条平整舒适的透水沥青跑道，在清晨或者傍晚，喜爱跑步的人们，会一路陪着它跑到闽江岸上。

飞凤河串着飞凤湖公园，公园包含着飞凤湖：台地园、石光园、澜趣亭、激光园、入云台、暮雨坡、揽城凹、串钱柳、腊肠树、风铃树、小小游船……如诗如画，如“让我们荡起双桨”“看我们的辫子迎风摆”“山下的人抬头看走在休闲步道上的人，会感觉他们走在山脊线上”“飞凤湖上桥弄影，山不在高入云来”，如——不仅是如，它就是我观止醉止的小小天堂。

“飞凤山凤岗里，三十六宅，眼睛走板白（走路让人累得翻白眼）”。飞凤山里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座房子、每一片树林、每一条小路都似乎相同，难以辨认，再加上树林茂密，转来转去，晕头转向，犹如迷宫，犹如福州的世外桃花源。

此时，夕阳将天空染成了迷人的嫣红色，鸟儿在树梢上激动地歌唱。湖畔草地上，一群青年男女，围成一个大圆圈，逐个轮番地往圈中心跑，欢呼声笑声尖叫声应和着鸟儿的歌声，强烈地感染了我。走上小河边跑道，一路芬芳，流星奔跑。

福州城内百余条河流，仓山分布着四十二条。这么多的河流，如同中国结般盘绕在南台岛上，它沉浸着多少惊人的故事，它牵系着多少游子的眷恋和乡愁；这么多的河流，如同福州的“威尼斯”，它牵引着多少游人的脚步和念想。

种 瓜

文 / 陈家恬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这是宋人吕蒙正在《破窑赋》里的开示。

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传统种植皆受命于农时。“惊蛰一到，种瓜点豆。”大人们正忙于春耕。我和二哥则忙于种蓏，比如丝瓜，比如金瓠，比如黄瓜，比如苦瓜。我们年纪尚小，但严肃对待，没有丝毫游戏的成分。

母亲常说，锄头嘴吐黄金，春一锄头，秋一钵头。我喜欢那“一锄头”，更渴望那“一钵头”。其实有的收成是指日可待的，无需漫长的等待，比如丝瓜，便是春种夏收。我最爱种丝瓜。

彼时的丝瓜没有大面积种植。天地虽很大，但真正属于它的生活空间却极其狭窄，不是田角落，便是地旮旯。

田垄是生产队的。所有田地都属于集体。能搞小自由的，仅限于自己生产队的那些田塝。别队的田塝，即使种了，也会被人毁掉。每年冬末或春初，我和二哥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烧田塝、开田塝——烧掉旧田塝上的野草与杂物，宣告原主将继续耕种；找到新田塝，点一把火，烧了野草，表明已有归属。田塝小者如箕，大者似筥。它们吸附在田塍凹处，远远望去，宛若静默的田螺。

珍视田塝是一种生趣，更是一种意识——“十边地”意识。在我们眼里，只要有土壤、可耕种，它们都属于“田塝”，诸如园边、溪边、树边、庙边、石边、厝边、墓边、路边、圳边、沟边、埕边、池边、厕边……

田塝种不了大家伙——金瓠、倭瓠和白匏，只能种些丝瓜或黄瓜。黄瓜也不大种，为主是丝瓜。

种丝瓜不复杂，深翻之后，搜罗一些杂草，像煨番薯一样给田塝烧土，提高地温，增强肥力。基肥下也罢，不下也罢，反正丝瓜不会计较。不觉晓的丝瓜种子还在瓜络里继续它的春眠，虽然瓜络已被我们铰去一头，轻轻晃动，即可听见种子“嚓啦嚓啦”的声响，却不见它出来迎接明媚的春光；用力抖了抖，它们才鱼贯而出，古币似的乌黑发亮，或落于掌心，或落入同样乌亮的瓜堦。瓜堦里躺着两三粒丝瓜种子，撒些土粪，盖过细泥即可。七八天之后，便冒出板斧似的子叶，像是问号，似乎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再过几天，嫩叶也出来了，碧绿而锋利。那是丝瓜的宣言。

树大招风，苗嫩惹虫，向来如此。黄虫是丝瓜的头号敌人，嫩叶被打开许多天窗。好在丝瓜亦能忍受它们的侵害。丝瓜苗奋发向上，初生的瓜秧，用它灵敏、轻盈的卷须，络着插在身边的竹子，几度攀爬，几度滑落，但它凭借卷须的反复缠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到顶，像一只飞累的蜻蜓栖息在那里，四处张望。固然有名作家认为卷须最耗养分，一长出来就要把它掐掉——要是真的这样，丝瓜藤就像爬山虎没了吸盘，何以攀爬？初临绝顶，它有点怕，有点晕，摇摇晃晃的，伸出小手，希望谁能拉它一把。赶紧搓几条草绳，在塍边钉几根木桩，予以牵引。瓜藤一脚跨过，一路攀缘，也就有了继续延伸的可能。它们一边伸展，一边开花，几乎每一节都开出一两朵花，有的是雄花，有的是雌花，酷似舞台上的道具伞，朵朵金黄，魅力四射。那种色泽极纯净、极高雅、极温馨、极养眼，仿佛为金箔所造——即使金箔，也不可能有这般能耐，呈现如此高贵的气质。花美自有蜂蝶来，许多好事

者，诸如蜜蜂、蝴蝶、细腰的马蜂、肥臀的胡蜂，还有不会采蜜的金龟、蜻蜓、纤弱的豆娘、笨拙的七星瓢虫，以至于不会飞翔的蚂蚁，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像手脚不利索的阿婆，借助于木桩和草绳，一步一歇，爬向自己神往的高地，以致整条丝瓜藤都变得热闹。人无千日好，花难四季红，花开花落自有时。丝瓜花有的凋谢了，有的雌花则演变得，变魔术似的，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小拇指般毛茸茸的瓜瓞，有如碧玉簪点缀其间。它们膨大得真快，几天不见，便不敢相认了。

写到这里，《呼兰河传》里的这组画面，弹窗似的缤纷闪过：“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各种丝瓜，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有棱的，无棱的（格外大的，绰号有：假冬瓜、“猪母”），纷纷登场，垂挂于瓜藤，随风摇荡，如风铃，如棒槌，又像许多感叹号，使颇具美感的瓜藤越发迷人。茫茫田垄，就数它们最显眼、最风光。在人们视野里，水稻和田塍纷纷后撤，都成了丝瓜的宏大背景、义务陪衬。

凝视着忘我膨大的丝瓜，真担心那些纤弱的瓜藤不堪重负，胖嘟嘟的丝瓜会掉下来。其实我早就听大人说过：“子啼大，瓠吊大。”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更何况还有文学巨匠季羡林先生作证。他在《神奇的丝瓜》一文中写道：“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

躺下。”当然也有例外的，而且叫人遐想联翩，颇似韩少功先生写的：一条弯弯的丝瓜吊在半空，活像电信局悬于野外的话筒。那么，刚才谁在这里通话？这么多话筒从地里抛出来，又从瓜藤上垂下来，而且一心想告知远古秘密，却从来无人接听？

确实，“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匍匐地上的那些丝瓜，散漫惯了，不会让人产生类似的担心。当然，我们也无法完全知道它们的生长秘密。若非经常而小心地提起瓜藤，查看查看，那些躲藏于茂密草丛的瓜藤，便悄然生起瓜瓞来。等到哪一天发现了，如果丝瓜比预料得大，而且比预料得多，就会满心欢喜；如果最大的丝瓜，表皮光滑，没有“青春痘”——想必它瓜络罗织，俨然层层叠叠的纱布，就会满心惋惜。为时已晚，成全它吧，让它当一回瓜母。更何况瓜络可涤器，亦可擦身。“进德修行，如草里冬瓜。”《菜根谭》里的这一句，亦可这么说：“进德修行，如草里丝瓜。”

割丝瓜，我最积极，即使母亲不叫唤，也会去。拿着草镰，提着菜篮，一个个田塝找过，见到已经足够大、表皮尚粗糙的，就割回来。满当当的一大篮，或挎于臂弯，或扛于肩头，喜悦盈怀。

吸纳了自己汗水和心情的丝瓜，味道就是不一样，远远胜过花钱买的或者别人送的。无论清炒、煮汤，还是充当煮粉干、煮鼎边、煮糜的佐料，都无与伦比——即使一勺平平常常的丝瓜汤，一粒白白嫩嫩的丝瓜籽，也能叫你的味蕾狂欢，叫你的舌头缱绻！“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也。”此时此刻，我对曾国藩先生这一感悟的理解自然更深了一层。现在，吃超市里的丝瓜，无论如何也品咂不出原有的清纯美味，常常伴着一种怪味，说它像苦瓜嘛，又没有那么苦、那么纯，总是间杂丝瓜的甜；说它像丝瓜嘛，又没有那么甜、那么纯，总是间杂苦瓜的苦。

我在清流“水包皮”

文 / 乔 夫

清流，确如其名。县城，清溪环绕，碧水盈盈；外域，泉涌遍布，水域连连。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毛泽东主席的这首《如梦令·元旦》，我是上初中时就读过的，因而从那个时候起，就知道了省内有一个叫清流的地方。只是一直以来，我只单纯从字面理解，认为清流大概与闽北各地形貌差不多，应该都是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殊不知现实中的清流与我想象中的清流截然不同。踏入清流的地界，目之所及，无论是一个乡镇或是一个村庄的所在，居然平坦开阔，并且四周除了有如盆地边沿的一重近山，就不见别的峰峦。那一块块的低丘矮盆，就仿佛一张张大小不一的睡莲的叶从空中散落，飘散在这清清流水的大地上。

那真是一个令人一看就很难忘怀的清美地域。都说山水之美，在于有山有水，且相得益彰。清流与众不同的山区丘陵地貌，却有着发达的自然水系，可谓河流密织，泉涌遍布。当地朋友告诉我，境内集雨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小溪流就有99条，其中10~40平方公里的46条，40~100平方公里的47条，100平方公里以上的6条。年均地表水资源总量约在17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总量每年约为3.46亿立方米……可见，这是一幅多么阔大又多么温润秀雅的山水画卷！

就说地处沙芫乡的九龙湖吧，那是怎样开阔的一块水面？整个水域面积2万多亩，湖畔堆碧叠翠，湖水清澈如镜，完美体现出福建省唯一的喀斯特地貌与浩瀚湖水的辉映之美。那是一个森林植被保护也堪称完美的湖泊。境内集十里平湖、溶洞、

峡谷、岛屿、原始森林为一体，湖中有山，山中有洞，洞中有水，并且三叠泉、神龟岛、公鸡岛、九龙洞、九龙庙，以及被称为“闽人之源”的狐狸洞等百余处风景名胜都布列其间，它们交相辉映，浑然天成。荡舟九龙湖上，快艇的螺旋桨搅碎一汪清碧，让你感受阳光照射下的湖面，泛起金光万点。倘若漫步湖畔，绿叶流苏，鸟语蝉鸣，足下绿树倒影，湖水微漾，深吸一口醉人的空气，静观轻涛对湖岸的拍击，恍若品味情人的亲吻、乳燕的呢喃。

李家乡，一个因泉而名的地方。那里地势平坦，方圆开阔。广阔的塅面上，栋栋民舍恰到好处地分布在田野之间，尤其有一批诸如李家大厝、儒林第、李氏克和公祖屋等清代古民居，尽占地理先机。在它们的周围，密布着数十口清澈的地面冷泉。每一口泉眼，都清流涌，四季水温总在怡人的18℃~24℃之间，且富含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有的成双成对，有的拖家带口，他们身着泳装，游弋在泉水清澈的方池中，纵享泉水带来的清爽与丝滑。

位于县城至嵩口镇的河段，叫龙津峡。县城四周青山环抱，碧水萦回，宛如“太极水城”，又似“游龙戏珠”，因而被誉为“内陆鼓浪屿”。沿河下行有青龙峡、崆峡、象背峡，峡谷幽深，森林茂密，泉流清澈，凉风习习，令人流连忘返。

沿龙津峡而下，就是嵩口镇了。天芳悦潭温泉度假村就在嵩口镇。其所处的清流温泉地质公园，是一个大面积的地热异常区，地热温泉景观丰富，区内有高赖、月汤、邱元、土背、塘州、暖水塘、余朋等多处温泉。其中，天芳悦潭温泉地属高赖村，水温高达78℃~93℃，日出水量达1200吨。

经检测分析,天芳悦潭温泉水质中性温和,它不仅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活化细胞组织、快速消除疲劳、美容养颜养生等功效,而且其中偏硅酸和锶、锂的含量,都分别达到饮用天然矿泉水的界限指标。

这令人联想到法国西南部上比利牛斯省的一座叫卢尔德的小山城。相传1852年2月11日,14岁的牧羊女贝尔娜黛特来到波河之滨的一个洞穴附近拾柴,圣母玛利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玛丽亚告诉体质纤弱的贝尔娜黛特:“请到河边喝点水,洗洗脸!”她挖开洞穴附近的地面,只见泉水喷涌而出。后来,多次出现用这里的泉水治愈各种疾病特别是瘫痪病人的奇迹,并有60多名严重垂危的病人在浸泡过泉水后离奇康复。因此,卢尔德成了天主教最大的朝圣地。

令人惊叹的是,天芳悦潭的泉水竟然与卢尔德的泉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水中融化有大量的有机锗。所以,天芳悦潭也被称为“东方的卢尔德”。

如果用这里的温泉水不加外热直接煮蛋,将会出现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将洗干净的鸡蛋鸭蛋直接放入温泉源头的泉水中,15分钟即可将蛋煮熟,但熟蛋的状态令人不解其因:壳薄的鸡蛋蛋黄硬朗,蛋清却稀如豆腐脑一般并略带咸味,蛋壳更厚的鸭蛋则相反,蛋清凝固成形晶莹剔透,蛋黄却溏心且香如蟹黄。

这真是天赐的美泉!它的周围山环翠拥,花香鸟语。温泉的主题公园总体按照“清泉绕村,移步换景”的设计理念,同时融入古老客家文化的精髓,采取东南亚开敞通透的建筑方式,将源自2.36万年的古泉眼、水质最好、水温最高、水量最大的锗温泉,巧妙引流布局于22万平方米的优质森林景群之中。就以泡池区来说,项目巧妙利用山形地物,将数十口池子错落在花丛与密林之间,特别是那些芳香浴和中药浴池,诸如玫瑰池、菊花池、茉莉花池、薰衣草池等等,都巧妙地隐蔽在几棵枝叶

茂密的树下或是几簇艳丽的奇花异草之中,加之夜晚流光溢彩的灯光,无论走进哪一个泡池,都令来宾感觉仿佛来到仙境。

与泡池区相邻的是水上嘉年华。那是一个水域面积最大的区域,试浴、游泳、冲浪的几个大池毗邻而建,亭台与廊道是东南亚风格的茅草盖顶的建筑,这些建筑之间,还矗立着许多根高低不一的四方形石柱,石柱上雕刻有似乎什么部落图腾的纹饰。相去不远处,还停留着一艘巨大的看去像十八世纪的海盗船,它们组合在一起,彰显出整个区域的原始和粗犷。这个区域集多种水上娱乐项目于一体,设有温泉冲浪、趣味温泉洗浴、特色温泉流水小品、水上攀岩、水上排球、水上篮球、超长水上滑道、特色温泉游乐设施等,令游客感受别样的温泉体验。

温泉大酒店的设计也别具一格。230多间的康养客房,宽敞而温馨。室内展现的是新古典主义风格,配以印尼水草、热带竹木家具以及个性十足的细节设计,打造出居所浓郁的东南亚氛围。尤其酒店的宿夜与早餐安排别具风格,早餐点却在温泉的源头,两地相距仅有15分钟的车程。客人不仅可以吃上直接用温泉制作的早餐,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客人迎着初升的阳光,踏上木制的栈道,走向热气氤氲的温泉源头,在黄荆围拥的泉眼里,用温度高达93℃的源头泉水,亲自体验用它煮蛋的乐趣。

“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是流传扬州千年的悠闲生活方式。意思是说,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寻一家茶馆,沏一壶好茶,让香馨的茶水沁润全身,开启新一天的美好;晚饭过后,找一家澡堂,温水慢泡,洗去一天的疲惫。想想看,这是多么美好而惬意的生活呀?是年仲夏,我有幸到清流做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到清流。我下榻在天芳悦潭大酒店,品味这里的特色与温馨。当夜,我亦欣欣然到温泉公园的泡池区,美美地感受了一番“水包皮”的舒爽与惬意。

耕读风吹古厝群

文/青 鸟



叶文惠/摄

假如你也和我一样,于日落时分到漳州市长泰区枋洋镇赤岭村一游,你一定会欣赏到一幅绝美的青山夕照图。

早就听说长泰境内多高山溪流,水清而润美,果然名不虚传。一路青山逶迤,汽车沿着九曲十八弯的涧水溯流而行。紧赶慢赶,远道而来的我们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目的地。这时候,夕阳还在山头盘桓,天上云彩迷幻,地上层峦耸翠,落日余晖给四边原野镶嵌上一层金色光晕。

日影西沉,在光的加持下,绵延的山峦越发显得轮廓清奇,线条之柔和,让人联想到逆光拍摄镜头下的年轻女子,画面美好得令人沉醉。

躺在群山怀抱的赤岭村,静谧而安然。村口的石砌院门,在夕阳下无言伫立。一缕斜阳洒过门楣,光亮闪闪,似乎在欢迎远客到来。院门很不起眼,看上去就是寻常农家的小门小户。跨入门门槛,出现在眼前的却别有洞天。

只见几座大型古厝一字排开,屋舍俨然,坐落的方向一致,都是坐北朝南,规模大小几乎一模一样。门口有勒石记载,碑文显示赤岭村拥有深田大厝、赤岭祖厝、后溪墘祖厝、尾厝等6座古大厝,占地6000多平方米。这些大厝聚群而筑,建于明清年间,迄今已有300余年历史。

闽南地区多古厝。这种意蕴悠长的建筑是历史的小缩影,蕴含了闽南文化独特的气质。有古厝处,往往都有感人的故事。古厝又是一枚善于拨弄乡愁的名片,是外出的游子无论走到哪里也割舍不下的美梦。

见此思彼,我不禁想起我的家乡来。眼前这些整齐划一的燕尾屋脊,古色古香的木制房门,线条刚毅的石棂窗户,与我家乡龙海的古厝如出一辙。漫步在红砖铺就的大埕上,熟悉的场景让我错以为这是在埭美的古厝群里穿行。

轻轻推开古旧的木门,把脚步缓缓放入,不敢

惊动沉睡已久的梦境。“窗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谁？”古厝一代又一代的主人如今安在？目光巡睃处，似乎还能触摸到他们在此生活的脉搏和心跳。

古厝的主人们，也许是读过书的自耕农？他们有受过教育的机会，主张耕读兼营，半耕半读？抑或有文化而不愿做官的隐士？他们宁愿“啸歌弃城市，归来事耕织”，以“西塾课儿孙，东皋艺黍稷”为乐？

这些都不得而知了。唯一确定的是，这些古厝建筑布局既有清代严谨典雅、机理清晰的风貌，又有民国形式简约、造型典雅的风格，足以彰显厝主人文化品位之高。遥想当年，古厝的缔造者们，以当时相对落后的建筑技术和运输设施，是如何在这穷山僻野矗立起这群纷繁庞大的建筑物？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千辛万苦？

古厝群自带强大气场，居住在内的一定也非等闲之辈。古老的厝群也许还记得，漫漫长夜里一灯如豆，西窗之下那一代又一代枯坐的身影。他们或摇头吟咏，或奋笔疾书。他们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传统让他们恪守日出而耕，日落而读的古训。耕，为了一日三餐；读，则是凌驾于生存之上的追求。读书的人也许永远到不了远方，可是有信仰的人从来不止步于眼前的苟且。

耕读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即中国人的秉承和理想。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辛弃疾自号稼轩居士，曾国藩告诫子弟：“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

透过眼前温文尔雅如隐士一般的古厝群，我们可以想见到枋洋当时整体的文化素养。

枋洋的文脉如同此间的涧水一般绵绵不绝。这里是漳州有史以来的唯一状元——林震的家乡。明宣德五年，富有文学才华的林震蟾宫折桂，通过殿试夺得状元头筹，从此这个名字响彻在家乡八闽大地，历经数百年而余音袅袅。深受状元文化熏染，

枋洋的耕读之风愈盛，文人墨客层出不穷。

在浮想联翩中走过几座古厝，忽然我起了一个疑惑：此处山间地下水充足，按说挖井取水乃上上之策，为何大厝内一口井都看不到？难不成住户靠的是肩挑手提，走远路去溪涧里取？

走出古厝，这个疑问就迎刃而解了。原来在古厝群公共的中心砖埕里，筑有一口大井。这些聚古厝而居的村民族群，他们用水并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统一从这口大井里汲取。同饮一口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村民友爱团结之乡风，可以略窥一斑。这和我以往见过的古厝不一样，别处大都以厝为单位拥有自己的独立水井，“肥水不流外人田”。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良好的乡风也许要归功于耕读文化的影响。

这个古老村庄，由此更赢得了我这个外来客的敬重。

古厝群的存在，无疑是当时枋洋一带耕读文化鼎盛的旁证，景仰引人发思古之幽情。今日古厝群的内涵又是什么呢？思绪拉回当下。昨日之日不可留，耕读的时代虽然一去不返，古厝群浓郁的文化气息却保留了下来。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这里交集碰撞的时候，我又一次被惊艳到了。

新时代文化的风已然吹到了这偏僻乡村，古厝内许多精美的漆画、灵动的国画让人讶异。何以这深沟僻壤里藏有许多现代元素？原来这里新成立了一家画院，名曰“枫洋画院”，引进多位现代派画家入驻，还有几个国家级书画家也在此成立工作室。不只书画，古厝内多种文化举措并存。漆画工作室、陶艺工作室和枋洋本地芗剧团也纷纷进驻。诸多文化的加盟，各类艺术奇葩争相开花吐蕊，为赤岭这一古村落注入新动能，古厝焕发出新光彩。

暮色渐深，到了返程的时间。走在出村的小路上，我几度回首，想要将这群有文化的建筑印记心头。我看古厝飞扬的檐角，在黄昏里刻下线条分明的剪影，温情而隽永。

稻子香时走奥杳

文 / 江文明

稻子香时，揣着一怀的慕想，行走在满眼金黄的奥杳村路上。

公路穿村而过，斗折蛇行。奥杳如同一艘被大自然刀砍斧削的巨船，任时光一马平川。眸光中，星星点点的土楼，在岁月的剥蚀中，留下了无尽的斑驳与沧桑。环顾四周，青山绵绵，围成一圈，顶起了广袤的天穹，默默凝望着村庄的流变。

奥杳海拔600多米，有人形容它就像云海仙船。这艘“船”在唐代出现了先民，风雨中它承受了无尽的考验。那天，正是阴雨天气，我们抵达奥杳时雾气早已消散，站在奥杳村口，放眼之处，成熟的稻子一丘丘直扑而来，浮泛着芳香的泥土气息。

来到楼下村，伫立眺望，眼前的田丘金灿灿的，令人喜悦；旁边的山墩上，柿子树稀稀落落的叶子，淡了绿意，却尽力衬托着一个个或红或青的柿子；远处的土楼不改本色，恬然悠闲地安享清水带来的旺盛；而青山不言，高耸入云，竭力为土楼遮风挡雨。白茫茫的浩宇下，“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奥杳就像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

奥杳的美不仅于此，更在它的灵魂和品格。走近它，领略它，你会为它深深地折服。在一番赏心悦目的逗留后，我们来到了新店附近的裕德楼。裕德楼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除了四层高的主楼外，两边的厢房也更高更宽敞，能够容纳许多人吃住，难怪乎当年奥杳乡苏维埃政府会选址在此。

相比于融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世遗土楼振福楼、振成楼和衍香楼，竣工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裕德楼只是一座普通的方形土楼，质朴，简单；然而，它又不平凡。民国初年这里曾开办“求是学校”，学员中的江董琴和翁赞平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后来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1929年5月，朱德、毛泽东和陈毅带领红四军进入永定，红四军第一纵队王良支队一度驻军裕德楼，帮助当地群众建立“奥杳乡苏维埃政府”，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号召群众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带领贫农“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大力补充红军兵员，至今墙头上仍留存着一百余条标语，它们见证着一段峥嵘而光荣的历史，譬如“打倒军阀国民党统治”“打倒张真（贞）、刘和明”……还画了马克思及王良的头像。穿行在裕德楼里寻觅，我似乎

看到了熊熊的火种还在燃烧，户牖瓦舍间仿佛传来了革命者的豪言壮语，它们毫无阻滞地直冲入我的耳膜。

奥杳确实有故事。这样一个村高路远的偏僻之地，虽不是兵家必争之所，但却驻扎过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九师张贞部。从1930年末至1931年1月间，这儿先后发生奥杳赤卫队与国民党省保安团、地方民团及陆军杨育廷团的三次战斗，留下了“铁打奥杳”的美名。鲜为人知的是，红军东征漳州的时候，以王良为军长的红四军作为主力就从这里出发。如今，裕德楼还在向我们诉说着那段往事。

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奥杳的了解甚少，更不敢把它与“红土”联系起来，还以为奥杳只是与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一些零星的人和事而已，直到听了当地一位老人的讲述和看了裕德楼的标语与裕兴楼大墙上“七星炮”留下的炸痕，才知道奥杳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就已展开轰轰烈烈的斗争。恍惚中，我的脑海浮现出当年奥杳人民不甘受摆布，不惧强权，勇敢地为自己的命运、幸福和自由而斗争的坚强形象。

黄屋，是奥杳的中心，人口三千多，裕德楼和裕兴楼都在这个村庄。两座大土楼隔着一条公路，遥相呼应。它们的前面都是稻田。在平坦的田洋上，一台收割机在快速地前进，谷子纷纷从稻秆上掉落，流进收集谷子的斗袋里。望着眼前一大片颗粒饱满的稻子在微风中低垂着稻穗，我想到了土生土长的奥杳人，他们俨如这些成熟饱满的稻穗，不管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多么光荣，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作出多大的牺牲（共有45名烈士），一直都保持着低调的本色，从不“居功自傲”，从不向政府提出过分要求；许多大老板腰缠万贯，也毫不炫耀，毫不张扬，像村后的九十九岽山峦那样厚道、实在，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

到奥杳不能不看金莲山，金莲山背靠九十九岽，草木繁茂，风光秀丽，庙宇金碧辉煌，每天香客不断。神秘的出米石，吸引了无数的游人。曾有文人夸赞金莲山道：“到处皆诗境，随时有物华。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站在山前的观望台远眺，楼下、吴屋、黄屋和山下四个村庄尽收眼底，颇有“山嶂远重叠，竹树近蒙笼”之美。一道水流绕田而过，令人联想到春天时“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情形，只不过现在是秋冬之际，稻田里一片金黄。俯瞰奥杳，它简直犹如一个巨大的盘子，盛着五颜六色的菜肴——白雾、青山、灰墙黑瓦和金黄的稻子，它们就像豆腐、青菜、卤肉、瓜片和韭菜炒蛋，使人见了不禁垂涎欲滴。

山涧“叮咚”响起，那是金莲山的音乐。我循声而去，只见身后的拐角处有一股涧眼，水流汩汩而出，并沿着小水沟滴落下去，发出清脆的声音。掬一捧水入口，清凉碧透，直通五脏六腑。或许是金莲山的水好，得其滋润，奥杳的姑娘清秀白皙，姿容美丽，给奥杳平添了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奥杳风，割耳公（朵）”，说到奥杳，很多人马上想到它地方高，冬天风大，能够把人的耳朵割伤。别看它地势高、路途远，很久以前却是南溪、湖坑或者大溪一带的村民来往漳州、厦门买卖挑货的途经之地。不过那时的路几乎是羊肠小路，有的还要翻山越岭。几条路中，最热闹、最让人熟悉的是通往南溪的小石路，即使时过境迁，今天它也依然让人怀念，那一个个被赤脚磨得光滑的石阶还印着先人们的踩痕，连上面的空气都似乎还在飘浮着他们充满汗水味的气息。

奥杳是书，厚重，耐读；奥杳是画，多彩，可鉴。若是在风清月朗之夜，与三五好友在奥杳的土楼与田园间漫游，酌一壶美酒，吹一笛乐音，让酒香与风雅在空气中氤氲，那不知该有多快活。

记忆里的秋天

文 / 陈宗辉

自古以来，悲秋者众，颂秋者少，而察秋之品性格调者更是寥寥。饮食秋味，沐浴秋光，衣染秋色的乡野人家，他们几乎是秋的形象写照，可要说秋好像在说他们自己，欲语口难开，淳朴的人有几个善于说自己呢？住在高层建筑水泥柜子里的城市文明人，望月亮模模糊糊，看星星隐隐约约。在阳台栽几盆花草，三天两头浇水、施肥、抚摸，遗憾的是难以见到几缕生机。要感受秋的品格，那又谈何容易？

看赋秋的诗文以及绘画、摄影，深觉文字、线条、色彩表现力的有限。掩卷而立，家乡秋天的淡雅、清丽和丰实，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痴痴傻傻，欲说无言，欲罢不能，一时迈不开脚步。

秋天是春的期盼，夏的等待。期盼什么，等待什么，就是遍地满满当当的稻麦果蔬。村南村北的山，下抵山溪流水，上摩奔云飞霞，整座山围嵌着一层层梯田，“一地蛙声云外落，几弯犁镜月边耕。”春天是无数不规则的镜子，夏天却又铺上了锦缎玉璧，从春叫到夏的蛙声，渐渐送走了青绿，迎来了满山的金黄。那黄不是平面的画，而是随风翻滚的金涛。看着微微摆动的稻穗，老农含着长烟管，眯笑着眼睛：“土地公公将进酒，我收稻子秋光走；一把镰刀一谷斗，一座金山搬进楼。”在这样的秋风秋色中，少数没有田地的女子梳着高高的发髻，也到田野来拾稻穗了。她坐等收割完一丘才下田捡拾，但丢失在地的稻穗十分有限，一天能拾多少呢？她带来糍粑茶水，给收割稻子的老哥递茶

送糍粑，“割禾辛苦心快花，傻女无田漫烧茶。吃个糍粑喝口水，回家欢喜做阿爷”。割禾的吃完糍粑，高兴地在袋子里装上十斤八两谷子，女子接过道谢一番，高高兴兴走了。

金黄的稻田外，秋天的山野一片灿烂。远望山林，板栗、猴欢喜、南酸枣、金柑、橘子、柚子、榛子、米椎、野芒果、山柿子、乌饭树、油茶、女贞子、野鸦椿等等，哪一种不是朝迎金风，夕餐玉露，闪耀着赤橙黄绿紫？球形果的板栗，刺毛从青绿转为橙色，壳斗裂开，一排果子深红入紫，掰开硬皮薄膜，里面的果实黄灿灿的，营养极为丰富，不但有“果中王”之美誉，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猴欢喜也有球形壳斗刺毛果，刺毛从青绿转橙黄到金红，壳斗裂开内有红色果实。南酸枣和金柑果子都是椭圆的，金柑深黄，连皮带肉可食，酸中带甜，气味强烈；南酸枣橙黄，食时去皮去内核，清润甜美。橘子、柚子是常见水果，前者橘黄，后者青黄。旺季在秋，余波初冬。榛子、米椎、苦椎都是有刺毛的壳斗野果，果壳乌黑，果肉银白，生食代替瓜子，煮食可作盘餐，苦椎果磨浆制成干片，还是祛热解毒、止咳化痰等多种病症的良药。野芒果青黄驳杂、山柿子金红耀眼、乌饭树乌黑发亮，生食晒干皆可。昔时山野孩子一天到晚没有回家，绝不会饿着，秋山处处有野果。油茶有多种，果子青底红晕，红色黄色都有，我的家乡主要有软枝油茶、大果油茶，鸡心子小果茶以及少数红花油茶等。茶油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已被广泛认可，茶

饼的美容美发价值也逐渐被了解。女贞子灰褐色、野鸦椿艳红，都是重要的中药材，山中秋果何止万千，以上这些不过是开门随处可见的几种。

可吃的果腹，可观的饱眼。红豆，主干笔直，很少开枝，灰白色的树皮映着青天白云。在秋风中，红豆飘飘洒洒，落地窸窸窣窣，如霞之舞，如丹之华。棕树的果实一串串微黄灿烂，好不迷人。即使是漆树、红枫、水棠花等，哪一样不是丛林中的彩画？房前屋后的山茱萸、臭丸等枝叶虽然平常，但治疗消化不良和胃痛有特效。

山腰溪岸，绿藤缠绕，瓜果遍地。秋天的南瓜，卧地的像弦月，一边一种颜色，靠地的白，朝外的黄；悬架的整个由青转黄，圆形的长形的各自打着秋千，争奇斗艳呢。那攀爬高枝的刀豆青绿发亮，真如无数把绿刀悬在你的面前晃，心里不免跳出“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的句子来。巧手农妇把刀豆采来沸水一捞，撕开去籽晒干，浸在酒糟里，加少量食盐辣椒，密封一个月，味道极美，可佐餐，可宴客。谷粒豆也是爬藤豆科，因长得像谷穗一般多而得名。皮和籽可分别作多种菜食和小吃。秋天，晴和的秋天，天高云淡，随便走进一家农户，门前房侧，晒着萝卜、豆子、菜条，笋干、锥粉，五色杂陈，更有许许多多的红菇、梨菇等，红得耀眼；番薯、木薯、葛根、蕨根挖了，磨浆晒粉，一匾匾银白如玉。

秋天如果仅仅是丰实，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更为可贵的是，它知道自己的成长，自己的富足，但从不以富足炫人骄人。它几乎没有大红大紫的渲染，没有震天动地的吼叫，脱下春天那种铺天盖地万紫千红的艳妆，停止夏天那种疾风暴雨雷霆万钧的震撼。它追求淡雅朴实，疏朗空阔。天上密集的云少了，天空开阔了。丛林的果实多了，繁茂的树叶少了。河道里的水少了，河床敞开了。地里的庄稼收成了，田野空旷了。如果说春天是少年，展望

未来的富足，夏天是青年，集聚有形无形的财富，那么秋天就是成熟的中年，事业有成的中年，它积累了原来没有的东西，照亮了世间需要温暖的地方，但同时它也清楚地知道，成功之后需要转身，集聚之后需要隐退，不做渔夫家中贪婪不知足的老太婆。秋天是淡雅高洁的文人达士，是清醒轻松的豁达大度，是自由洒脱的放飞飘逸。这值得我们人世间多少达官贵人、豪门巨富深思呀。

忙完秋收，乡村农人有了闲暇。晚秋的温暖太阳照在疏朗的村落，照在宽阔的场院，老人慢慢地说着闲话。农妇串门谋划一家人过年的衣裤了。她们聚在一起，时而爽朗大笑，时而侧脸瞋目。客人也许带着鞋底，钻一针，拉一线，主人早已端出各种小吃，姜丝、萝卜干、刀豆、豆豉、酸辣豆酱，还有咸菜、笋条等。这时，妇女们早已放下手中的活，像是自家人一般，一盘一盘地品味着议论着，像是欢聚盛宴，又像是隆重典礼，又富足热烈又自由清淡，好不自在。

富足而不淡雅的也许庸俗，淡雅而不富足的也有缺憾，只有富足殷实之后能淡雅能放弃才是清奇美丽。天高云淡，雁字横空，那“一”字“人”字岂不是万里云空的动画？这清，诗人屡屡遣之笔端，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晴空一鹤排云上，直抵诗情到碧霄。即使是“独自怎生得黑”而泪眼婆娑的易安也认得“旧时相识”之雁。秋天，在山村看夜空，那深邃而碧蓝的宇宙，数不清的星星像白玉，像明珠，像眼睛，它不是平面的排列，而是立体的，一颗一颗高低远近分明易辨。万山丛中，无边落木萧萧下，飞鸟之影，鸣虫之声，眼前耳际，终日不忘。看看碧溪深潭，回清倒影，游鱼细石历历可数，色彩清晰，一只棘胸蛙从潭里飞跃树枝，带出的水珠在秋光中红黄蓝绿，如一串巨大的彩珠。山清水清云空皆清，这样的秋光秋色，谁能不深深记在心里而历久不忘？

古驿五龙

文 / 柯芬莹

打开中国电子地图，展现的福建省晋江市位置，随着手指的不断拉伸，我们的视线来到晋江市所辖磁灶镇五龙村。带着对磁灶这个陶瓷重镇的好奇，带着五龙这个村“古驿五龙”的历史命题，心中油然而生寻古探幽之思。遥想驿马在古官道一骑绝尘，多少人、财、物的资讯沿路铺洒，翻涌几多潮来潮去。

然而村民伸手指示：喏，就在田间大概这些位置，都荒废了，什么都没留下。我们大失所望，又心有不甘：真的什么都没留下吗？当时为什么选择这里成为驿站？它对当今的五龙人又带来什么影响？走进村道，我们试图感应一丝历史的回响，捕捉一点潜藏的脉络。

五龙村地处磁灶镇东部，位于沈海高速公路晋江出口处，晋江市的第一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就在这里。或许，历史和现实自然而然地找到了重合之处。它东邻晋江市西园街道苏塘社区，西接印刷基地，南与磁灶镇张林村接壤，北至高速公路。与西园街道车厝社区划山为界。这是一个常见的闽南小村庄，在丘陵山地中随遇而安，繁衍生息。五龙有两个自然村，即嘉福村与上五龙村。总户数462户，实有人口1938人（包括户籍人口1497人、流动人口441人）。实有房屋402栋，以民房为主，多为自用；实有单位58家，以沿街店铺为主。村中有碧圣置业、安琪尔等企业。

小而精的五龙村，距离晋江市中心约5公里，不到15分钟的车程。站在村委会门口，双向6车道的水泥路，常年奔流着运送瓷砖的大卡车和行色匆匆的人群。绿树蔚然挺拔，楼群侧立相送。左边半小时通向机场，右边15分钟又可到晋江动车站。或

许就是这一地理优势，联结起市中心的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为20世纪90年代在全国各处“跑供销”的磁灶瓷砖销售员们串通了陆空要道，又在今日成长为新的“驿站”，持续不断延绵着奔跑的温热。

建村300多年来，五龙村人习惯自称“巴哈村”，或称“张林村”，并认隔壁的张林村为“母乡”。只因五龙村是从张林村莲池房分拆出来的，祠堂至今也还在张林村。血脉的根基和传承在哪儿，不管行政区划怎么更改，那里也留存了“摇篮血迹”，再平常的村庄，也始终令人眷恋、慰藉心怀。

说起五龙村里的嘉福自然村，还有一个因桥得名的故事在村民心中珍藏。那是1932年泉安公司筹建磁灶瑶琼到双沟的公路，途经巴哈路段因地制宜修建横跨水域的桥梁，并暂时称呼为“巴哈桥”。为给新桥拟定美名，泉安公司请来村中乡贤张孙翼先生为桥命名。孙翼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为桥定名“嘉福桥”。在闽南语音中既不脱离巴哈的读音，词义上又优雅含蓄，充满希望和祝福。巴哈村的村名也随之改为“嘉福村”。遗憾的是，20世纪40年代因抗战需要，嘉福桥被毁，张孙翼为桥命名的逸事和嘉福村名的来历却在周边一带流传下来。这何尝不是人们心中的一个驿站：曾经停留，却以此为新的起点，满怀新的力量，向前汹涌而去？！

由于历史渊源，五龙村在宗族和血缘上都与相邻的张林村纠缠交织。但是两村共同敬仰的人物中，都少不了张孙翼的一笔。人们自愿为这位值得尊崇的老师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张孙翼（1873—1940），外号“歪历先”，磁灶张林村人。他为村中教育事业奉献一生，是本村兴学重教的开拓者，也是百年张林中心小学的奠基

人。1890年，张孙翼考取庠生，获得秀才资格。后因双亲病故，不得不休学养家。先后在巴哈、张林顶、下库三所私塾教书，开启了投身家乡教育事业的一生。随着1921年辛亥革命后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视野开阔的张孙翼倡议合并私塾，创办儒林学堂，并身兼校长、教员、教工等数职。1932年，儒林学堂更名为“儒林小学”，从初创之始的几十名学生不断增加，张孙翼也增聘儿子张子渔、张子烨和村里的几名书生担任教师，不断扩大教学规模。1938年，儒林小学经当时政府审批通过，改名为“儒德中心小学”，成为润泽一方乡里的宝地。张孙翼身若巨榕，投身教育近半个世纪，他和他的家族为五龙村培育的人才，如春风化雨，孜孜不倦。在家则为榕树，为龙眼树，扎根赤土地，支撑起家庭日常四季；出外则辛勤奔波，背靠磁灶瓷乡的优越资源，打拼出一番新天地。2018年，村副网格长张志勤还被福建省总工会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一些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也积极投入家乡的公益事业中。

走进五龙村深处，随处可见的龙眼树依山就势，舒展着浓密的枝叶。化不开的绿意，流淌在房前屋后。嶙峋的枝干，记录着曾经的风雨，也蕴含着滋养家庭的底气。村民告诉我，这些龙眼树都是“有名字”的。村中的记录对应他们的主人，不管在哪个角落，都能遥相呼应。在以往的年月里，它们的收成足以应对普度等重大节俗日的开支，所以村民们将它们视如珍宝。历经近百年风吹雨打，这些龙眼树也成了村民们家中的一员，为“莲池传芳”“儒林传芳”“清河衍派”的番仔楼遮风挡雨。共同经历春夏秋冬，也目送南来北往，成为故乡的看门人。它们的根系，已经深深地扎在古驿路的深处，牵动着游子的心绪。

现如今，古老的驿站随着时光的流转悄然而逝，守候在双龙路上的五龙村委会俨然成了新的

路标。它与诸多烟酒食杂、家电维修、汽车维修商店交错而居。连同村里新建的两期安置房，并立成新的风景，流淌着红砖新房的喜色。这些安置房项目主要用于涉及村里重点项目征迁的群众安置，同时，五龙村进一步加强村庄绿化与安保工作。实施祖厝整合工程等，村民生活品质向城市居民看齐。策划生成了五龙村连片改造、上五龙敬老院、文体活动中心、豪信项目配套商住小区建设、福安村道路铺设和治安巡逻工作等10个民生建设项目，力争短期内使村貌有一个新的提升、大的转变。村庄日渐美丽，村民安全感满满。一个新的家园正以奔跑的速度，承载起村民们美好生活的期盼。

五龙村所在的磁灶镇，自宋元时期至今，就是全国陶瓷重镇。以烧制民用陶瓷用品外销而闻名的磁灶窑金交椅山窑址，2021年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22个遗产点之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时至今日，磁灶的陶瓷销售员们遍布全国各地，他们销售的，已不只是磁灶自己烧制的瓷砖。运送瓷砖出海的梅溪水还日夜流淌着。溪流中，空气里，都是瓷乡特有的色泽和味道。千年窑火不灭，千古驿道历久弥新。日本、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澎湖列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都有跋涉万里的磁灶窑符号，隐隐回响。

五龙、磁灶，村庄虽小，却又如何？在地球村中，它们只是细小如尘的一点，而从古至今从这个驿站流经的人潮和事物，却已铭记在时空中，累积成塔，照亮了生生不息的路途。晋江的高速公路出入口，也已从最初的这一个，延伸出晋江南、池店、泉州南、龙湖、永和、东石、晋江西……五龙村的学校和龙眼树，都做好了承前启后的准备。奔腾的浪花，不问来处，只要在大海里翻滚，总有一天到达彼岸。这或许就是晋江人崇尚的因时机变、奋勇向前的精神吧。

老屋志

文 / 丁小玲

迁居回福州多年的远房表哥，有一次回老屋转悠，拍照发了朋友圈，表达对童年居住于此的深深眷恋。那些熟悉的画面，亦唤起我的许多记忆。

我们的丁氏祖屋，位于平潭澳前镇井边村。它的外墙用花岗岩石头砌成，里面为木质构架，总面积约800平米。原为两层独栋房屋，后又加盖两层前院，形成两进大厝。厝内两个大厅堂，十六间厢房，有天井，有偏厦，有连廊，连廊两边还有美人靠。整栋房屋古朴、大气，用料讲究，雕梁画栋，处处彰显海岛民居特色，流露着闽东人家的生活气息。

海岛石头房坚固粗犷，简单质朴，却亦不失耕读传家的文化。思及曾国藩祖父曾星冈曾有家训：“把祖宗一炷清香，毕恭毕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近代丁氏祖先由晋江陈埭镇迁徙至平潭岛，虽不及曾氏祖先那样渊源深厚，但祖屋的主厅正中，也常年供奉祖宗神龛，香火不断。主厅的外墙两边刻有“鸢飞鱼跃”四个大字，这副出自《诗经·大雅·旱麓》的家训，亦足见丁氏祖先纯朴淡泊、以和为贵的家风。

我爷爷在世时，提及老屋满脸自豪，说当年的澳前地区，这么大的房屋屈指可数。因为这座宅第，土改时爷爷和叔公们被定为资本主义兼工商业地主，被批斗游街，受尽磨难。后来，老屋后院的部分厢房便被划拨给几户贫下中农居住，前院的楼上，亦被政府征用，成立井边学堂，历时二十余年，惠泽一方乡里。如今前院楼上，仍依稀可见毛主席语录，年代感十足。丁家长辈们不忘家训，淡然面对人生变故，无论是入户丁氏祖屋的乡邻，

还是学堂里出入的师生，他们均笑脸相迎，和睦处之，从未生过嫌隙。时过境迁，仍有不少乡邻时常念念，称颂丁家长辈们的善良谦和。“白衣苍狗多翻覆，沧海桑田几变更。”在多磨难变故的人生中，唯良好的品德能长久流传。

热闹又充满温情的老屋，是我们孩提时代的乐园。记忆中的天井，总是干干净净的。我们在天井中跳绳、跳房子、跳瓦片，玩纸牌、打弹珠、过家家……一年四季，天井里都是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到了饭点，大家在各自母亲们的召唤声中散去，吃了饭又匆匆地来，继续着不识愁滋味的幼年时光。

天井旁的美人靠，曾唤起我许多诗情画意，总让我想象戏曲中夫人小姐们倚栏闲思的样子。然而海岛渔妇很辛劳，除了操持家务，还要到海边、地里干活。内外操劳的她们，即使坐在美人靠上，也是在不停地织着渔网，是断然无法像夫人小姐那样，有凭栏沉思的闲情逸趣。

父亲曾无限留恋地回忆过他的小脚奶奶，说她和蔼心善，走路快，干活麻利。民国时期山乡十分落后，缺医少药，但十里八村总会出一两个能人，靠着一些祖传的草药秘方和长年累积的经验，行医治病。我的太奶奶就是这么一位女能人，会接生且略懂中医，擅长用草药治疗一些常见疾病。乡邻们亲切地称她为“井边阿嬷”。父亲幼年时由他奶奶抚养，他清楚地记得许多人找太奶奶看过病接过生。即便是半夜三更，刮风下雨，太奶奶也从不推脱。年幼的父亲经常半夜被前来请太奶奶去接生

的乡邻吵醒，太奶奶便哄他道：“仔啊，你快好好睡。”又对来人说：“养仔像过鬼门关，一刻不能耽搁，你快背了我去。”在父亲的描述中，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小脚太奶奶让人驮在背上，匆匆疾行于田埂间的情景，思之令人动容。

太奶奶中年守寡，不但养育了自己的九个儿女，还养育了早逝的叔祖夫妇的两个孩子，直至帮他们成家立业后才分开另过。又见邻村一哑儿，父母双亡，孤苦无依，便和家人商量：“很可怜呢，留下他吧，放个牛什么的，好赖给他一口饱饭吃。”这些拼凑起来的二十几口大家庭，在她长幼有序的持家方式下，和和美美，热热融融。父亲回忆说，当时因为家里壮劳力多，家境还算殷实，常有穷困亲戚上门拜访，善良的太奶奶总是慷慨解囊，毫不轻视。赶上饭点，客人要先招待好，其次是男人和孩子们，最后才轮到媳妇们。由于太奶奶以身作则，宽严相济，媳妇们也个个温顺贤惠，从无半句怨言。在父亲温情的絮叨中，中国旧式家庭里勤勉淑德的主妇形象跃然纸上。

丁氏祖屋就是在太奶奶勤劳克俭、在叔伯们艰苦劳作下，分两次盖起来的，个中辛劳，可见一斑。

野马尘埃幻似烟，时代变化太快，我们已无法感同身受祖辈们走过的辛酸风雨，但太奶奶勤俭持家、悲天悯人、乐善好施的美好品质却深埋于儿孙们心底。

我幼年时，爷爷辈的老人们都还住在老屋里，父辈们虽然已经起厝另住，但空闲时也都聚在老屋里。家族里若有红白喜事，更是举族相帮。那时的老屋是热闹的。岁月流转，老屋冷清了，但父亲的十几个堂兄弟姊妹，依然相互帮衬，来往亲厚。

对于丁氏祖屋，我始终心怀感恩，觉得自己是太奶奶美好品质的最大受惠者。我是个遗腹子，八个月大时，随改嫁的母亲来到丁家，从此与丁氏祖屋结下不解之缘。善良的爷爷与父亲不但对我视如

己出，而且怜我不幸，对我格外关爱。有一次爷爷从城里买回一头小猪，带回了几块馒头。那时候家里兄弟姐妹众多，爷爷怕轮不到我吃，便偷偷召唤正在玩耍的我：“阿妹，过来，过来。”待我跑至他身边，便把馒头塞给我，笑眯眯地念叨：“还是热的呢，快吃快吃！”结果一不留神买回来的小猪逃跑了。那个年代，一只小猪对一个农村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家人四处奔波寻找，没能找到。为此爷爷备受家人责怪，却无半点恼我之意。爷爷那一块馒头的悯弱之情，令我至今忆起仍不免唏嘘。

读过几年私塾的爷爷，博学又开明。那些年他出口成章的《山海经》《隋唐演义》等经典故事，给了幼年的我最好的文学启蒙。记忆里爷爷常常捧着书，而我则依着他，问这问那……那样温馨的画面，每每想起，便泪眼蒙眬。小时候小弟不喜读书，母亲每次责骂，爷爷总会在旁劝解：“随他吧，每个人总有一个饭碗遮头，不要强迫他，识得几个字，学个手艺，能走正道就好了。”爷爷那份阅尽人世纷扰后的豁达，今天思之，尤为朴实。爷爷那慈祥的、与世无争的笑容，那拖着残腿佝偻着背前行的样子，时常浮现在我的梦里，泪湿我的枕巾。

太奶奶那一辈的人去了，爷爷那一辈里，也只剩下小叔公和小叔奶奶，老屋渐渐人去楼空，昔日的热闹景象不再，只有春天飞回的燕子，呢呢喃喃，仍惦记着老屋里温暖的窝。风雨百年，老屋外观依旧牢固结实，那种质朴感像极了靠海而生的祖辈们，憨厚朴实，坚忍刻苦。幼时曾居住过丁氏祖屋的人，每次返乡，总不忘到老屋前逛逛。在回不去的童年里，老屋依然承载着他们温馨的记忆。

不知道若干年后，老屋是否能安在。但我们这些从老屋里成长起来的儿孙们，眷恋还在；祖辈们流传给我们的那些勤勉、温和、善良的性情，也还在；我们的思亲情怀也一直在，并且如老屋旁蔓生的野草，绿遍村野，生生不息。

徒步福州状元岭古道

文 / 陈晋

闲暇之余呼朋引伴到山野去，有氧运动放空自我，已然成为都市人心灵解压的方式。

近年来火热出圈的citywalk、露营、徒步……无不是亲近自然且治愈情绪的良好选择。而行走古驿道，挥汗重走先贤走过的路，一石一树抚古思今更能感怀千年文脉，励志当下。

福州的状元岭古道，是福建省现存最古老的在用道路，位于福州市区北郊，又称大北岭古驿道，是福温古道中的一段。古道起点位于福州新店镇象峰村，终点在宦溪镇，全长3.6公里，是古代学子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历史上先后走出26位状元及逾3200多名进士。1998年2月，大北岭古驿道被晋安区政府确定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并命名为状元岭。2009年，福州晋安区宦溪镇政府修复古道，用石板替掉了破损的路面，经数次修复后的状元岭古道如今已成为福州市民登山健身、品茗雅聚、亲子徒步、户外拓展、学子祈运的好地方。

人才公寓旁的状元岭登山道口标识明显，一块巨大的石头上刻着金灿灿的“状元岭”，道口矗立着“半部近代史，古道行名仕”的八个牌子，介绍清末民初知名的闽籍人士，如林则徐、梁章钜、林启、沈葆桢、陈宝琛、严复等，这些影响了中国半部近代史的风流人物，就是从这条古道跋山涉水、

风雨兼程走出福州写进历史，书写了灿烂闽都文化中状元辈出，学风浓郁的文脉基因。

古道入口处有一座无字牌坊，门楣上方是形似北宋状元帽檐的石雕造型无言着古道的悠久，诉说着时间的沉淀。古道修于北宋嘉祐三年（1058），至今已有966年历史。这条昔日“闽都门户”古驿道来往着商贾、百姓和进京赶考的学子，据说在修建后的第五年，便走出了福州府的第一位状元许将，在嘉祐五年中癸卯科状元时他年仅27岁，文武双全，一生先后效力过北宋五个皇帝，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五朝元老。

穿过牌坊直行是斑驳的石头路，两旁竹林灌木交错浓荫蔽日，约五百米后遇见一棵须发曳地的老榕树，据说是北出福州的最后一棵古榕树，相传有400多年树龄，曾因自然灾害濒临死亡，后象峰村赵氏家人用心拯救福佑枝干，历经10多年造化终于枯木逢春，欣欣向荣。福州府进京赶考的书生们，路过古榕时都会许下美好的心愿。此时真正的登山道才开始，四季更迭古道层林尽染着嫩绿的芽和火红的叶，特别在春末夏初一场雨后，山道石阶上更是落英缤纷的美，洁白的油桐花风中飞扬，飘落在石间草丛不胜娇怜，生命的轮回亦如一场荼靡的花事。古道保留着历史遗留的参差不一石头也有后人

整修过的石阶路。爬山正有些微喘时，到达了一座用石头堆砌的休息亭，走近可看到一块字迹不太清晰的“三山觉路”的石匾置于亭子圆形拱门上方。

“三山觉路”坊间说法不一，据说是因能远眺福州的三座见证历史的名山“于山”“屏山”“乌山”而得名；也有认为“三山”乃福州别称，“觉路”可能是佛教用语，意为“觉悟”；也有说法是进京赶考的学子路过留下的文墨。

行走在原始石板古道上，细心者会发现很多石头上嵌刻着一些特殊的符号，如纵横交叉的多个平行四边形，带有实心点的月牙状，有的就是简单波浪线……此类符号感觉特意刻上显然别有寓意，亲子游的不妨让孩子们脑洞大开，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山路上不时还会遇见些做公益的长者，背着小袋沙土水泥及工具在石阶旁修补被冲垮的路基，长者说，每次登山都带点材料上来修补，日积月累就做好了。当众人夸他时，他只是微笑又埋头干活了。旅途中总有一些善良让人莫名感怀。在石阶与古道交错中迂回，再往上就到了古道上的第二座休息亭樊公亭，亭子为石木结构，亭内供奉着竖刻有“光绪三年春，无量寿佛，郑尚文立”字样的石碑，旁有简易木栏，可供过路人歇脚。回首来时路不觉过半，路上的汗水源自不懈的坚持，与山同在与路同行与你邂逅，回归自然体验过程也许便是登山的意义。

经历一段又长又陡的石阶后终于登临文昌阁，这是一座现代的仿古建筑，路旁红旗飘扬，崖壁上“状元岭”三字简劲有力。不远处“南无阿弥陀佛”的石刻题字已有些年头，落款为“鼓山比丘无明留念，康熙九年闽县弟子张仕桢立”。犹记当年林则徐三次进京赶考，行至状元古道，回望眷念的故乡是不舍也是动力，直到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为

庶吉士，授翰林编修，拳拳报国之志得以实现。现今的文昌阁，上下两层备有简易桌椅，是登山者泡茶休憩之地，登上阁楼极目远眺福州城的五虎山、鼓山、旗山、莲花峰，屏山、乌山、于山近在眼前，不由感叹大美福州。钟情状元岭，不仅因它简而古朴，更由于它曾经是一条望乡路，无论离开与归来，故乡终究是内心不舍的牵绊。

过了文昌阁，山道渐趋平缓，可以悠闲欣赏两侧的相思林，沿路不时有红叶飘落，忍不住拾取一片，红火而热烈亦如你我的青春。经过贡院岭牌坊后，沿途便是农家田园，四季蔬果盎然生机。途经玄帝亭，再过一座宋代石桥，就到宦溪镇了。古石桥横跨宦溪，桥墩特别高，据说桥碑被2005年“龙王”台风引发的山洪冲走了，桥身却完好无损。行走状元岭，仿佛遇见当年鲜衣怒马的书生少年，意气风发从这里梦想起航。

驿道是古代地方与中央联系的交通运输线，此外学子入京考试、商贾贸易、普通旅客来往都要走古驿道，它汇聚了古人各种活动，也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和传说。古道承载着闽都的悠久历史文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即使山高水远依旧跋涉着无数的追梦人。古道悠悠，或坦或陡地串联了古往今来，如今天堑成通途，但我们依然惦记着山野里的古道，聆听它们远古的叙述。那些质朴的青石板或砾石，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是靠人工体力在荒山野岭用简单的刀斧开凿挖建，铺路工程的艰难是显而易见，但修路利在千秋惠及子孙后代，通路后的商贾来往贸易交流，方便了沿路百姓的生活。

行走千年斑驳的古道，在北岭古道上春挖笋秋摘果，徒步过程看林间小溪缓流，田间蔬果盎然，老树虬枝舒展，瓦楞外一幢烟雨，幽谷深坑茶叶鲜香……这一切无不让身心得到涤荡。

开八闽文教之先 传华夏文明之光

——写在《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之际

文 / 阮诗玮

2024年4月19日，恰逢农历谷雨。作为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象征着大地复苏、万物生长，预示着农作物将在阳光和雨水的充沛滋养下茁壮成长。在这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时节，在洋溢着浓浓书香、充盈着文化气韵的福书轩，各路贤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可以说是顺天时、揽地利、拥人和。

《七闽人师阮弥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这个高水平文史研究成果的如期问世，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民盟省委会、福建人民出版社、省历史名人研究会、姓氏源流研究会阮氏委员会的广大同仁们鼎力支持、通力协作。本书主编为省文史馆原馆长卢美松老师，阮忠豪、徐心希、陈常飞、吴远帆、杨济亮等多位学者参与了各章节编撰。正是大家的学识与汗水，为《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注入了灵魂，使这本书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和内容的可读性，又有文化的感染力和历史的穿透力，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史佳作。

我本人也姓阮，与阮弥之一样都是陈留阮氏后裔。弥之公早在南朝就带领族人来到福建，我的先祖阮严公则于唐朝末年保皇眷入闽，此前其第三子阮能已携七子随王审知兄弟入闽，我是能公第五子



新书发布座谈会

的后代。

到福州工作后，我才得知晋安前屿的闹市之中藏着一座历史悠久的祠堂——忠惠阮公祠，其中供奉的先贤阮弥之曾任昌国郡守。当时的昌国郡首府就在今天的福州。阮弥之勤勉施政、造福一方，颇得朝廷认可，深受百姓景仰。

后来，我多次前往阮公祠调研。通过勘察史迹、查阅文献和座谈交流，我有了两个感想：

第一个感想是阮弥之不应仅受阮氏族人祭拜，其杰出贡献值得广大福建人民传扬。阮弥之于南朝刘宋时期奉政入闽。彼时福建虽由中央王朝直辖了

五六百年，但仍属有待开发的蛮荒之地，这从“七闽”二字就能体现出来。“七闽”与我们熟知的“八闽”不同。所谓“八闽”源自宋朝时福建设置的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剑州及邵武军、兴化军八个同级行政机构，“七闽”则指更早之前生活在福建地区、以蛇为图腾的七个闽越部族。在阮弥之的年代，福建偏居东南，域内仍有不少闽越土著，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远不及中原地区，甚至不如当时作为中原王朝边疆的越南。

阮弥之的治闽功绩突出体现在“教化”上。他既“教稼穑”，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授给闽越土著，又“兴学校”，在乌石山麓开设学堂，传播儒家文化。而这两样正是当时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急需的。阮弥之开设的学堂占地三十余亩，有房二十多间，并邀请江左名士前来讲学，可能是福州乃至福建历史上最早的、成规模的官办学校。在他的教化下，闽地不再“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优质农作物品种得以广泛种植；闽地从“俗未知学”向“家有诗书，市无斗器”转变，文明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他所开创的文教传统影响全闽并流传千年。因为阮弥之在“教化”方面的突出政绩，他去世后刘宋朝廷赐予“忠惠”谥号，并官设“春秋两祭”。在福建历史上，配享“春秋两祭”的仅有三人，另外两人分别是汉闽越王无诸和五代闽王王审知，可知阮弥之功绩之显赫。



阮公祠

后世乾隆皇帝也充分肯定阮弥之的贡献，钦赐重建忠惠阮公祠，乾隆二十四年（1759）闽浙总督钟音题赠“闽瓯师表”牌匾。

阮弥之不仅是有史记载的阮氏最早入闽的开基祖，更是开八闽文脉先河的福建“文教始祖”。他的事迹值得当代福建人去探究、去整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弘扬。所以，多年前我就有意识地鼓励、组织文史专家们开展阮弥之研究，以期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七闽人师阮弥之》就是这项研究工作结出的一颗硕果。

第二个感想是忠惠阮公祠不应仅是阮氏族人的祠堂，还应是全体福建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忠惠阮公祠最早建在乌石山。阮弥之去世后，福州人民感念他的功绩，在那里建了一座“七闽人师庙”。明朝中期，庙宇搬迁到晋安区前屿村，成为现在的忠惠阮公祠。清乾隆年间，阮公祠重建。目前的阮公祠基本沿袭了重建后的整体格局，主体为一通三进的砖木结构古建筑，祠堂及周边保留的区域约600平方米。

阮公祠是区级文保单位，文物、典籍基本保存完好。然而，相对于阮弥之的历史地位和阮公祠的重大价值，现有的保护力量实在是捉襟见肘。特别是2020年调研时，我发现阮公祠周边正在开发房地产项目，祠堂门外一片狼藉，一口历史久远的古井被建筑垃圾填埋，一块刻有“七闽人师”的青石碑不见踪迹。祠堂内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出现构件油漆脱落、文物受潮发霉等情况。为此，我先后三次组织民盟省委会政研室及有关领域专家前往阮公祠调研，同时组织撰写了两篇信息和一篇提案，建议有关部门将忠惠阮公祠列入省级文保单位，加紧修缮、恢复祠堂及周边的历史风貌，并将其打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我们的建议得到了包括福州市委书记在内的多位领导的批示肯定，相关保护工作也陆续推进、步

入正轨，忠惠阮公祠也已升格为市级文保单位。我们在《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封面看到的庄严典雅的古建筑，正是修缮之后的忠惠阮公祠。在这本书“立庙崇祀”一节，我们所看到的几张照片就是阮公祠的内外景致，以及存留至今的一些史迹文物。《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也将成为研究阮弥之，研究阮氏族人在福建以及全国和世界各地扩散迁徙，研究福建历史变迁和文脉传承的重要著作。

现在，《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正式出版了。每每翻开书本，我都不禁放飞思绪，感觉三十几年来关于阮弥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仿佛就在昨天一般，历历在目；觉得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与先贤们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并同参与书籍编撰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碰撞。《七闽人师阮弥之》这本书的成功问世，我认为至少具有以下三项重大意义：

一是奠定“阮弥之学”的研究根基，为闽都福州的历史文化长廊增光添彩。阮氏作为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可谓人才辈出，代表人物如“建安七子”之阮瑀，“竹林七贤”之阮籍、阮咸等。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名人英杰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关于阮弥之这位对福州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世人一直知之甚少，甚至许多阮氏族人都鲜有了解。这主要是因为阮弥之所处时代距今久远，且彼时福建作为开发中的“边陲蛮地”，对中原王朝影响有限。这就使得阮弥之虽然功高，但声量有限。关于阮弥之的记载，散见于《资治通鉴》《宋书》《水经注》等古代文献，以及《三山志》《八闽通志》《福州阮氏宗谱》等地方史料。而关于阮弥之在福州任职的三至五年时间，各方记载均比较简略。这些片段式的文史资料与存留至今的几处古迹，都是折射阮弥之伟大人生的“零星碎片”。

《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把这些“碎片”组装起来，通过“串珠成链”的方



阮诗玮向省文史馆等单位赠书

式，再现了阮弥之极不平凡的一生，让这位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的历史名人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也让福建唐代之前的开拓史和教育史更加鲜活。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是系统科学研究阮弥之的开山之作，为将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闽都福州的传统文化研究和历史名人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二是创新姓氏源流研究方式，为传承姓氏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思路。《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所述，远不止阮弥之本人，而是将这位颇具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历史名人作为关键节点，串联起阮氏从殷商时期在岐山和渭水之间建立阮国，到迁居河南陈留郡成为“中州士族”，再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后进入福建，以及向全国和世界各地迁徙繁衍的比较全面的历史脉络。这种新颖的叙述方式既赋予姓氏研究宏大的史诗感，又使其具有清晰的“方位感”和鲜明的着力点，使相关历史文化知识更具吸引力和可读性。

我认为，姓氏源流研究的根本任务，是传承弘扬各个姓氏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七闽人师阮弥之》显然也以此为使命。通读该书，不免被阮氏先民所代表的华夏先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感动，被以阮弥之为代表的中华先贤们为国尽忠、为民尽责、为友尽义的事迹感动。他们展现出来的，是炎黄子孙“天下一

家”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强大韧性和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这些都是中华文明长河流淌数千年而从未断流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并要求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七闽人师阮弥之》在包容中探究历史、在守正中寻求创新，通过阐述阮弥之等阮氏名人的事迹和精神，萃取尊祖、睦族、守业、修身等优良的家风家训，激励我们立言、立行、立德、立功，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作出我辈的应有贡献。

三是增进海峡两岸血脉亲情，并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助力。台湾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台湾姓氏绝大多数传承自祖国大陆，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阮氏作为中华姓氏大家庭的一员，同样在台湾开枝散叶。《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较为全面地整理了元代之后，特别是明清两朝福建、广东等地阮氏迁居台湾的历史，记述了20世纪台湾阮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筹建阮姓宗亲组织、开展春秋两季祭祀、编修台湾阮氏宗谱等事迹。这些都是海峡两岸血缘相亲、文缘相承的真实写照。《七闽人师阮弥之》的出版，既为海峡两岸阮氏共同的历史记忆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为两岸人民的血脉联结增添了一份见证。未来我们还可以探索推动海峡两岸共同开展阮弥之研究，持续深化闽台族谱对接和姓氏源流合作研究。相信这些工作将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助上一臂之力。

《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还详细记载了阮氏迁入越南的历史。阮姓在中国仅有百多万，在越南却有近4000万，占越南总人口近40%。越南阮姓的主流也是中国的陈留阮氏。我国浙江、福建、广东

一带的阮氏与越南阮氏有非常密切的历史渊源，比如阮弥之主政福州前后，曾担任交州刺史，管治今越南一带。一直到20世纪末，越南阮氏后裔还不时组织前往忠惠阮公祠祭祖。可惜的是，经历法国的殖民统治，以及近现代以来一轮又一轮的文化“去中国化”浪潮，越南阮氏与中国阮氏的联系日益淡漠，年轻的“90后”“00后”越南阮氏甚至不知道或否认自己与中国的联系，这显然不利于我们推行“一带一路”倡议。该书通过翔实的史料，将中华阮氏进入越南的路线和时间进行了清晰梳理，有助于中越两国人民修复历史联结、增进民心相通。

除越南外，该书还记载了中华阮氏迁居古琉球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情况。这些内容所描绘的，是阮氏族人以及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的华夏后裔们建立起来的、联通全球的“亲情网络”。用好这些“网络”，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将会更有抓手，我们所不懈推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诚如谷雨是万物竞发的开始而非丰收的季节，《七闽人师阮弥之》的出版也只是在阮弥之研究方面迈出坚实的第一步。由衷希望广大文化界人士继续推进相关研究，讲好包括阮弥之在内的福建历史文化名人故事，推动姓氏文化、宗族文化、家风家训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继续扩大对闽学、福文化、闽都文化、侯官文化、朱子文化、海洋文化等的挖掘整理与理论构建，助力福建打造文化标识体系、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以文史研究的磅礴力量，为促进文旅事业繁荣、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蓄势赋能。

缅怀先贤 赓续文明

文 / 林群慧

今天我们济济一堂，举行《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会，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我省文史研究和文化传承的一件大事、盛事和喜事。在此，我谨代表民盟福建省委对该书的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

4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做好文化传承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文章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这本新书全面论述了这位“闽瓯师表”一生的功业成就以及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表达了后人对阮弥之的怀念、敬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宗功祖德、家风家教的传承、弘扬。

文化是民盟主界别之一，民盟与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无数民盟先辈一生耕耘文化事业，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作出了重大的文化贡献。多年来，福建民盟秉承“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围绕福建的经济社会发展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尤其是注重发挥民盟的界别优势，把文化作为参政议政的重点领域之一，精心选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在促进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福州三坊七巷、有着戏剧“活化石”之称的莆仙戏、昙石山文化遗址的保护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方面，形成了福建民盟参政议政的品牌与特色，为福建的文化事业发挥了民盟应有的作用。

民盟很早就关注阮弥之的事迹和忠惠阮公祠的保护情况。在民盟福建省委主办的《福建乡土》2011年第四期就曾刊登过《“七闽人师”与忠惠阮

公祠》一文。在阮诗玮主委的亲自指导下，民盟福建省委和民盟福州市委会多次组织专家前往阮公祠实地考察调研，通过政协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积极向有关部门建议做好祠堂的修缮和保护工作。今年初我也向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提升福建文教始祖阮弥之祠堂——忠惠阮公祠保护利用水平的建议》的提案。令人欣慰的是，经过长期持续不断的呼吁，经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阮公祠的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周边环境得到有效治理，祠堂内设施获得修缮，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为宣传阮弥之事迹，弘扬阮弥之精神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载体。当然，目前忠惠阮公祠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就如我在提案中提到的，建议提高保护等级，将忠惠阮公祠列入省级文保单位；进一步加快忠惠阮公祠保护区域修缮及周边环境整治，打造福建文旅新地标；设立“七闽人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工作还需要我们给予持续关注和推动。

以文化人，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今天我们借《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会的契机，缅怀先贤，追忆历史，传承文化，赓续文明，学习阮弥之等历史名人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而舍身忘我的精神，建立心系家国的社会责任，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同个人发展紧密结合，献身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福建民盟也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续积极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职能，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持续关注文化事业，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推动新福建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闽中治绩彪炳千秋 忠惠荣名光耀万代

文 / 俞 杰

经过两年多共同努力,由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和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阮氏委员会联合编纂的《七闽人师阮弥之》正式出版面世。该书研究了阮氏源流、阮弥之家世、阮弥之入闽及治绩、身后哀荣及其文化遗产等,堪称首部研究阮弥之专著。

关于阮弥之的行状,《福建通志·名宦传》有载:“(南朝宋)阮弥之,江左人。元嘉中为昌国太守(昌国郡即晋安郡改名)。昌国初为蛮地,俗不知学,弥之教稼穑,兴学校。家有诗书,市无斗器。平洞夷海寇之乱。有鹤常栖与衙宇,人以为祥。文帝遣散骑常侍袁渝至昌国观察吏治。渝数称仁声惠政,上欲召用。后闻上杀檀道济,叹曰:‘社稷之臣也,使我在左右,必不使上有此失也。’竟以忧卒,谥忠惠。郡人神而祠之。”从传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阮弥之任昌国太守,教稼穑,兴学校,平洞夷海寇,治绩卓著,死后谥号忠惠,郡人建祠祀之。《福建通志·风俗志》有载:“晋永嘉中,衣冠多趋闽。自是畏乱,无复仕者。唐神龙中,州人薛令之始登上第。产惧薄以勤羨,用喜啬以实华。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君子外鲁内文,小人谨事畏法,民以鱼盐为生。”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南朝永嘉中,中原士族大量入闽,使得被称为“南蛮”的福建民风教化丕变。出身中原士族的阮弥之,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入闽后劝农兴学,教化百姓,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阮姓是华夏民族一个历史悠久的姓氏,可追溯至上古时期,早期其先人生活在秦岭西段一带。阮姓受封食邑于夏,经过长期发展,部分先人开始

向外迁移,有不少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他们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学的阮氏家风与家族文化。在朝代更迭中,阮氏族人始终保持着“忠贞弘毅”的家族传统和“淡泊名利,坚贞不屈”的凛然正气。阮弥之作为阮氏族人的优秀代表,在昌国郡守任上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如书中所述,其在任期间的事迹主要有:教民稼穑,垦荒屯粮;兴办学校,延师教学;端正士习,移风易俗;招岛安民,化育夷越;绥靖闽疆,郡邑井然,闽中因之大治。正因为如此,“闽人食其德,立祠祀之”,并“塑像奉以为神”,在乌山南麓学社原址建庙,郡人奉匾曰“七闽人师”,足见百姓对这位“闽中文教始祖”的评价和礼敬。

在现存史籍中,关于阮弥之的资料十分匮乏。主编团队不畏困难,多方搜寻,集腋成裘,终于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工作,值得我们敬佩。本书的出版,意义重大。

一是弘扬廉政文化。阮弥之是一位堪称廉洁奉公的清官、好官,他立志为公,政事不怠,推行教育,发展农事。这和南朝刘宋时期重视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政策有关,地方官吏在江南开发和经济发展大潮中,以廉洁奉公的精神、勤政爱民的行为,执行朝廷颁布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为后代树立了“循吏、良吏”的楷模。阮弥之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楷模。

二是开创了阮弥之文化研究的先河。本书共设七章,详细记载了阮弥之家世、阮弥之入闽、身后哀荣、文化遗产、阮姓名贤、谱序匾联、文章选辑。让读者对阮弥之有了全面深入地了解,感受阮

之文化的特殊魅力。

三是推动阮弥之研究和阮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七闽人师”“闽瓯师表”文化深入福建,光耀“一带一路”。福建阮弥之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底蕴,阮弥之是福建省推广文化教育而

被载入史册的第一人,堪称“文化始祖”,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新时代打造“七闽人师”“闽瓯师表”文化品牌,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的具体体现。

《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座谈会论点摘编

4月19日,在福州福书轩举行了《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座谈会,四十多位专家学者捧书围坐而谈。

中华阮姓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阮忠豪介绍,由于史料欠缺,主编团队先后二十多次开展调研、组织研讨,以确保资料的丰富、真实、准确。本书描述了阮弥之的贡献和成就,围绕阮氏家族宗祠、遗迹和族谱编修与家风家训的介绍、研究,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八闽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他表示,今后将与福建姓氏源流研究会阮氏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起,继续学习、研究阮弥之和阮氏历史名人,并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优良品格。

阮弥之后裔阮连明激动地介绍,先祖阮弥之奉旨来闽,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开三山之文明,被誉为“七闽人师”,清乾隆帝为其题匾“闽瓯师表”,朝廷拨款建“阮公祠”。在八闽发展史上,阮弥之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不可或缺。他表示,他们将积极联系在台湾及海外的阮弥之后裔及阮氏宗亲族人,加强阮氏同胞之间的亲情交流和历史渊源、家族族谱等方面的研究,发挥阮弥之的影响力,把阮公祠打造成联系台湾及海外阮氏同胞的桥梁。

福建姓氏源流研究会阮氏委员会会长阮孝木也说,阮弥之一生历任数职,所任之处多留有政声,深受朝廷重用。治闽期间,阮弥之鞠躬尽瘁,并以仁心行惠政,为福建留下许多卓著功绩。

主编卢美松介绍该书:一是肯定阮弥之作为“七闽人师”“闽瓯师表”,为开创福建文教之先河、为福建教育文化奠基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二是厘清阮氏家族历史渊源,对家族世系、家族文化作了梳理,明确这一家族的血脉传承和文化传统;三是重点介绍阮弥之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入闽以后的治政业绩,同时也介绍他的家族在福建乃至海外的迁徙与传播;四是介绍世人对阮弥之惠政美德的深切缅怀与追思。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何强说,新书名为《七闽人师阮弥之》,书名即是主题。编写出版本书是为了纪念先贤,也是为了八闽文化的传承有序,更是为了福建文教事业的渊源有自。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会长俞杰也说,阮弥之是福建省推广文化教育而被载入史册的第一人,堪称“文化始祖”,对后世影响深远。

(尚文、毕耕 / 整理)

千载流传颂美诗

文 / 黄河清

以一个人喜欢的花来命名一条河流，足见这个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与崇拜之情。福建莆田有这样一条河流，当地人称之为木兰溪，传说与先贤郑露有关。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八月初一郑露偕弟郑庄、郑淑在南明山祖坟侧创建了闽地第一所学堂“湖山书院”，开创了莆田文化教育之先河，换来“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的人文荟萃局面。后郑露奉召入仕，乡亲们聚在木兰山下的溪边为他送行，并采来了他喜爱的木兰花瓣，纷纷扬扬地撒在船头、溪里，喻之前程锦绣。大家感念郑氏三兄弟开莆田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先河，尊他们为“南湖三先生”，将这条溪称之为“木兰溪”。

盛夏时节，我们循着风的方向，逆流而上，溯源位于仙游西苑乡仙西村黄坑头仙游山深处的木兰溪生发之地。沿着蜿蜒的山脊，无拘无束地穿行在一座山峰与另一座山峰之间的空阔地带，每一阵山风拂动的心情仿佛沉醉在翠绿与葱茏之中。“仙游山，在县西三十里，县因以为名”，在《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之前，仙游县名初为清源县，清源置县始于武周圣历二年（699年），正因境内绵延横亘的“仙游山”，于唐天宝元年（742年）更名为“仙游县”，一直沿用至今。这一史实的挖掘，为仙游山和木兰溪源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和人文的神秘感。

艳阳下的黄坑头，静静地躺在仙游山的怀抱中，徐徐地展开它的草木叠翠的山坡，散发出带着湿润的水汽和淡淡的花草香气，被阳光尽情抚摸的叶片上闪亮着醉人的光芒。穿过一片茂林掩映的山道，眼前豁然开朗，一条矮矮的水坝不经意地挡住了似乎还在漫坝而过的溪水，密集的水草高高低低，紧紧地簇拥在一条并不宽敞的溪床上。那种清爽幽雅的气息扑面而来，脚下清澈流淌的溪水，头上飞越林间的鸟儿，不时地撩动我的心境，仿佛被世间俗事淹没在心的尘埃已被擦拭掉。

一些突兀的礁石与沙砾随意地分割出三个面积不大的水池，每一个水池犹如墨绿色的水镜，纹丝不动，任我们的目光如痴如醉地在水镜上奔跑。山腰中的一脉清泉在岩隙间渗出，顺着掩藏于鹅卵石中的竹节漫溢出来，涓涓不绝地注入水池与溪床之中。这就是木兰溪的源头，以如此低调内敛、从容淡定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她悄无声息地孕育着生命的本源，不喧哗、不张扬，点点滴滴，积水成渊，在无涯的时空里，在神秘的地壳应力作用下，最终汇聚成一支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曲。

木兰溪，她一头挑着高山，一头牵着大海；一头绾着最初的谦柔，一头连着最后的壮美。这中间，是穿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是歇落乡愁的座座村庄，横贯莆田市中、南部，流经仙游县、城厢区、

荔城区、涵江区等地，至三江口注入兴化湾入台湾海峡，干流全长105公里，流域面积1732平方公里。在千年的沧桑历史中，木兰溪以丰沛的径流量养育了仙游的东西乡平原和莆田的兴化平原。进而给这座有着“文献名邦”之美誉的千年兴化府城，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以独具特色的莆仙文化屹立在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版图上。

一条江河的历史总是伴着治水而载入史册。木兰溪流域雨量充沛，水位季节变化大。由于河道弯曲、断面狭窄等因素，只要上游一下大雨，下游就水流漫滩，引发洪涝灾害，“雨下东西乡，水淹南北洋”正是莆田水患严重的真实写照。而且，木兰溪与海相连，海水因涨潮溯溪而上，潮去洪退，盐碱遍地，木兰溪下游两岸的南北洋只生蒲草，不长禾苗，因此，莆田的“莆”，真实就是蒲草的“蒲”。变水害为水利，就成了当地百姓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从唐朝开始，就在为治水而苦苦探索不懈努力。

宋治平元年（1064年），木兰溪开始了截流、筑堰的工程，开始尝试用一个水利工程解决灌溉、防洪的问题。一个叫钱四娘的长乐女子，款款深情地走上历史的前台，十六岁，十万缗巨资，募集民众在将军岩前垒石筑陂以挡住海潮，并开渠南行，欲引水灌溉南洋平原田地。然后，历经三年工期，筑成即被冲毁，钱四娘愤而投水自尽。每一个词语都蕴含多少感人肺腑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着感天动地的细节，而那些细节虽经历九百多年的风雨洗礼，依旧让人亲切地读出心灵的无私之美，高尚之美。仅仅过了四年，宋熙宁元年（1068年），又一位长乐人林从世发愿要继续同乡钱四娘的未竟之志，携家产十万缗来莆田筑陂。他吸取教训，将大坝基地选在水流缓慢的下游温泉口，然而，此处虽溪流缓慢，但太靠近兴化湾，海潮汹涌，工程即将完成时，被大潮冲毁，筑陂第二次失败。

钱妃庙、协应庙，一直伫立在爱憎分明的莆田，五百多年了，人们用无尽思念追忆他们的功绩，感念他们的善举。虽然钱四娘、林从世已消失在茫茫的时间海洋中，甚至没有一点的实物或痕迹，能翔实地讲述他们的来龙去脉，像那时的风消失在那个故事的起点，但他们永远是传说故事的主角。宋端平二年（1235年）状元、莆田人吴叔告，在陂堤筑成一百多年之后，写下了这首《钱四娘》诗，以表达对钱四娘义举的虔诚歌唱。

“将军岩下吊钱娘，协应祠前献瓣香。

生已开荒留胜迹，殁犹呵护现灵光。

金挥鼓角波涛险，骨挖香山草木芳。

济济功臣皆后进，不妨女士庙中央。”

第三次筑陂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政府下诏请有识之士兴建水利，于是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全国展开。熙宁八年（1075年），应诏而来的闽侯人李宏携七万缗钱来莆，以续前人未竟之事。他在长乐藉高僧冯智日的协助下，总结前两次筑陂失败的原因，细心勘定沿溪的地质和水情，最后选择在钱、林两陂遗址之间的木兰山麓为陂址。这里两山夹峙，溪面宽阔，上游的洪水暴发时，至此水势明显转缓，下游海潮涌来时，力量也大为消弱，是比较理想的陂址所在。木兰陂建造设计复杂，工程浩大，施工难度大。李宏和冯智日精心设计、缜密施工，还号召莆田当地三余七朱、陈林吴顾十四大户捐钱七十万缗，在民众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在陂身的溪岸两边，首先筑起三条坚固的导流堤，南北导流堤把木兰溪一分为四，不但可以减缓坝陂施工的压力，且导流堤既支撑陂坝的压力，又减缓了海潮的冲力，而且这些导流堤按洪水的流向，规划导流堤的长度，以期准确控制洪水的流量、分流溪水。

围堰拦水，清底凿石，木兰陂坝分为导流堤、重力坝和溢流堰闸，溢流堰闸根据功能不同又分为堰闸和冲沙闸。溢流堰全部由数万块花岗石以钩锁的形式叠砌而成，二十八孔溢流堰，既能溢流

洪水，又能挡水蓄水。而冲沙闸在洪水来时开闸放水，枯水期又能下闸蓄水。其陂坝上游宽阔的溪道，也可发挥水库蓄水的功能。

八年的夜以继日，八年的艰难困苦，于宋元丰六年（1083年）告成，巍巍的木兰陂，是我国宋代人工建造的水利工程代表作，不仅灌溉规模远远超越了前代，而且在工程规划、建筑、结构等方面达到了同时代的高峰，也为东南沿海灌溉工程提供了优秀的典范，对研究我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的建造技术、构筑过程、设计思想、水利文化等，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鲜活实例意义。

虽然木兰陂基本驯服了河海交攻、水流漫野之灾，但并没能让莆田人民彻底告别洪水的袭扰，特别是木兰溪上下游落差大，上游来水速度较快，如果碰上天文大潮和强降雨，就会形成洪、涝、潮三碰头，并且下游河流多达二十二个弯道，洪水极易在两岸形成漫溢，带来严重的洪涝灾害。1999年超



强台风袭击莆田，木兰溪沿岸严重受灾，时任福建省领导的习近平第一时间赶到木兰溪视察，并及时帮助联系水利院士专家对木兰溪防洪工程优化方案进行论证指导。他还亲自审定优化方案，既解决了木兰溪治理的技术难题，又推动了木兰溪流域环境的综合整治，拉开了治理木兰溪新的一幕。

随着具有防洪安全保障的新水岸线、活力岸线、文化岸线、生态岸线的建成，木兰溪从曾经的野性肆虐到如今的安澜清波，这条一百余公里长的河流，已然成为莆田建设宜居城市、创建美丽中国示范区的流动风景线。沿溪两岸“冒”出的兰溪公园、绶溪公园、玉湖公园、木兰陂水利公园、九龙谷国家森林公园、九鲤湖水利风景区等，焕发出迷人的魅力。漫步于木兰溪畔，你能看到它的水是蓝色的，如宝石的晶莹、天空的纯净、兰花的幽雅，它始终是一面时代的镜子，真切地存在着、鲜活着、奋进着……

欧寮一梦

文 / 曾建梅

1

进山的时候下起了暴雨，车辆甩出一个又一个的急弯，盘旋着往山顶开。雾气、水汽弥漫了整个山坳，前方乌云压阵，视线模糊，一车同行者仿佛挤坐于诺亚方舟，急切地盼望着目的地能尽快到达。

紧紧抓着扶手，身体还是被甩得东倒西歪，心中不停地问，还要多久才能到啊？

中途路过的一个小村庄，几间土堡式的古厝里透出明黄色的灯光，引得我们一阵窃喜，是到了吗？但是前面领路的车辆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啊，还要继续前行！

这山坳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我们这一群人风雨兼程来此一趟啊？

2

与下午平和县城的高温不同，车越往山上走，空气越清冷。是啊，持续高温的酷暑八月，最缺乏的不就是清凉的空气吗？这是空调带来的清凉所不能比的。但开这么远的山路上来仅仅是为避暑吗？

出发之前，有经验的大姐特意交代山里民宿的服务员把被子放到室外晒一晒，他们说到避暑胜地三清山、鼓岭住宿时被子潮湿得可以拧出水来。这形容有点夸张，但确实，水汽大的地方被子显得特别重，湿气大，睡得也不踏实。

等我们拖着箱子，到达房间才觉得这个提醒太及时了，轻柔蓬松的被褥让人一下子回到家一样放松下来。把自己疲惫的身子往床上一砸，久久不愿

意起来，闻着枕头与被子里的阳光味道，这一天的舟车劳顿，内心的疲惫，终于有了妥帖安放之处。

下完雨的山间寂静清幽，同一栋民宿里两个人聊天的声音都那么清晰，间杂着轮廓模糊的远山中回荡着一种类似野鸭子的嘎嘎叫声，像极了小时候的老家乡下。时不时地有人说一句话，或者轻微的咳嗽声，更显得这山村的空旷。

3

大概是坐车实在累了，洗了个热水澡，躺到蓬松的大床上，竟然睡了这个夏天最好的一觉。

梦中这个村子变成一个被雾气包围的摇篮。那小小的院子、小小的房间便成了包裹我们肉身的蜗牛之壳。

天亮时被窗外叽叽喳喳的鸟雀吵醒，才看清我们住的地方：欧寮村半山民宿——啊，真的就在半山！

典型的农家小院，白墙、黑瓦、歇山顶，三四间排的双层小楼，木质的走廊、木质的楼梯、小小的阳台，一座、两座，毗邻着排布在半山腰。房前一个小院坝，原先一定是村民晒粮食的水泥地，有的因为主人家长年未居住，荒草丛生，如今被填充了白色的碎石或小片的草坪，院子角落植上一两棵芭蕉或者龙眼树，院墙外一圈蓬勃生长的鬼针草正开着热烈的白花花，农家院子的意境就出来了。

踏着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往外走，群山连绵，全都种满了柚子树，大的小的，白柚、红柚、葡萄柚、黄金柚……真不愧“中国柚都”之名：视线可及处全是柚果，因为套着纸袋，我们仅凭个头猜测

着品种与口味，虽然一伸手就可以摘到，但未到成熟的季节，当地果农说再过一个月左右就是最佳采摘期了，想着中秋月圆时，一家人围坐在院坝的石几边，食蜜柚、剥龙眼、品肥蟹、饮青红，家长里短，言笑晏晏，该是如何地惬意圆满。

忽然有点明白，昨晚跨越那么崎岖的山路是为了什么。

4

酷暑之下，一处清凉地成为奢求；一个香香的美梦，也是一种奢求。

吃饭的时候还有人在讨论关于安眠药的问题——有人说可以吃，休息好比啥都重要；有人说坚决不能吃，药物总会有依赖性。于是我们不远百里，觅一处安静之地睡上一觉也变得可以理解——就为享受那不同于空调风的凉爽，一种真正的安静，只有虫鸣声、蛙声、风吹树叶声……

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何上山时交会的车辆那么多，年轻人何以也爱来这大山里——直到下午体验过太极峰神摇漂流后，似乎才更接近答案。

平均海拔600多米的欧寮村境内有着充沛的水系，九龙江南溪源头从这里发源，天然的落差为漂流带来了安全又不重复的刺激。南溪水质清澈如矿泉，因此，当地人戏称是“矿泉水漂流”。跟着游客先坐车到上游，两人选定一艘橡皮筏子，随着流动的溪水漂荡，急流时小艇随瀑流俯冲而下，冰凉的溪水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包裹了那颗燥热的心，尖叫惊骇中又夹杂着欢笑，是久居城市中难得的释放；平缓处任由小船随波徜徉，头仰着看岸边杂花生树，枯藤盘桓，野百合一丛一丛从赤裸的手臂、脸上拂过，恍如身在世外桃源。

“太极峰神摇漂流”起漂于欧寮村横石组起点码头，终点于欧寮村水尾浮莲庵“莲湖圣境”，总长度4506米，落差88米，整个过程近两个小时，对

于游客来说是难得的夏日体验。据说有贪玩的年轻人来了一次又一次，整个暑假都泡在溪水里。

漂流吸引了大山以外的游客，以此项目为引擎，配套特色餐饮及住宿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漂流点设置的餐厅，就地取材，农人们自养的高山走地鸡，清水煮熟即成手撕鸡，肉质紧实细嫩，佐以香油蒜末剁椒调制的酱料，简单美味；只有平和当地声名在外的咸水鸭可与之交相辉映；高山上空心菜、地瓜叶、画眉笋炖煮五花肉，还有村民最为特色的粗鳞鱼，炖汤、清蒸，都是美味。

在餐厅和漂流公司服务的也都是村里人。他们既是股东也是工作人员，同时还是食材供应商。以漂流带动的多项收入，令他们能够安稳地留在自己的家乡。这些村民早年也曾经东奔西走，到泉州、厦门等城市讨生活，现在家乡热闹起来了，不用远走他乡，也能活得很好。这真让我们这些外地的游客深深羡慕。

暑假过后，山里的气温渐凉，漂流一般到十月，游客就少了，但彼时正是柚子成熟季，村民们可以把精力放到采摘柚子上。等到来年端午过后，溪水再度欢腾跳跃，漂流的人多起来，村子又会热闹起来。乘着这几年乡村振兴的东风，一座座原本已经废弃的农村老宅被村里打包签约，统一改建成了农家风格的民宿，正好可以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

鸟鸣、清风、薄雾、溪流，是大山赠予的宝贵资源，吸引着城里人短暂地休憩，也实现了村民们的归田园梦。

5

林锦城既是欧寮旅游公司的管理者，也是欧寮村的村委，同时他还兼任本村红色文化遗迹的义务讲解员。听他讲起村史如数家珍，熟稔异常，尤其讲到当地的红色历史，娓娓道来，甚至国家领导人关于革命老区的讲话指示精神他能大段地背诵出来。让人不由得好奇，一个年轻的创业者，何以对

革命史如此了解？原来他的祖辈也是老革命。

林锦城的外公曾经是当地的地下交通站站长，20世纪30年代就牺牲了。外公牺牲后，外婆还继续担任交通员。80年代，靖和浦特区地委书记何浚离开欧寮村时还送给他的外婆一双象牙筷以表示组织上的感谢——这流淌在他血脉里的革命血液，所以他始终怀着一种很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想要把自己的家乡带动起来，让红色欧寮再现辉煌。

他个头不高，有一种难得的温和与谦逊。身着白色棉T恤，上面印着“红色欧寮”的LOGO。一路微笑着跟在我们大部队的后面，回答我们一些问题的时候不急不躁，始终带着温和的笑意。

他带着我们在村里参观红色遗迹，去看那几棵著名的抗日青冈树，站在树下跟大家讲述30年代中共闽粤边特委在这几棵树下成立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的往事……有时我们听众都陆续走开了，他还在沉浸在他讲述的历史片段中。那一刻，我有点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去繁华的世界闯荡一番最终又回到欧寮。

想起这个八月，为了躲避高温酷暑，我一半时间都在各地流浪，先是到了成都青城山下的街子古镇，在满街的火锅味儿与冰粉摊中寻找清凉；再

是一路动车到了号称中国凉都的湖北利川，七八月份的苏马荡，全国上下都三十几摄氏度高温的时候那里才二十七八度，早晚还要披件长袖；再又躲到和庐山齐名的避暑胜地——福州鼓岭，在没有外卖的山上住了几天竟然开始想念灯火辉煌的都市。

海拔600米的漳州平和欧寮村，对于我这样的外来游客只是一个避暑和享受几日悠闲时光的山居之地。只有对于真正的欧寮人来说，那里除了是他们从小生长的地方，也许还是精神皈依之地。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那些在民宿中忙上忙下打理清洁的管理员，在餐厅里忙碌的厨师、服务员，穿着雨衣泡在溪流当中帮助游客顺利漂流的朴实的老乡——他们才真正属于这里。

作为游客我们短暂地逃离城市的暑热与喧嚣，到这山里寻找所谓的“诗意图”的梦；而作为山里的居民，他们在做一个大梦——劳动、创业、致富、振兴家乡，一辈子，世世代代与欧寮同生长。其实我和他们，甚至所有的人都来自山村，最终的归宿也无他，还是要跟自然在一起，这半山上的欧寮，这些隐于大片柚林中质朴而又亲切的农家小院儿，这围绕村庄的群山与柚林，令我们共同的归田园梦，可堪托付。



山的名字只有溪声喊着

文 / 周牵连

对我来说，最好的水在外洋溪，最好的山在寨坂。

寨坂，有着两条溪，昼夜不停地喊着村里每一座山的名字，在这片五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经慢慢喊成一首只有溪水听得懂的歌曲。

“青山远黛多妩媚，近水含烟意朦胧。”这是我心目中寨坂的山水。万象清一色，枯黄天地中，这是现实版寨坂的荒凉。

两条溪，一是西溪，一是外洋溪。很多山，是溪上绵延的那些山。寨坂的山没有雪，有雪的日子都在我小时候下完了。没有雪的寨坂山，也是一片白，是简单、质朴无华的白，这就有了寨坂人涂鸦的空间。每一座山的名字，不知让溪声念叨了多少次，骂过了多少次，然后再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放在原地，自己去了远方。听说远方有诗，也有回乡的思念。

一

东方鱼肚白，上格出米墓和圆潭仔下尾两山之间，天桥驾两山，是我村最东边，也是绿皮火车进入我村的始点，在氤氲的烟雾里若隐若现。钟氏祖先清志、清墨两兄弟站在新增厝门口，远望着西溪间那“大石臼”般的圆潭，展望着钟氏家族在这稻桶般的山间的远景。樟棕柯荒凉的山路上，有泗洲

佛的大碧宫，有枫树在溪声里落叶飘飘，泛红的落叶转瞬间在枝丫上无处寻觅，只有树底一层厚厚的岁月，积累了圆潭仔所有人的时光，时间在蜈蚣墓里是永恒的。

枫叶的颜色随着一年四季变化着，大仑尾上虎声长啸，历史与现实的村落在虎啸声里震颤着，现已88岁的钟回那口齿漏风的背书声在蛇仔仑上与祖先不谋而合，虎声也挡不住王公山仑上大杉树的倾倒，一间间瓦房在杉树为梁为柱的各个角落里拔地而起，钟文成万万想不到十间张的大房子会因为火车轨道改道而土崩瓦解，他站在长基岭下茶油林边，长吁短叹，不过头脑活络的他，正在思考着更长远的发展。

溪水绕着长基岭，转了一个大弯，圆潭溪水在下坂盘古宫的审视下缓缓而来……

二

溪水声逆流而上，在下镇溪出口西侧拐了一个弯。

北侧山体有点壁立千仞的味道，溪水声喊出了那座有意思的山名：老鹰洗面。有一股山泉从崖顶飞流直下，不说三千尺，也有百来米挂山前，老鹰在此洗脸，有翅膀决定了它飞翔的胆量。山中有一个涧崎湖，我至今不曾爬上去看。如今老鹰再也不敢莅临此

处洗脸了，因为水干涸了，再来只能撞崖了。

莲花岩背面是上灶，乡人上此山劳作比较偏远，午时如返家吃饭，来回浪费时间，为了节约来回奔跑的时间，就地煮饭，垒石当灶，捡拾山间落叶枯枝当柴火，山间炊烟也袅袅起来，此山叫上灶倒也贴切，贴心。

和尚仑，是我读初中翻山越岭必经的山仑，那时没有乡间公路，唯有靠双脚踩出一条求学路。上初中，寄宿，就得挑米带菜，山路窄小，一定会在和尚仑上休憩，一群人嬉闹在山间，倒也无忧无虑，溪声告诉我：水可以倒流，时间根本没有退路。

紧靠和尚仑的是漏洞仔，旧时也有飞泉谈笑，现在被条条接水管绑架了泉水的青春，山泉消失了许多。

八九点钟的阳光从岭头仑射过，就像一支火箭穿过西溪上空，光芒四射。岭头仑下有两座祖厝，一座是黄氏祖厝，另一座也是黄氏祖厝，它们还是百年前的风格，小时候去下坂看戏经常在两座祖厝间穿跑。

岭头仑上有一个湖，叫顶湖，我曾经与几个学生试图爬上去，可到岭前，杂草、树丛和荆棘挡住了去路，只有阳光、溪声和上了岁数的老人曾经到达，我只有心向往之。

顶湖下，半山间，正在新建的火车站一刀横切，横刀夺爱了石鼓垵、干坑和射戈仑的宁静，直到林田的大垵，给北山安了两个通风口，叫吴田坂隧道。那是为大白濑水库让路的选择，也是乡村振兴的大局。

假以时日，汽笛声响起，一列列火车横穿其间，在西溪倒影了时代的变迁，或许我们就可以在抓鸟格的丛林里听听鸟叫声，偶尔听听进出吴田坂隧道有时代印记的汽笛声。

以上这些山仑，都是北山的一分子。北山在北，在西溪之上，是寨坂的一堵挡风墙。

三

仙脚迹峰，我直到四十岁才登顶。临近中午的阳光让草池湖波光粼粼，水软山温，那是极尽想象山中景象的美好。说实在的，我也没有见过草池湖的水以及湖边的风光。家乡的许多风景我至今都没有身临其境，心里总感觉对不起家乡的山水。

还好，脚步无法到达的地方，文字可以。

比如红头旗，那是长基岭的末梢，峻险得无路可达。比如圆潭仔格，立于格头能俯瞰圆潭仔的全貌，现在官芒丛生，山野间的小路已成野猪的专利。暗坑、西东垵、水冻鸡垵、顺艾垵也都是如此……老家许多山野又繁荣起来，人越来越难以到达，成了野生动物的欢喜天地。仙脚迹尖下也荆棘丛生，难以攀爬上去了。站在仑头，回首与仙峰道别。回收视线，随着午时有些温热的阳光，前方后沟尾仑（我美称为卧虎山）下，一棵四十多年岁月沧桑的龙眼树后，就是我家的老房子，就在周氏祖祠的左上角，那是我父母四十多年前辛辛苦苦向山借出的二层土房子。

日子是日头的东升西落，岁月是土墙上的斑驳陆离。犹如大树林、铜套坑，还有销声匿迹的下林周角落的过去……

四

也只有家乡山水的记忆能把时间拉回到过去。

外洋溪，村人都叫东坑，村境内西溪最大的支流。偶然一次与父亲闲聊，他告诉我族谱里有记载“滂溪公开基常乐里长基乡外洋上乾……”，所以东坑，学名可是外洋溪。它从猪母寨发源，经长基里，峒崆潭，大都桥亭，小学大门口前，大都桥亭旧址，最后在寨升宫西侧汇入西溪。所以在溪尾东侧那个山仑就叫过坑仔仑，很形象。往往有大智慧者就在民间，村民就是山水名字最有智慧的创造者。

父亲是农民，我就是农民的孩子，我也放过

牛，黄牛、水牛都放过，小学、初中的课余、假期，曾经在茶林垵、坝口垵、石竹垵、菅蓁坑、大贡墘、扒树垵等山间与牛赛过跑，与牛捉过迷藏，被牛戏耍顶下梯田，故意把牛绑在几米范围内都没有草的树上，而我任性去挖掘柴头，让牛饿得“哞哞……”惨叫，而我自作没听见。挖掘柴头，也是放牛之时我喜欢做的事。柴头，其实就是树根，要刨开它附近的土壤，有时要挖很深才能把整个柴头完整地挖下来。柴头晒干可当柴火，还可以挑去湖头岭头山风鼓格或者村里水知垵卖给烧瓦窑的，一百斤才一元。

五

现在外洋溪的水都不知道躲哪里去了，只有一些听话的水还继续流淌着。小时候，在大都桥亭下有一处长潭。夏季，我和儿时玩伴常在那里潜水戏耍，童趣的时光短暂，有些玩伴的生命也短暂。两点左右的阳光还能照顾到外洋溪西侧的很多山坳，阳光把外洋溪照成一条温暖的光线，暖阳把每一座山照成懒洋洋了，山的脾气温顺了许多，溪水的记忆也慢慢退去。

猪母寨，我更喜欢把它写成知母寨。寨下我村山界的虎垵，解放前原始林也遮天蔽日，是虎豹常出没的地方，虎豹甚至进村伤人、吃人，现在要跟虎豹打个照面，非得上动物园不可。垵叫虎垵倒也恰切。此时人上虎垵顶，凌巅一声吼，也吼不来虎的一声长啸，只有溪声还不离不弃。

漈兜、土垄沟岭是埋葬我周氏很多先人的山岭，我们一个祖墓就在漈兜，每年冬至我们都会派人去祭扫，告慰先灵。土垄沟岭也是旧时出村必经的古道，儿时我也常跟家人途经此岭去沙堤甚至更远的地方探亲。

跷墘，父亲四十年前在那里种下一片杉树和一

片木荷，我也亲手种了一棵木荷树，那里是我读初高中周末的晨读处。左树垄、水知垵，在我家老房子的西北侧，它们之间曾经也有很多故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里有多处烧瓦窑、砖窑、碗窑，一些碎瓦断砖的记忆依然扔在那里。水知垵底沙堤路第一个转弯处，曾经建有一个小型发电厂，供应村里照明，主要供应那里的碾米小厂的用电。“世间繁华三千，不如一隅清欢”，此时的水知垵倒也厌倦了旧日的繁华，不得不清闲在那无人问津的拐弯处。

夕阳走上寨芯尾，在山巅，影影绰绰的。

西溪近在咫尺，溪声说出了寨芯尾的秘密：山巅曾有一个寨子，至今还有残垣断壁。它的西下就是内堦。西侧山底就是许氏祖厝，再往稍远的地方看，还有一些旧房子，比如新联厝，比如进兴堂。

“进仁进义千秋进，兴武兴文百世兴。”进兴堂的大门对联说明了世代村人的一些追求。进兴堂的正对面就是高平山，为了白濑大水库安置需要，现在整座山被推平，该叫低平山了，甚至没有了山的影子，与全县最后一个建成的乡镇卫生院——白濑卫生院打成一片，不久的将来，这里或许是寨坂最繁华的地方了。

夕阳静静地在大路头西沉，我和父亲的身影扯着黄昏那抹余晖，从土垄沟岭，从外洋溪上的峒崆慢慢走回来，在跷墘惊起一只山鸡，它穿过寂静的后沟尾仑，惊醒一山正昏昏欲睡的冬日野花，所有的闲花野草嗫嚅低语，所有的虫鸟萤虫蹀躞而听，朝着同一个方向。

寨坂，就是这样稀松平常的村子。没有雪的寨坂，有四千居民，有阳光，有两条溪，有很多山。溪会说话，山会被溪天天说起，它们说的都是永恒的话题。当溪老到不想也不会说话的时候，我想山还会继续屹立在原来的位置上，还在寨坂的经纬上。

参观冰心文学馆

文 / 陈沿红

从小读着冰心的作品长大，我对冰心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这次有机会走访了位于福建长乐的冰心文学馆。

初见馆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以灰、白色为主要基调的建筑风格，简约、典雅、大气，这座中西式结合而成的闽中建筑与周围的园林景致很自然地融为一体。

走进文学馆的正门，是一楼“大堂”，迎面便看见通体洁白端庄的雕塑，雕塑上的冰心庄重娴静，如慈母般地端坐着。雕塑后面的背景是平静的蔚蓝色的大海画面，周围是雪白的墙壁，蓝白的格调让人清新爽目，这样的设计布置独具匠心，把冰心老人爱大海、爱自然的情怀融入其中。

走上二楼，是馆内展览大厅——爱心厅，大厅门口左右两侧悬挂着冰心老人的手迹：“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感人心肺的话语，折射着冰心老人那独特的爱的哲学。

往大厅里走，抬头看到中间的屏风上，巴金老人对冰心的评价语：“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冰心大姐就是这样的人，她写了将近一个世纪，今天还紧紧握住手中那支笔。好几代的孩子读她的诗文懂得爱世界、爱大海、爱星星……”字里行间传递着巴金对冰心的敬慕，也见证着两位文学泰斗一个世纪的友情。

二楼整个展厅设计清新明快，雅致大方，摆放实物的玻璃展柜、木纹质感的文字展板于现代之中突出质朴，把冰心作品中节选出来的优美文字作为每一部分前言，通过“我的故乡”“大海的女

儿”“五四惊雷”“留学美国”“风雨燕南园”“抗战萍踪”“旅居日本”“归来之后”“文革十年”等几个展区，记录了冰心生命历程的每一段时期，那些黑白的照片保存完好，再现了她人生岁月的每一个足迹。大量的照片和实物让我们领略到这位20世纪伟大女作家不平凡的一生，不同时期的作品、各类的勋章证书展示了她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贡献和影响力。

徜徉在展区，如获至宝地细细观看每一件展品，意外地发现冰心的手稿《三寄小读者》，略微发黄的稿纸上，细腻的钢笔行楷小字，除了一股熟悉的亲切感以外，也唤起了曾经在课本上的文字记忆，《小桔灯》《再寄小读者》《纸船——寄母亲》《樱花赞》等，清丽柔和的笔调，细腻温婉的语言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看着弥足珍贵的手稿和来自各地读者的信札，才发现对于冰心老人，过去我们了解的还是太少，这次在冰心文学馆的“邂逅”，更激起了我们对她高尚的文品和人品的敬仰。

有幸作为冰心福州母校的校友，玻璃展柜里一尊《冰心像》的雕塑引起了我的关注，这尊冰心凝神沉思的雕塑坐落在原福州师范学校内，是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创作的反映冰心青年时代的塑像，在这个展馆遇见，不由得心生一份自豪。

在二楼展区还有“冰心实物珍藏室”，是按冰心老人在北京的住所居室原样复制，收藏着她生前用过的物品，如床铺、书柜、沙发、风扇、衣物等，还有陪伴她生命最后一刻那只白猫的标本。

走在展馆，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走进了冰心老人文学的圣殿，她对于爱和美的追求，把“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作为一生信念，流淌在文字里，无数的“小读者”被她的《小桔灯》温暖过，被她的《春水》润泽过，在记忆深处闪烁过《繁星》的光芒。

离开文学馆，回首再看这座充满爱心的文学殿堂，还有安静地立在馆外草坪上的“爱心”雕塑，被绿荫山水环绕着，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美好。

泪花里的童趣

文 / 肖流金

拆除老屋后院天井阁楼时，我9岁那年被爷爷藏匿于阁楼上的童年玩具终于重见天日。

童年淘气顽皮时至爱的木制陀螺和铁弹弓，在破箩筐里落满灰尘，望着这两件时隔多年的童年玩具，瞬间热泪盈眶，仿佛是久违的恋人再重逢，岁月的齿轮顺着回忆慢慢倒转……

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不仅仅缺衣少食，农村小学的课本也只有语数两册，作业本子是正反面使用，爱惜书本的孩子大多数用报纸做书皮，如能找到水泥纸袋清洗晾干做书皮的，已是班级上被同学们羡慕的孩子。书包也是五花杂色的，有用花布及化肥袋子缝制的，也有用杉木板钉成箱子的书包，孩子们最期待渴望的是部队军人复员后带回家的军挎包。学习用品匮乏，能让孩子开心快乐的玩具也就基本没有。

小学二年级下半学期，我便开始琢磨如何搞一把真正的铁弹弓，平常的树枝弹弓遭到小伙伴的几次嘲笑后，趁邻居水伯外出走亲戚，把他浇菜园的空水桶放置太阳下暴晒破裂后，圈木桶的铁条拿到村口六爷铁匠铺，求六爷帮我打造弹弓，当六爷叼着卷烟满头大汗把精心制作的铁弹弓递给我时，似笑非笑的表情让我明白，他又想我去村口生产队弄个西瓜解渴了。

铁弹弓的支架力度是树枝弹弓望尘莫及的，绑好橡皮筋第一次试射子弹的距离，让30米外村部会议室大门顶的透气窗玻璃碎了一地。拿着铁弹弓在

小伙伴面前得意忘形时，也是每天屁股挨揍之日，村里的鸡鸭受惊，瓜果落地，自然而然都是我的铁弹弓杰作，村民上门告状索赔，挨揍也成了晚饭前的必修课，被打的次数多了，我也学连环画的英雄人物，宁痛不屈，也不哭喊，任凭藤条挥动打在我身上，也决不上交铁弹弓给爷爷。

铁弹弓是村里的小伙伴们至爱玩具，农械厂废弃的小铁珠和河床上的小卵石，都是射向目标的现成子弹，秋收谷堆上的麻雀，河岸边游荡的小鱼，总是让小伙伴们惊喜不断，哀求让我把铁弹弓借给他用，射下目标时，欢呼雀跃中我也忘了自己挨揍时负痛的泪花，更多的是拥有这把铁弹弓的自豪和满足。

水伯的孙子张建国是我的发小也是同桌，放寒假时以赠送两本连环画给我的承诺，换成借把铁弹弓，他带去邻村的姥姥家，次日用铁弹弓大显身手时，没射下牛背上的灰雀，却射中生产队怀孕待产的母牛眼睛，母牛负痛狂奔后导致死胎早产，恰好生产队长在场看见被逮个正着。

爷爷黑着脸去了邻村生产队，因为这把铁弹弓的来由，让爷爷这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老交通员也是一筹莫展，只能以赔偿300斤晒干稻谷解决问题，晚饭前的必修课挨揍后，爷爷喝了二两谷烧酒，赤红着脸告诉我，铁弹弓被他扔进邻村生产队水库里去了。

知道铁弹弓从此不再属于自己了，瞬间的失落

与委屈涌上心头，挨揍时屁股剧痛，歪歪斜斜走路不曾哭过，被训骂责怪时也没掉过一滴泪，这把铁弹弓的永远分开是男孩英雄梦的支离破碎，铁弹弓不仅仅是一件童年玩具，更代表着伴随男孩成长的一种勇气和力量。

远在千里之外铁道建设工程队的父亲，在电话里知道铁弹弓的来去故事后，回家探亲时掏出了一只精雕细琢的黑檀木陀螺，父亲告诉我，为了找到黑檀木制作陀螺，他在广西的铁路沿线森林中整整寻找了二十几天，黑檀木质地坚硬纹路美观，是做木陀螺的首选。

父亲带回的这枚檀木陀螺，在我的童年记忆深处，陀螺与铁弹弓成为那一抹最为绚烂的色彩，承载着无尽的欢乐与美好。

我书包里的陀螺取代了连环画的魅力，课堂上老师的讲课都是左耳听右耳出，放学后，总会迫不及待地跑回家取出鞭子，书包中掏心爱的陀螺，冲向那片熟悉的空地。小伙伴们也都纷纷聚集而来，一场激烈又充满趣味的陀螺大战即将上演。

水伯疼爱孙子张建国，找了根圆条松木棍依葫芦画瓢，制作了一个可笑丑陋的陀螺，在小伙伴的哄笑中，双方开始抽打陀螺，一决高低。我手中的陀螺，宛如一个英勇的战士。它有着精致的木质纹理，底部镶嵌着一颗闪闪发光的钢珠。我小心翼翼地将它缠绕上绳子，然后用力一拉，陀螺便在地上欢快地旋转起来。起初，它的转速并不快，但随着我不断地抽打，它越转越快，仿佛一道闪电在地面上飞驰。

看着陀螺飞速旋转，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我会全神贯注地盯着它，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瞬间。有时，我的陀螺会与张建国的陀螺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砰砰”声。在碰撞的那一刻，我的心也会跟着紧张起来，感觉自己

就是这枚高速旋转屹立不倒的陀螺。

当我的陀螺在战斗中取得胜利时，那种喜悦之情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会兴奋地跳起来，大声欢呼，仿佛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张建国垂头丧气望着自己一动不动的陀螺，小伙伴们看着我的黑檀木陀螺还在地面不停旋转，眼中充满了惊讶和羡慕，叽叽喳喳说着各自陀螺的技巧和战术，分享着彼此的快乐。

三年级的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数学成绩相加以总分50又迎来了一顿胖揍，爷爷一口气吹瓶喝了半斤谷烧酒，拎过我的书包翻出陀螺，转身出门消失在黑夜里，我摸着阵阵疼痛屁股，泪水不争气地和鼻涕糊了一脸。

铁弹弓在村里惹是生非，玩陀螺把学习玩到成绩全班倒数第一，爷爷气得是每天吹胡子瞪眼，与父亲商量后，我也只能乖乖跟着父亲，去了千里之外的铁路子弟学校，离开村子前，我把家里翻个底朝天，希望能找到铁弹弓和陀螺，随我远走他乡，爷爷告诉我，别找了，陀螺也扔水库了，从此在他乡异壤，铁弹弓和陀螺只有在梦里伴随着泪水出现。

跟随着父亲所在的铁路建设工程不断移动，离开家乡的距离也越来越遥远，铁路建设工程各种器材都有，就失去了对铁弹弓和陀螺的再次拥有的想法，从此我没有向父亲要过铁弹弓和陀螺。

轻轻拿起锈迹斑斑的铁弹弓和布满尘埃的陀螺，这是我童年时光至爱的白月光，是一个男孩成长快乐中的符号。

再给铁弹弓装上一枚小卵石，拉紧皮筋，向广阔无垠的天空射出，岁月的痕迹犹如这枚弹石，只能向前没有回头路。

地上旋转不停的陀螺，何尝不是生活的本真，被生活鞭子不停抽打，每个人都是在生命岁月里旋转，所有的人生目标都应该是陀螺旋转的状态。

立秋（外一首）

文 / 马建荣

一片树叶，让我有了足够的耐心与高贵
这一刻，把时间含在嘴里
把幸福藏在心间

一片梧桐叶轻轻坠落
金黄的姿态多么优美
这么诗意的过程，没有人留意
却在微风中，与秋不期而遇

有一些虫子落草为寇
有一只蜻蜓想给秋天写诗
翻飞的蝴蝶惊讶于优雅
忧郁的诗人心思越来越重

蝴蝶的翻飞中，所有的树木
开始哲学的进程
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
是日，我想给自己
换一件干净的长衫出门

岩骨花香

一片树叶
承载太多的历史与传奇
岩石的韵和木头的香
守住命的山场

一片树叶，足以把人砸晕
一滴水也可以让你窒息
安坐你微笑的对面，咫尺天涯
岁月在水中绽放如花

一种爱，如果叫岩骨花香
请在茶艺的程式中
任时光敲碎我的骨头
把我埋葬

一种爱，如果叫岩骨花香
请在茶艺的程式中
任时光敲碎我的骨头
把我埋葬

在螺洲古镇

文 / 蓝光

那个清晨，无需告别
乌龙江水的奔涌
我侃侃而谈，古街还在
拍照过的那棵大榕树还在

沾染了岁月的光
从我的心中流向那里
在螺洲古镇，我总想感谢谁
记得龙舟竞渡，想念龙眼的香甜

古宅和石板路布满回忆
我想在这里种一棵榕树
与帝师之乡的石碑站在一起
向吴石致敬
上苍赐予忠诚者以勇气
赐予圣贤传承文明

终于，我的笑声在风中凌乱
古镇的威仪

重新问候这一片古老的土地
乌龙江的波浪近在咫尺
我的双眸与五虎山对视
我在寻找真相中
螺洲古镇被历史征用

稻浪低头，炊烟低头，甚至连墓碑
也低下头，羞于相认。而群山昂首
天宝陂昂首，那些大地善待过的
子民
藏有大明孤臣的骨头

故园书（节选）

文 / 何金兴

之一：燃烧与沉寂
光阴似纸，能燃烧，也会有翻阅
后的
沉寂。风吹过故园，安静得像婴儿熟睡时
垂下了手臂

红土里的火焰，跃上木棉的枝头
与火为伍的乡人
从东张土窑里烧出宋瓷
从炉膛中烤出光饼，你所看到的
沉寂
是受难后，结上的痂

辽阔的田野，史官般铁青着面
再大的悲伤与喜悦，也只能
推着无垠的稻浪，向前翻了一下

之二：顺从与抗争
红土地，干瘪着乳房
很难想象她接受过斧钺与鞭挞
好比生了九个儿女的外婆

一个从城里逃难到乡下
大户人家的闺女
是怎样度过劫难后的余生

稻浪低头，炊烟低头，甚至连墓碑

也低下头，羞于相认。而群山昂首
天宝陂昂首，那些大地善待过的
子民
藏有大明孤臣的骨头

东山的太阳雨叩开另一片海的辽阔

文 / 高云

这高谈阔论而又走漏风声的风
让一次次浪花涌起海的无垠念想
奔赴另一片风雨飘摇的潮起潮落
或是一种体温与呼吸的一触即发
也或是一场风的坚硬与柔软的碰撞
近在咫尺的缠绵悱恻
让时空不断地流转与盛开
绽放万里江山的风姿
一如所有融化于内心的微笑

这飘忽不定而又兴风作浪的浪
在水一方的脚步却一步一个脚印
相互激扬了淹没的文字与些许的
深度
漫不经心的一场悲欢离合
穿越一碧万顷的阡陌和一日千里的
阳光

相拥纷至沓来的千山万壑
仿佛铺展了帆船与桅杆之外的时辰
在安然无恙而十面埋伏的日子
与猝不及防的寂寥握手言和

这万物相依却日月无声的雨间
落在日暮的分野之处
海是此时的我作为斗转星移的诗
天是另一个你挂满一汪泪水
滚落亘古铭记前世今生的一块巨石
唯有太阳和心可以漫于冷暖
吻这未曾触及的悲喜部分
如此锥心刻骨又迷人芬芳
抵达魂灵的白山黑水与日月精华

墨

文 / 张朝晖

把一生托付给柔软
却写出铁骨铮铮
将自己融之于水
却道尽宇宙万物

火的淬炼
铁的锤击
成就你的品质和性情
以天生的纯朴
你给予挥毫者可贵的信任

浓淡干湿
只坚持一个颜色却幻化出万象大千

知白守黑
纸上风烟隐藏着东方的哲学智慧
是你
将平生的抱负交与寂默的黑
在时光穿越里
墨染流年

黎明的小公园

文 / 吴常青

大花萱草吐露的清晨，凉凉的
旅人蕉在入口处微摆，悄悄地

我在寂寥的故乡遇见城市里的公园
熟悉又陌生，互相模仿的生活四处渗透

而阳光盛大，轻轻覆盖八月的天空
蜜柚开始松懈，生活总有一点点快乐

月亮是故乡往返不安的背包客
彷徨的阴影里，默默吞掉残余的云朵

清凉的晨风啊，请指引那只惺忪的飞鸟
它必须趁日月交接班，替我送一封信

保家灯

文 / 谢华章

匡顶的香炉，萦绕着众生
不敢焚香，恐惊扰了600多年前
那位出征的人
征战的檄文，正散着墨香
我们是那麾下驰骋的狼烟
古道很长。我跟在一群大人背后
前面一盏保家灯
光，忽明忽暗，上下跳动
背影很沉重
这个夜晚，我需要一束光
虽然满天繁星闪烁
但瑟瑟的寒风
有如游魂展开翅膀
在古道上跳跃
我听见老屋瓦砾诡异的哭泣
我行走的路，需要一盏灯
我把灯的煤油加满，点燃灯芯
调亮，黑暗深处便有了一束光
这个夜晚，因为有保家灯光的照射
我便可安然抵达梦乡

匡山之恋（外一首）

文 / 李青

上匡山，因为章溢
也因为刘伯温的《苦斋记》
匡山的日出，透着一丝禅意
松庵的涛声，蕴蓄隐忍和大志

匡顶的香炉，萦绕着众生
不敢焚香，恐惊扰了600多年前

那位出征的人
征战的檄文，正散着墨香
我们是那麾下驰骋的狼烟

古道很长。我跟在一群大人背后
前面一盏保家灯
光，忽明忽暗，上下跳动
背影很沉重
这个夜晚，我需要一束光
虽然满天繁星闪烁
但瑟瑟的寒风
有如游魂展开翅膀
在古道上跳跃
我听见老屋瓦砾诡异的哭泣
我行走的路，需要一盏灯
我把灯的煤油加满，点燃灯芯
调亮，黑暗深处便有了一束光
这个夜晚，因为有保家灯光的照射
我便可安然抵达梦乡

匡山诗部落

因为诗刊社
因为天南海北的诗人
匡山多了一份光霞和迷恋
掬一缕茶香
轻轻摇曳一树酸枣的酸甜
女子诗社在锅碗瓢盆里轻吟
快板敲打诗人的脊梁
一声600多年前的琴音
呼唤以梦为马的笔
松针，扎疼匡顶日出的光晕

上匡山，因为章溢
也因为刘伯温的《苦斋记》
匡山的日出，透着一丝禅意
松庵的涛声，蕴蓄隐忍和大志

诗意榕城

文 / 邱文涵

折一只 冰心的纸船
在人间四月天的暖阳下
来到 诗的榕城
宁静的心 憧憬的心
和谐地跳动着
牛角梳 梳不尽
马鞍墙下的诗行
油纸伞 撑起
多少故事里的故事

一块块一块块青石板
把路 铺向哪里？
烟雨中 走进三山两塔的传说
白塔巍峨 青山灵秀
月光下的客船 荡开闽江水一片
无尽的怀想
蓝天为纸 历史的笔迹
将盛景灵古刹一点点染
书声琅琅 回响在文墨千年的风中

今夜
茉莉的倩影
把花香的弦歌弹拨
每一缕晨光下
古榕的新叶 奏起
青春的交响
海风年年 将福韵送入八闽大地
江涛日日 奔腾着千百年永不断的
诗脉文风

从《乡土中国》看乡村之变迁

——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有感之一

文 / 筠陈

最近，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乡村，我阅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两本书于20世纪40年代首次出版，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写了《重刊序言》，序中说道：“搞清楚我所谓的‘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据说，这两本是高校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必读的书目之一。

多遍阅读了这两本书，感佩费孝通先生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的乡土，展示出一幅20世纪40年代的乡村画卷。我从10岁开始，就开始接触农村，这种接触，在之后的几十年没有间断，因此，读起来特别有感同身受，这两本书，让我更加了解了乡土中国。

在阅读中，我又在思考，费孝通先生笔下所描述的乡土中国，经过近80年的变迁，社会的激荡，尤其是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伟大的新时代，从摆脱绝对贫困到乡村振兴，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巨变。笔者想通过阅读，对照费孝通先生对当时的农村的描绘，看看今天乡村发生了哪些变化，剖析当今“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城市出现“农民工”之后，农民逐渐地减少了对土地的依附。20世纪80年代，乡村企业的出现，一批农民从脱离企业进入企业，之后，随着民营企业的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改制，有一部分

农民走出了农村，进入了城市，开始务工城市。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有一部分农民在农忙时还回乡从事农业，他们的特点是到城里赚钱，回村盖房娶媳妇，于是，农村出现了“163899”现象，也就是青壮年基本进城了，农村留下了小孩、妇女和老人。到了第二代农民工，不仅男青壮年进了城，女青年也开始进城，也出现了老婆随着丈夫一同进城，于是出现了“留守儿童”现象，隔代抚养，人们将之概括为“6199”，也就是老人孩子留在乡村。再之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兴起，农民工进城，可以通过购买房产从而获得城市户口，实现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转变。在“农转非”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为农村人进城定居开辟了一条通道，一部分在城里务工的人不再赚钱回家盖房娶媳妇，而是在城里买房成家，还有一部分人走出乡村，不只是为别人打工，而是自己创业，事业逐渐做大，成为企业家，反之，他们又将乡村里的人带进企业。与在城市务工创业相较，依靠土地种植的收益大大小于他们在城里的务工收入，于是，土地撂荒现象出现，这种现象，在山区多是“山垅田”的乡村尤为明显。

计划经济时代，每个城市人口都有一本粮证，凭证购买粮食，人口从此地迁往彼地，不仅要迁移户籍，而且要办理粮证迁移，相对地，农村人口有农村户籍但是没有粮证，粮食由种田人自给自足。市场经济后，粮食放开了，市场可以直接购买粮食，结束了粮证时代，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度又进一步减少，他们可以与城市人口一样面向市场购买粮食，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尤其是一些粮食产量不高、粮食生产条件不好的乡村，进城务工远比在村

里守上一亩三分地来的收入高，于是，他们宁肯向市场购买食用的口粮而不再自己去种田。在一些乡村的商铺里，大米成为商品，逢年过节，那些已经在城里居住的村民返乡，小汽车的后备箱里会放上几袋的大米。农业税取消后，种粮人无须交纳种粮食的税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税赋没了，种粮人也无须为自己承包的土地交纳公粮，又更加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农民在谋生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样，以往靠农业来谋生、黏在土地上的人，迁移流动成了常态，世代定居守望土地的格局已经逐渐淡化。而且，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人口还会进一步向城镇集聚。

曾经我与一位已经在城里创业并小有成就的企业经营者聊天。我问他，你有几个孩子，他说，三个。我说，我猜想你老婆、孩子都是城市户口，你的户口还在农村。他笑了，说你猜得很准。其实，不是我猜得准，而是他必须做的选择。在城里购了房，安了家，只有把老婆、孩子户口落在了城市，才能更好地享受城市的公共资源，孩子才能按划片进入相应的学校，而他自己选择把户口留在乡村，便于守住他的田地，尽管他没有耕种而交给他的亲属耕种，而这块地，毕竟在他的名下。

二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钝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征候。费孝通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为‘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从这些文字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费先生的情感，他反对把不识字看成了“愚”。

在20世纪中叶前，中国贫瘠，教育不普及，农村人很少有人读得起书，上得起学，除了那些有钱人可以送孩子上私塾之外，很多农村孩子无书可读，成了不识字的农村人。有人分析说不识字是农

村人“愚”的根源，倡导文字下乡，让农民识字。

其实，在中国的乡村传统是崇尚读书的，是深谙读书之道的。我在屏南县的际头村读到这两副对联：“养生谷为宝，继世书留香”“四壁书声人静后，一簾花影月明初”。只是因为贫困，因为教育的不普及，贫穷百姓读不起书，上不起学。在旧中国，不只农村如此，城市也如此，即使在城市，有相当部分城市人读了小学就辍学。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各种职工夜校应运而生，从初中办到大专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在农村进行扫盲运动，让农民识字。笔者在宁德市蕉城的一个乡村，见到一本扫盲课本。对农民进行了扫盲运动，对孩子进行系统教育。20世纪七八十年代，山村可以说是村村有学校，学生人数少的，有单人校。一个老师教几个孩子，那个班叫复式班，就是不同年级的孩子在一个场地上上课，前10分钟给一年级孩子上课，后10分钟给二年级孩子上课，再后10分钟给三年级孩子上课。老师缺乏了，就聘请民办老师。读完三年级，孩子们就到较远的中心小学上课，有的带上粮食和家里腌制的咸菜住校，一周才回一趟家。

现在的农村家庭，家长们是非常重视孩子读书。他们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罗源中房镇的一个乡村，村里的一些女人在镇里租房做些小生意，目的只有一个，陪孩子读书。她们的丈夫要么在城里务工，要么在村里种田。

20世纪80年代前一个村庄如果有二个考上大专以上的就算是村里的喜事了。如今，一个村，有大专以上学生比比皆是。我去过永泰的大喜村，依山畔湖，非常的漂亮。村民告诉我，湖建起来之前，这个村只出过一个大专生，湖建起来之后，村里有100多个大专以上学生，博士也有好几个。我问他们，这湖什么时候建的，他们认真想了一下说，有40多年了吧。可以说，如今的乡村百姓，已经不再目不识丁。

有时，我进村购买当地的蔬菜，与村妇们讨价

还价，村妇们面带微笑地说ok（可以），说byby（再见）等英文简单语，这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乡村人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

信息社会改变了时空观，打开了乡村封闭之门，也改变了村民生活方式。如今的村民，手机成了他们交往的方式。前个时期，我去了屏南县四坪村。这个村有个长廊，长廊上摆着许多摊位，摊位上放着当地的土特产和矿泉水、玩具等，无人值守，摊边上张贴着一张二维码，需要购买者扫码付款后取货。第二天上午，在长廊上遇上上了年纪的大妈正在为她的摊位添货。这说明，乡村百姓用上了现代信息工具，他们渐渐地与时代接轨。

看如今的乡村，已经完全走出了20世纪那幅景象，“文字下乡”已成为过去。现代的乡村，是送科技下乡，送信息下乡，是人们走进乡村寻找乡愁，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的时代。

三

“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背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费孝通先生在这段论述中，很形象地讲述了乡村与土地的关系。中国的乡村为什么灿若星河般地点缀大地，守望田园（山村）、守望大海（渔村），乡村黏着土地，伴着大海，农耕时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

在20世纪的80年代，我去过政和县的杨源、澄源、镇前，这三个乡，处在政和县的高山处，当地人将它比喻成政和的“二五区”，有的外界人称它为政和的“西伯利亚”，总之，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古木参天，古村幽静，梯田接云，印象中当时有个村还是依靠小水电。我去的时候，天气已经寒冷，村民们提着火笼，或是围着火堆烤火聊天。在

这里，我见到上了年纪的“三寸金莲”老大娘，她们穿着绽青的长衫，头用茶油抹着油光，梳着发髻，一条黑色的头巾扎在额头上。我了解到当时这里很封闭，她们当中有些人一辈子没有进过县城，其中有个把人一辈子没有去乡政府所在地。有些村庄，确实还生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

这种封闭，首先源于地域的封闭，交通的封闭。还以政和杨源、澄源、镇前为例，从县城上三个乡村，当时已经有了公路，这路是沙土路，要走两个小时，从乡到村，大多数已经没有公路，有的是些机耕路，远的也需要几个小时，交通的不便，造成了地域的封闭。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大山困住了人们出走的脚步。我曾经见到过这样的两个村落，坐落于一条峡谷两侧，遥遥相对，喊话可以听到，可要从这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需要先下到谷底再拾阶上山，花费一个多小时。

这种封闭性还体现在语言上。福建按地域形成了五大语系。就是在不同县城，语言上也有区别，延平区有延平话，建瓯有建瓯话。即使在同一县城，乡与乡、村与村之间的语言也有略微差别。

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交通的改善，乡村撩开了神秘的“面纱”，让人惊艳，乡村不再封闭，村落不再孤寂，城与乡融成了一体，互动了起来。

如今政和县的杨源、澄源、镇前，高速公路直达，从乡村到县城，20分钟左右的车程，即使到省城，也只要两个小时多些的车程。分居峡谷两边的村庄，一座斜拉桥连起了两个村庄，从此村到彼村，不需要五分钟。

村村通公路，公路成网，乡村不再封闭，村里人走出大山，城里人走进村庄，互动中，他们看到了山外的世界，大量的农民走出去了，乡土社会不再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不是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的社会。

如歌的行板

文 / 黄招琴

生命有爱，于是不断有感伤的泪流成了岁月的歌。那么，就让我们在如歌的行板里歌唱自己，歌唱春天吧。

古典音乐史上最抒情的乐章莫过于《如歌的行板》。在我的心里，柴可夫斯基是音乐殿堂里最高处的神。

如果说《如歌的行板》是柴可夫斯基的名片，那柴可夫斯基又是俄罗斯的名片。他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是俄罗斯音乐的灵魂人物，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他的创作涉及19世纪几乎所有的音乐题材，在社会变革激荡的年代，以其无与伦比的天赋和才华，谱写出无数令世人为之感动和膜拜的音乐巨作：第四、五、六节（悲怆）交响曲，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黑桃皇后》，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第一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罗科主题变奏曲》、第一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纪念伟大的艺术家》、交响序曲《1812年》、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交响幻想曲《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意大利随想曲、弦乐小夜曲等等。

柴可夫斯基几乎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古典作曲家，他的作品流淌出的情感既热情奔放又细腻婉转，乐章抒情华丽又激情澎湃。他继承了俄国音乐发展的成就，又吸收了西欧音乐文化的精髓，他把高度的专业创作技巧和俄罗斯民族的音乐传统独创性地融合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熟悉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自己国度的经典。我不知道，在中国有多少柴可夫斯基的乐迷；但我知道，

中国的乐迷爱他有多么深切。小伙伴们亲切地称他老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份爱有增无减。

王蒙先生曾经这样描述他对柴可夫斯基的深情：“也许音乐都是抒情的，但是贝多芬的雍容华贵里包含着够多的理性和谐的光辉，莫扎特对于我来说则是青春的天籁，马勒在绝妙的神奇之中令我感到的是某种华美的陌生……只有柴可夫斯基，他抒的是我的情，他勾勒的是我的梦，他的酒使我如醍醐灌顶。他使我热爱生活热爱青春热爱文学。”这份深情与热爱，我心亦然。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纯粹的，如高山之巅的皑雪，如青春绽放的芳华，定格了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悲悯情怀，赋予他永恒的创作灵感。他认为任何艺术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美无处不在。我们唯有聆听，唯有无限靠近他的精神世界，才能理解他情动天下的悲怆。

对我来说，最让我倾倒的是《如歌的行板》，这是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里的第二乐章，这一乐章达到了惊世骇俗的艺术高度，因此，人们习惯于把它作为独立的作品来演奏和欣赏。如今，这部作品早已成了享誉世界的传世经典，也成了柴可夫斯基的代名词。

关于这部作品，有个动人的故事：1876年，鲁宾斯坦（俄罗斯作曲家、指挥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为大文豪托尔斯泰举行专场音乐会，托翁听到《如歌的行板》后，感动不已，潸然泪下。他说：“我已经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他

觉得能够聆听到这部作品，是他因他的文学著作而获得的最珍贵的奖赏。托翁的高度评价，表明了这位伟大的文豪对时代深刻的洞察力和对艺术非凡的感受力。音乐会之后，柴可夫斯基致信托翁：“我的音乐能够使您感动和着迷，我深感幸福和骄傲。”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一生中，我的作者的自尊心也许还从未曾得到如此的满足和感动，因为托尔斯泰坐在我身旁，他听到第一四重奏行板时，泪珠挂满了他的脸颊。”古人有云“欲取名琴弹，恨无知音赏”，托翁真不愧为柴可夫斯基的知音了。伟大的作品传递出人类共有的伟大情感，如歌行板，妙不可言。

俄罗斯广袤的土地、村庄和原野孕育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和音乐，也铺垫了俄罗斯的文化基调。从“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开始，俄罗斯音乐延续了农业文明下的乡村图景，与整个欧陆的音乐风格迥异，散发着土地、森林、木柴、干草的民间味道。《如歌的行板》正是源自这片土地上最美的民歌作品。

1869年夏天，29岁的柴可夫斯基旅居乌克兰基辅附近他妹妹的卡明卡庄园，偶然听见窗外泥水匠唱出一支动人的俄罗斯民歌——《夜歌》（又名《万尼亚坐在沙发上》），他以超凡的敏感，捕捉并记录下民歌的曲调和歌词，并配上和声。1871年，在他创作《第一弦乐四重奏》这首伟大的室内乐作品时，这首民歌作为第二乐章的主题，成了他所有行板中最动人的旋律。

行板（Andante）是音乐术语，指稍缓的速度而含有优雅的情绪，出自意大利语，原意是行路，通译为行板，这个“行”是徐步而行的速度，行板如歌，意思是稍缓的速度像是在唱歌。“如歌”与“行板”这两个汉语语词的幽美与诗性，契合了我对于文字的唯美写意。这是除了音乐本身之外，我深爱它的又一个理由。

《如歌的行板》是柴可夫斯基把声音、技巧、

情感完美融为一体的伟大杰作。它是深沉的大地恋歌，仿佛是从远古、从土地深处传来的声音，带着泥土野花树木芳香的味道，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情感力量。整部作品的旋律流畅、优美、高贵、纯净，抒发的心灵创痛令人震撼。真正热爱的人听到这些声音，内心涌动的不啻是感动与眼泪。我每次聆听都像走入自己乃至所有生命的悲欢旅程，那来自灵魂深处的悲怆旋律，大提琴和小提琴的相互应答，仿佛人类与时空的遥远对话；两次突然的休止，像不可预测的灾难带给心灵的暴击；强烈的戏剧冲突表现出人类内心的失衡、克制和压抑，以及无法控制的泪水和倾吐不尽的郁结之情。乐章的最后，两个明净的和弦，平和地在梦幻般的音乐声中结束，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和希望，让我们忘了来时路上的风雨飘摇，在如歌的行板中，温柔抵达梦想中的光明与重生。

本是最美人间四月天，令人心痛的是，2020年新冠疫情却四处蔓延，每天都有许多美好的生命悄然离开这个世界。在至暗时刻，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验到人类共同命运的集体意识和悲悯情怀。音乐，是关于时间的艺术。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柴可夫斯基就在这部伟大的作品里，用音符为世人完美诠释了苦难与挽救的紧张关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尘世中人类命运的悲怆与凄恻以及对欢乐与美好的无限神往。今天，再听《如歌的行板》，或许，我们对于人生的苦难与欢愉，会有更好的答案。

生命实苦，浮生若梦，但还是有了那么迷人、那么刻骨、那么哀伤，却又是那么光明的《如歌的行板》，让我相信，漫漫来路，依然可以繁花似锦。

《如歌的行板》陪伴我度过了生命中很多苦涩的时光，此文致敬柴可夫斯基，表达我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热爱之情，因为这份爱，我走近了更加多元深远的音乐世界，我的生命从此多了一份解药。

（注：本文写于2020年4月）

幻想的江南与印象的福州

文 / 朱威名

我对江南有一种执着的憧憬，最早应是源于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及《钱塘湖春行》“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的自然风景历来受人赞叹，为其裹上了一层浓厚的文化面纱。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提到江南总容易想到美景美女，谢朓有诗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李白也写过“美人出南国，灼灼芙蓉姿”，婀娜多姿的江南女子形象常常浮现于诗人的笔尖。而诸如王维所写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等，令人感到江南的一切都是带有些许柔情的，又为江南的人文增添了内涵。江南美景育佳人，尤其令人神往。何况江南又出过许多文人墨客，鲁迅、郁达夫、茅盾、钱锺书……数不胜数，更使美丽的江南散发出浓郁的文艺气息。

山水风光美不胜收，人在其中的确会有所熏染。但往后来，一如“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也不过是一种对地域及人的刻板印象，江南也更多地成为一种人文概念而并非只是地理概念。江南成为一种意象，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构建起许多人的精神家园。我对文学产生向往的同时就产生了对江南的向往，尤其是杭州的西湖和一旁的雷峰塔。即使没去过，也在心中不断勾勒它的模样。

福州的景象，名气上虽不如江南，但在宜人宜居上却是不输。福州人是懂生活的，当地人总是藏着掖着，美好的山水田园都留给自家欣赏了。福州生态环境极好，公园也多，最为有名的便数西湖公园。郁达夫在福州时，写下《饮食男女在福州》《福

州的西湖》两篇散文。前一篇将福州当地的饮食与人情描写得灵动可爱，后一篇就专写福州的西湖：

“我初来时觉得她太渺小了，现在习熟了，却又觉她的楚楚可怜。”福州的公园其实多半如此——习惯之前并不觉得有多特别；往后才能醒悟，作为外人也能从中稍稍看出一点福州人对生活的理解了。

昨日偶然路过的黎明湖公园就是如此。入口处有对联曰：“非福人不能来福地，有龙脉才会有龙泉。”我是喜欢在公园散步的人，又不想错过有福之城的有福之地，便禁不住诱惑进去走走。暗红色的亭台连廊，飞檐翘角的楼阁屋顶，铺陈着的黛色雕花瓦片，虽不是楼阁迂回，却也有“廊腰缦回，檐牙高啄”，是典型的中式古典园林设计。还有一处得以改造的防空洞，不失其原功能的同时，又成为一处避暑休闲之地，其中偶尔还会有类似于“寻梦闽都”的展演，当真才是“别有洞天”。洞顶上红黄交错的灯笼有圆有方，洞内座上喝茶的人也有说有笑，其活泼可爱非同一般。公园里可见的多是老人，闲步或歇息，观鱼或品茗，休闲雅致，相对于喧嚣的闹市，也有桃花源“与外人间隔”之感。

正如向往江南一样，我对雨也有一种文化上的喜爱。一见到雨，脑海中便会浮现出境界高远、格调雅致的唐宋文人画。福州的雨其实正与我心中江南烟雨的模糊印象相合，但若长期生活在福州，实在容易因为过于潮湿而生出对雨的倦怠。尤其涉及一些诸如晾衣晒被的琐事，就往往忽视许多细微的感动。唯有闲人愿意在这样的时候听雨静坐，或者不妨偶尔撑起一把小伞去外面静观。细雨如丝，薄雾如烟，雨中观花，很是不同，在雨后则也能感知

到苏轼笔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小清新。并且路上的行人各自奔波忙碌，大多无心注意周遭变化，一把小伞就可以轻易将自己隐藏，正是可以放纵情感、任凭神情驰骋的好时机。

就像榕树的一年常青那样，榕城福州的气候一年四季也总是温和的。尤其三四月份，尽管多雨，却最适合外出游玩。早些时候偏冷，风也厉害，笨重的衣裳难免会限制些爱好自由的天性；晚些时候有梅雨季，又太热，毒辣的阳光对我这般皮肤嫩薄的人颇为不善。现在却不必担心这些。太阳是暖暖的，微微的风恨不得让每个闲人都尝到那花蜜的甜。是的，这时花已经开得不少了：樱花如云似霞，紫荆向阳而生，炮仗花不甘示弱垂枝红千层，这长满“流苏”的桃金娘，使我记起有一次深夜到湖边散心，蓦然回首，一树诡异的垂枝红千层映入眼帘，和地上掉落的木棉花配合着，先是一点火焰，再逐渐扩散开来，到最后仿佛整个世界都燃烧起来了。我回去后在日记中写道：“我看见满天的灰烬，由上而下地倾泻，如南方的雪一样，一经触碰则化为虚无。”

现在不是这样，万物万景都很温柔，令人忍不住要对着世界微笑，世界也如此回报。

这样，即使在校园的湖边漫步，也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好。黑天鹅是愿意亲近人的，修长的脖子并没有带来高傲的天性，却活泼得多。据说黑天鹅是一夫一妻制，大概要比人类深情，更令我亲近不少。而那些传奇中的鸟，我只见过池鹭，总是静静地站在留有一半浮出在水面的网上，一只与另一只之间远远相隔。我观察着它，它也观察着我。想起以前在湖边偶遇的一位老师，他与这些动物早已相熟成伴。他向我们“炫耀”如何模仿鸟的叫声、如何把鸟呼唤过来，我对此感到羡慕。

我这样想着，一切事物就都在眼前变得熟悉，在熟悉后又沦为陌生。如今看来，印象的福州要比幻想的江南可爱许多。我第一次到福州时是九月，

阳光毒辣，酷暑难耐，我又患有荨麻疹，受到外界这样的刺激便会浑身瘙痒难耐，极不适应。我此前以为相比于吴侬软语的轻声细语，重庆话听上去已经像是在吵架，没想到福州话听上去简直像是在挨骂。初到福州的印象便是如此不好，我那时萌生了许多消极的念头。况且对于一个新环境，我原抱有十分的期待，最终连同我当时的一些愿望，都一一落空。但幸运的是，那时喜欢读读老庄的我接受了眼下的一切，另一方面又仍是相信事在人为。因此，尽管时时也感到孤独，却也在一次次的闲心散步中得到了治愈，同时也渐渐发现了福州的美。

去年前年，我终于满足心愿去了杭州苏州，那里的确美如诗画，富有韵味。去苏州印象最深的只是评弹，如吴亮莹老师的《声声慢》。到杭州的那天下了暴雨，水上的积水没到了小腿，我全身湿透看上去，也狼狈不堪。我却很欣喜，淋到了江南的雨，颇有“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之感。更重要的是，我即将要见到心心念的西湖。而真当爬上雷峰塔眺望西湖时，却并不像事先预感的那样惊喜，唯有风很大很爽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失落。我无心再去欣赏西湖十景，后来也只草草地去了灵隐寺，为家里信佛信道的长辈祈福。

我本着对江南的崇高向往，在刚接触福州的那时，就常常将所见的它与幻想的江南对比，也曾经会产生已经身处江南的感觉。但现在我才明白，福州就是福州，江南也只是江南。我想起来张岱《西湖梦寻》的自序：“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再见到西湖，张岱失去的是对昔日热闹与繁华的追忆，回应他的是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沧桑。而我当时站在雷峰塔顶层眺望西湖半个下午，失去的却是一种宁静，是幻想的破灭，是印象的还原。这大概在情绪上也与张岱有所共鸣了吧。

菡萏微微 星野烁烁

——福建中华职业大学菡风文学社纪事

文 / 白 城

2013年的冬天，我在西藏林芝工作时，家父打来电话告诉我回迁新居途中不慎将我寄存在他那里的一箱资料遗失，我怅然不已，那可是我收存的大学时办菡风文学社的所有刊物和一些历史资料。援藏回来后碰见朱晓慧老师，谈及福建工程学院设立了人文学院，校史馆急需征集相关史料文献，问我有什么能捐的。想到那箱资料，心酸而无奈，答应再问问其他同学。此后便心心念念，向能联系上的社友打探刊物的下落。就在我觉得希望渺茫时，社友林瑞金发来几张图片，正是那几期社刊《星野》。他说是他班上同学、文学社成员张福明从家里找到的。在这暑气逼人的夏夜里，终于等来了这几本珍贵的社刊，我欣喜地小心翼翼地翻阅着这泛黄古旧的扉页，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似乎隐隐闻到当年发刊时的油墨清香，时空遥远，仿若昨日，内心激荡而不眠，青春的记忆犹如瀑流般重现。

一

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文艺与激情的年代，是文学崇拜和文学影响力盛况空前的年代，是开放、美好而又值得回味的年代。

1987年的秋天，行伍出身的父亲兴冲冲拎着我的生活用品带着懵懂的我前往坐落在福州鼓山脚下的高校报到，开启人生新的旅程——即将到来的大

学生涯。记得从茶亭公园乘7路公交车经过十几个站台就到了福马路浦东站，下车往回走左拐，沿着稻田边一条笔直的土路一直往前走，远远便能看见在绿树掩映下的校门了。门口竖着一块白色木牌，上方红色图案是个大圆圈里面套着上小下大中间断开的类似8字形象交集的两个小圈，圈下是当时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委、名誉校长费孝通题写的校名“福建中华职业大学”八个大字，遒劲有力。

这是一所经教育部批准的、福建中华职教社和省机械厅联合创办的高等专科学校，后来经过和福建高级工业专门学校（福建机电学校）及福建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先后合并，升格成为福建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福建理工大学的前身，相关的学科专业成为福工重要的组成部分。红色图案是中华职教社的社徽，外环图形代表大脑，环内图形代表双手，含义是“双手万能，手脑并用”，传递出一种知行合一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应用型人才的建校理念。

校园和福州市农科所比邻，由三大区域组成：教工区、教学楼和学生公寓区（内设食堂、阅览大厅），呈一字形摆开。记忆中主楼是五层半浅蓝色教学大楼，半层是梯形教室，楼上走廊外悬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四块红色黑体字（后改为“敬业乐群”），背后有两间小屋和一个废弃的食

堂；校门口右边是教工区，左拐过了小桥就是学生公寓。

一条蜿蜒清澈的河渠环绕在校区的围墙外，河塘里鸭子们悠闲而自在，夏日里迎风的荷叶轻轻摇曳，卷舒开合，菡萏微微颤动，再往后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菜地，还有飘散于初夏黄昏的茉莉花香，满眼阡陌纵横，房舍零星错落，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

虽然建校时间短，同学们的求知欲却非常浓厚，文娱活动也如火如荼。晚间教室里的灯是亮的，可以看到许多伏案学习的身影；阅览大厅坐满了看书的学生，架上期刊常常被借空；各种文化思潮激荡着人们的思想和审美之堤，北岛、舒婷、顾城朦胧诗等文学书籍报刊频频出现在学生的案头；罗大佑、姜育恒、崔健、周华健、王杰、孟庭苇的歌声时常在校园中飘扬，学生们业余练书法学摄影、吹笛子弹吉他、滑旱冰看电影、办周末舞会等课余活动热火朝天且丰富多彩。校广播站、通讯站、文学社、书法协会、校卫队、学生公寓和食堂都由校团委、学生会学生自我管理，定期举办演讲比赛、书法展览、征文比赛、十佳歌手赛和晚会、运动会。

在校的第一学期，适逢学校举办征文书法比赛。初次参赛的我，散文《问朝霞》获校团委、菡风文学社举办的诗歌、散文大奖赛第二名，《在这个季节里》获校学生会征文一等奖；后来参加校庆三周年书法比赛获硬笔书法一等奖，参加省直机关“五四校园文化”活动征文书法比赛、大学生书法展也获得大奖；第一学期末荣获校年度“三好学生”。班主任万美琴老师在毕业留言册上写道“我忘了，三年来你的奖状和奖学金没完没了”。所有这些，都有赖于母校生动而多彩的文化土壤给予的滋养。第二学期，我有幸被推荐到校团委参与宣传部工作。彼时，即将毕业的86届文秘班、菡风文学社第一届社长王纯找到我，希望我出任文学社第二届社长，接力把《星野》刊物办下去。

二

那个年代，青年学子的心中只有深切的憧憬和向往，就像1988年台湾歌手高明骏在《年轻的喝彩》里唱的那样“年轻的心 / 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 / 年轻的你 / 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沉着有力，热血沸腾。

大学生涯是一段如歌的岁月，缓缓地流淌过生命之河，也曾欢愉也曾忧伤也曾奋发也曾骄傲。对于学习和生活的校园我们总怀有一种特殊的深沉的依恋，那肃静的阅览厅、沸扬的运动场；那坦诚的夜话，同窗的情谊……都值得我们——不论是初进校门时慌张和激动中夹杂着自豪的新生还是貌似睿智的老生奋笔一书，都是在编织青春的梦想，在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契诃夫说，狗有大小，可是小狗不应当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灰意懒。大狗小狗都要叫，就用上帝给他们的声音叫好了。

这个由在校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的文学社团——菡风文学社，如一朵静静的菡萏在晓风中绽放。她受到当时校政文系朱晓慧、万美琴、林晶老师，校团委书记赵建敏等一批在校老师和福建师范大学朱以撒等外聘老师的提携与重视，得到校政文系、团委和学生会的大力支持，老师们积极站台，先后担任刊物的指导老师、顾问，为刊物写点评题写刊名。

文学社虽说挂靠在教工区办公楼一层团委办公室，但那个年代也没什么专门经费，热心的文学社同仁东拼西凑点钱，移交给我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木质小方章。在这种窘况下，我对王纯的邀请有些犹豫，也觉得自身基础差恐难服众。在民主表决的当天下午，有位同学提出应选文学功底扎实诗歌散文杂文掌握全面的人来担任。此时88届文秘班的陈皓同学站出来，说选社长重在管理水平与文学社今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比写作能力谁最强。次日，在教学楼背后废弃的食堂里，王纯和我们20多

人召开文学社第二届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郑重宣布了选举结果和下一步出刊打算，我还是被推到了社长的岗位上。感受到大家殷切的厚望，为了丰富自己在诗歌方面的素养，我当时特地买了《论诗》《诗歌创作咨询手册》《中国现代朦胧诗赏析》《当代大学生抒情诗精选》等书籍报刊学习，找来泰戈尔、普希金的诗集来读，也尝试写了《赤尾鸟》《读你》等几首朦胧诗，但终究没能“愁”下去。王纯在实习期间和毕业后依然同我们保持联系，不过他最关心还是文学社活动情况，写信询问商量举办讲座出版刊物有关事宜。师兄在信中说：“……可以先与陈皓、玉联、军佩等社友协商讨论，重要的是推出新一期社刊。至于请老师搞讲座之事，我与立杰联系后回话给你们……又，第四期刊物能否确立几个主题……”昨日殷殷之语，言犹在耳。

出刊物是最能体现办文学社成果的，其次是交流研讨和对外联谊。但涉及发展社员、确定主题、征集稿件、设置栏目是一件琐碎而繁杂的事。新生来报到时要到学生科去了解或发动各班级宣传员推荐人员，稿件不足时，还得采用非社员文友的“社外作品”，请已毕业的社友赐稿、兄弟社团友情客串一下才行。稿件收集齐了，利用周末时间几位编委在校阅览大厅先讨论、初筛、修改再打印成样稿（早先是一笔一画刻字誊写油印的），请美工设计封面配上插图，加下前言按语，然后请指导老师审定、写编后语进行点评综述，最终自己和美工蹲在教工区围墙边的校办印刷厂配合做工的莆田老乡阿鹏一起动手制版铅印成正度16开油印本子，每期印100份。看着大家的辛苦和努力在简陋的作坊里化作一本本飘着墨香的文字，成就感油然而生。也由衷地感谢当时的厂长金杰师兄，知道我们经费拮据，印刷费也就象征性收一点。

在我接手一年半里总共出了第3、4、5三期《星

野》。我毕业之后，黄军佩、陈潼等人相继接过“菡风文学社”木头章，继续书写新的篇章。这个曾安放青年文艺学子心灵的社团，这朵菡萏之花，永远开放在我们的心头。星河如此灿烂，你我都曾是那颗灼灼之星。

三

友谊需要沟通，文化更重交流。文学社在对外联谊方面，每期均与省机电学校、漳州大学等兄弟院校社团交换刊物，相互探讨点评。活动比较出彩的要算1989年11月与兄弟校省机电学校《机电之友》编辑部共同举办的“首届书法、征文作品联展”。新成立的校书法协会鼎力参与。这是一次成功的校际交流合作，得到两校领导大力支持，成立了以朱晓慧、何国锦老师为顾问，由校团委、政文系和学生会宣传部、学习部、文学社和省机电学校编辑部、好望角诗社组成筹委会和评委机构，校卫队、学生会公寓部无偿提供场地和用餐支持。全体编辑人员精心评改、组稿，努力在稿件质量上和评选公正性上让大家都感到满意，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20名，其中一等奖两名，分别是机电学校林昌的《霞晖》和我校张福明的《走过冬日》。活动结束后我们出了一期增刊《首届征文联展获奖作品集》，封面由朱以撒老师题写，首次采用三色套印。

岁月长河浪花点点，时代记忆过眼星云。泰戈尔说：“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人这一生，各个阶段会遇见不同的优秀者见证不同的美景。书写成长中纯真的友情，留下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当我们再回首时，你会觉得那是多么令人骄傲的青春啊，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值得用一生去珍藏的闪亮的日子啊！

不悔少作

——谢冕在1947—1949（福州）

文 / 刘登翰



——

谢冕说，他一生只做一件事。这一件事，辉煌了谢冕的一生。

不久前，我偶然翻到1959年和谢冕、任彦芳（谢冕同班同学，诗人，现居美国）的一张合影，照片背后有“谢诗任题”的四句诗：

爱诗如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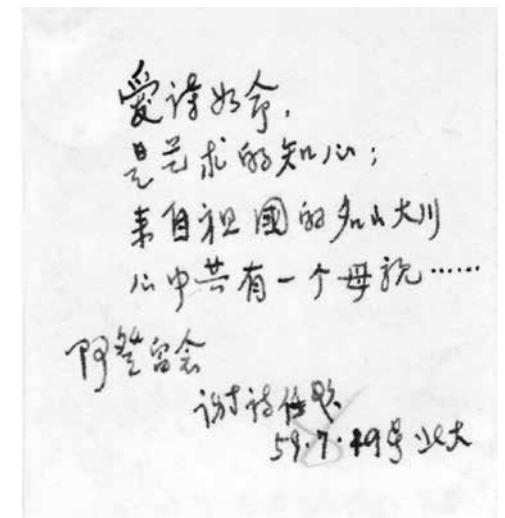
是艺术的知心

来自祖国的名山大川

心中共有一个母亲……

谢冕如今已是九秩诗翁。回望当年，六十多载岁月飘然逝去。在中国诗坛上，无论阳光绚丽，也无论风雨凄戚，他都无负当年志言，以诗为志业，视诗如生命。

我最近重读了谢冕少年时代的习作，这些带着早熟的浪漫和愤激的不平留下的文字，当然不能与谢冕后来的皇皇巨著相比。但大江大河都是从最初



的涓涓细流出发，高天大树也都从芊芊幼苗长成。翻读这些稍显生涩的中学时代的习作，我想探究的是，当细流还未汇成长河、幼苗尚未长成大树时，它最初的开始曾经预示过什么吗？或者说，谢冕最初的这段早熟人生和他少年时代孜孜不倦的写作尝试，带给他后来的文学人生什么影响？

二

1945年9月，谢冕考入福州私立三一中学读初一。谢冕自注：“这是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大学的姐妹校。”是一所无论师资还是设备都很好的教会学校。

1947年9月，谢冕升入初三，开始收藏自己的作文和课外习作；至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谢冕刚读完高一，就结束自己的中学时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在福州的最后一篇文章《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发表于1949年9月16日的闽星日

报副刊，此时，他已随军南下。从初三到高一，两年间其收藏的习作共有204篇，主要是诗、散文诗和少量短散文。

这些作品，最初多是课堂作文，间有一些课外习作；之后（特别是高一以后），便更多是自己选题的习作，广泛涉及社会、人生的各种体验，一部分在报纸副刊正式发表。仅从1948年11月25日在福州《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公园之秋》，至1949年8月29日离校入伍，九个月内共在福州的《中央日报》《星闻日报》《三民日报》《福建时报》《天闻报》《劲报》等副刊上，发表诗、散文诗、短散文共47篇。他曾将初三时期的习作编为诗集《归途》，高一时的作品（作者自注：自1948年10月至1949年5月）编为《诗总集》，分八卷：一、怀（长诗）；二、探索集（收诗文30篇）；三、呻吟集（收诗30首）；四、萌芽集（收诗10首）；五、迷途集（收诗15首）；六、寒夜的歌（收诗10首）；七、轮轴（收诗10首）；八、人民之歌（收诗6首）。

仅从这些篇目，让我们约略能够窥见，作者当时内心的诗绪历程和关注的世界。

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两年间有这样的收获，其写作之勤奋，可以想见。

三

谢冕不改一字地“原稿照录”，在他80岁后（2012年）出版的十二卷“编年文集”的首卷中，收入他中学时代（初三到高一）的全部习作，为此他曾坦言“不悔少作”。然而，在书稿的校阅过程中，他又几度为某些习作的“幼稚可笑”而动摇过。既言“不悔”又深感“羞惭”，为何最终还是一字不改、一篇不落地全部保留在文集中呢？

每个人都少年过，每个人都从幼稚走来。幼稚的另一面是纯真，这是幼稚的可爱处；幼稚的下程是成熟，这也是幼稚的珍贵处。阅读这些作

品，让我们回到当年的那个少年心怀，当年的那些历史场景。对于作者，这其实无关悔或不悔。这是谢冕文学生命的一部分，是他文学人生的开始。它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是谢冕自己。它保存了谢冕在那个特定年纪、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学记忆，是全面悉知谢冕的必需。

谢冕是幸运的，他就读于一所知名的教会中学。虽然未必每个教会学校的学生都是基督信徒，但环境濡染，教会的博爱精神弥漫学园，也必然在少年谢冕心中留下痕迹。它倡扬爱众生，也爱万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这对一个开始感知生活、热爱文学的少年，极为珍贵。谢冕初中时期的习作，多以自然为对象。他写花、写蝉、写江涛、写绿野……它培育了少年谢冕对大自然的敏感，这份馈赠，一直延续到今天。初三，他与同学合办的壁报就叫《墙角的花朵》，引冰心《春水》的三句小诗，为它写了《发刊词》：“这是一块自由的国土，丛长着许多春天的孩子们，有蒲公英，有紫罗兰，有牵牛花，有野兰，也有狗尾草……春来了，春在哪里？春在牵牛花的花瓣上，春在狗尾草的尾巴上。春天融合在大自然中，春天在它们的胸脯上，春天的气息是多么芳香啊！”

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早年冰心的影子。

这时的谢冕是快乐的，纯真的，自信的。

然而谢冕又是不幸的。才入小学，就逢战乱。父亲失业，姐姐出嫁，两个哥哥为谋生远行他乡，而自己，连学费都交不起……一个安和温馨的家庭，骤然坠入底层。当他觑着脸四处求借才换来一张“上课证”时，他说：“这血泪浸透的一张纸，我真该向它痛哭了！”（见初三作文《自传》《又到开学的时候》）。人世的艰难，社会的不平，他由自身经历的羞辱联想到社会大众普受的欺凌，过早成熟了一个十六岁少年的心。他变得敏感，变得愤怒，他面对眼前风景的心态也变了：

“枫叶红似火，我不想做一首华丽的赞美诗。

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难大众的血迹。他们，这批可怜的献祭者的羔羊，被宰割了，被侮辱了，被杀害了，在黎明未降临之前，他们被黑夜之魔攫夺去了。血，斑斑地染在枫树叶子上。”（1948年11月《公园之秋》）

此时的谢冕，是愤恨，是不平，是抗争！

他关切的世界不再是纯粹的美，他更多感受到的是美的意象背后的丑，是现实的肮脏和罪恶。他写乡村《薄暮的悲哀》：“血腥混合着一阵微风卷入山坳中去了”；他《控诉》：“官僚与商贾串演的双簧”；他谴责《你们的世界》：“榨干了人民的血脂 / 来充实你们发光的脑袋”……

最初的浪漫给予了他对美的敏感，而冷峻的现实却教会他思想的敏锐。

对于教会教育，他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从质疑、讽喻到批判：“那些上帝的信徒们，惯爱说些缥缈玄虚的‘神’，在反帝反封建达到高潮的今天，他们竟然如此大胆地大谈唯心论，真是时代的反动者。所以我以为应当彻底破除宗教的观念，20世纪的主宰者应当是‘人民’而不是虚无的‘神’‘上帝’。”（《书斋散记》1949年4月）

谢冕从一个浪漫的唯美主义者，很快变成一个现实的批判者和抗争者。从初三到高一，这是谢冕思想和诗风急剧变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校园里的国文课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广泛的阅读不仅让他触及社会深处，也让他感受艺术风格多元的绚丽。从他习作中的片言只语，我们知道，他不仅读屈原、读李白、读杜甫，还翻译课本上的英国诗歌，阅读过不一定全能读懂的艾略特，“从仅有的少量零用钱”，他订阅了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诗创造》和继后的《中国新诗》，他“买来了诗人辛笛的《手掌集》”，评介了“九叶”派诗人唐湜的诗，引杭约赫（曹辛之）的诗句入自己的诗中，借臧克家的诗《自由》作为自己习作《自叙》的结尾……这个时期在国统区最活跃的诗人，都进入他的视野。他努力想要从“学校”这个狭小的空间挣脱出来，寻找更大的世界，更广阔的艺术天地。当生活迫使他从浪漫走向现实，他并不满足于仅仅直接地控诉和告白。他用象征，用隐喻，用意象，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他向往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艺术方式。当他从后来被称为“九叶”派的诗人们身上，找到自己的追求时，他引为同道，视为知音。20世纪80年代，我和洪子诚合作撰写《中国当代新诗史》时，曾向他借阅过他精心装订、珍藏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合订本，他对这些四十年前陪他一路走来的诗集的钟爱和珍惜，让我深深感动。

这种对诗歌时代精神和多元艺术的追求，可以从他1949年4月发表在《三民日报》上的一篇随笔《诗的闲话》得到印证。这是谢冕关于诗歌理论的第一篇短文，也是最早一篇谈及自己诗歌观念的文章。他引用了梁宗岱、李广田、刘西渭、艾略特等诗坛前辈的诗论，来阐明自己的诗歌信仰。他认为：“一首诗应该是一件艺术品”，“诗中的情感是诗人的情感，诗中的灵魂是诗人的灵魂”，“诗应该在现实中‘生根’，在生活里‘生根’”，“一首诗的完成应当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凭空‘造’或‘添’出来的”，“一首词句鲜丽而没有‘生命’的诗，等于一个浓妆艳饰的卖淫的妓女”，“让诗人先是人，先是一个寻常的人”，“诗人是两重观察者，他的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诗人应该说出人民所欲说的话”，“诗人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头”……这是谢冕对诗的认识，虽然许多话都来自诗坛前辈，但这是他对诗的选择，在他刚刚开始学习写诗时就确立的观念和信仰。岁月匆匆逝去，如今步入鲐背之年的谢冕，他七十余载的诗歌人生，无论再大的跌宕、再多的诱惑，他都未曾违背这个最初确立的诗的观念和信仰。

这是少年谢冕的成长，是他进入社会和走向文学之前的准备，一个超乎他当时年纪却又预示着未

来无限可能的思想和艺术的准备。

四

1949年5月，谢冕仿佛有所预感似的把自己这一年的习作汇编成集，以《诗总集》名之，下分八辑。第八辑为《人民之歌》，收诗六首：《悼——祭“四·一二”死难同学》（1949年4月12日）、《人民的歌》（1949年4月22日）、《信》（1949年5月1日）、《行列》（1949年5月）、《不要消极，屈原》（1949年5月5日）、《诗一章》（1949年5月），都是四五月间的创作。谢冕后来在这一辑诗的自注中说：“这册诗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949年5月之后，国内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当时上海已告解放，福州正忙于‘应变’。这是作者在三一中学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高中一年级下学期），也是作者中学阶段的‘结束’。1949年8月29日，作者参军，开始了艰难的军旅生涯。”

此时谢冕依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作品，从这一年4月至7月，他一共写了28篇作品，发表18篇，唯独编入“人民之歌”的这六首诗，一首也没发表。这里藏着什么秘密或者他在等待什么呢？

还是让他的作品来解密吧！

在《信》里，他写道“有人从远方寄来一封信 / 他说那边的农田都已下种 / 他说那边的士兵不取民物 / 他说那边的学生不闹学潮 / 他说那边的工厂不再罢工 / 他说那边的教师都安心教书 / 他说那边的人都有饭吃……他说那边的人民都欢乐 / 他说那边的人民都唱歌”。1948年，在上海学生运动中流传着一首歌，后来唱遍中国广大尚未获得解放的地区，从偷偷地唱到悄悄地唱到大声地唱：《山那边哟好地方！》谢冕诗里的“那边”，就是歌里的“那边”。

我不知道学生时代的谢冕，是怎样接受影响而向往解放区、向往革命的。不过在那个年代，这是青年学生普遍的思潮。他的同班同学张炯，已经回

到家乡闽东，当了一支游击队的政委。谢冕向往革命可能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更可能受启于自己的社会体验和创作实践。如果说，最初谢冕诗歌中的爱憎和不平，主要来自切身对社会的感受和批判；那么，此时谢冕，已经有了明显的政治意识和斗争指向。他在《人民的歌》中，叠句式地提到“东北神秘的丛林里”“黄河两岸的麦田里”“驼铃叮当的戈壁大沙漠”“扬子江北岸的贫瘠的土地”，跃起了被“兽蹄践踏”“饥饿迫害”“黑暗吞噬”的人民，挣脱锁链和镣铐，“结成一道铁的洪流 / 高擎起血的旗帜”，刺向“那些可耻的帝国主义的尾巴们”“那些剥削人民的官僚们”“那些法西斯强盗们”“那些可怜的怯懦的傀儡们”“那些虎狼似的黑色流氓们”，他以巨大的热情呼唤这个“奴隶翻身的世纪”的到来：

血红的斗争的大纛
浩大的解放的队伍
似一道钢铁的洪流
涌向江南冰封的土地
涌向江南腥膻的土地

北方解放了的土地和冰封的江南，这是他诗中的“那边”和“这边”，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直接呼唤和歌颂解放战争的有着鲜明政治倾向的诗句，在王朝末日淫威尚在的环境下，当然无法发表，但它记载了历史转折关头，谢冕的思想和情绪，是谢冕成长的见证。

他在呼唤，他也在等待。

两个月之后，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当天晚上，他满怀激情写了一首篇幅稍长的诗：《向阳光拥抱——写在福州解放日》，欢呼“一个美丽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远景 / 已在向着他们招手”。

8月29日，福州解放的第12天，谢冕结束他的学生时代，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随即挥别福州，随大军南下。

谢冕的诗歌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以志为鉴，人人皆做禁毒者

——读《厦门禁毒志》

文 / 钟兆云



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垂鉴未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2021年以来，在厦门市委市政府关心、市公安局和市委党史方志室等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厦门大学陈玲教授带领其博士生团队历经两年时间的编纂，终于让第一部记载厦门市禁毒事业发展历史的专志《厦门禁毒志》问世。这诚然是厦门禁毒事业的一件大事，对于厦门禁毒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其纂成，既是对文化传统的承继，也是对时代大业的关切。

厦门是中国著名侨乡，也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经济特区和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还是闻名世界的海上花园城市。新中国成立以来，厦门给外界最美好的印记之一，就是干净、清新，而卓有成效的禁毒工作，为厦门美好的生活品质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因其特殊的历史人文地理，容易让人对其禁毒工作产生丰富联想，这本行业志想来恰能回应这份关注。

厦门禁毒，源远流长。民族英雄林则徐可以说正是由厦门的履职经历，而走上禁毒之路，进而成为世界禁毒先驱的。清嘉庆十一年（1806），22岁的林则徐受任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的书记，那时厦门的鸦片走私问题已相当严重，让林则徐初步认识鸦片对中华民族之危害，禁毒意识由此萌芽。虽然早在清雍正七年（1729），清廷就颁布了禁烟令，中国不是世界

最早开始诏令禁毒的国家，但过了百年后才由林则徐戴上“中国禁毒第一人”之冕，可见禁毒之难、死灰复燃之快、荼毒生灵之巨。清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就禁烟之事上奏举棋不定的道光皇帝，尖锐指出：鸦片流毒天下，“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继而受命于危难之际，以虎门销烟的壮举，义无反顾地拉开了近代中国禁烟的序幕。鸦片战争固然是中国近代史“百年屈辱”的开端，但中国人毅然决然地向强盗般推销毒品的西方霸权说“不”，为摆脱毒品不惜迎战，却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新崛起的一段历史。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控制毒品最好的国家之一，“铭记历史，珍爱生命”是中国向世界宣告坚决抵制毒品、坚决保护人民健康的决心。

林则徐的厦门任事，成了厦门禁毒史志上值得歌咏的大事，也让厦门的禁毒历史一开篇就沾染上了英雄的气息。这本《厦门禁毒志》记录的虽是1915年至今110年来的实践活动，却已足够让人深刻认识禁毒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禁毒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发表重要讲话。厦门市公安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决策部署，工作中主要采取了设置专业禁毒机构、加强合成毒品教育宣传、消除毒品来源、做好戒毒康复工作、明确社会分工与禁毒服务原则、创新禁毒立法、参与禁毒国际（地区）合作等措施，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厦门市民身心健康，维护厦门的社会秩序。该行业志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翔实的资料，记述了默默无闻的厦门禁毒人，在这片生息的土地上，厉行禁毒，彰显英雄本色，无畏艰险，尽显忠诚担当。他们筑防线、守净土，扎实推进“飓风肃毒”，全力走好新时代禁毒工作“赶考”之路，奋力书写

厦门禁毒争先进位的新篇章。

如果说，禁毒工作者的职责是希望社会烟消火灭，“玉宇澄清万里埃”；那么，史志编纂者的使命和担当，就是存史、资政、育人，借志书的编写、出版、宣传，不致让过往散失为灰烬，更希冀今人后世能以志为鉴，远离毒品，洁身自爱，纤尘不染。

该志计十章二十万字，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记述重点人物和事件，展示禁毒成果。所记虽限于厦门，却也能为各地政府提供宝贵的治理经验和执政智慧，尤其是厦门参与国际禁毒合作的实践经验及合作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书读罢，在让我们了解一地之禁毒历史全貌时，还可由此及彼了解其他地方，助力我们多总结出一些经验，多探索出一些规律。

编史修志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自明嘉靖《山西通志》刊印以来，学者杨宗气序中金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不胫而走，至今仍发人深省，其言“治郡国”，于今来说是指地方理政。清代高看史志之效的山西沁州知州汪宗鲁曾云：“治之有民志，犹医者之有方。”在我看来，《厦门禁毒志》对我们进行传统禁毒教育、研究禁毒方法、制定地方禁毒条例，也将是不无裨益之“方”。希望广大禁毒工作者、禁毒志愿者以及关心、支持禁毒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认真研究并运用它，在未来的工作实践中不断补充、完善和续纂。

林则徐当年受命担任钦差大臣赴广东禁毒时，曾斩钉截铁明志：“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当今世界，毒品已远非鸦片一端，所幸禁毒英雄也层出不穷，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今后的今后，我们仍希望再多一些像林则徐这样“斩钉截铁”的明志者，更希望人人成为禁毒者，锲而不舍众志成城地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守护出一方净土。

配角形象的夺目精彩

——评杨少衡小说《天有不测》

文 / 简清枝

善于设置众多看似不起眼，却又独具匠心的映衬点，是杨少衡官场小说的巧妙之处。本文将就其新近创作的中篇小说《天有不测》中郭蕾这一角色为例，分析配角的成功塑造对小说的强力支撑。

一、郭蕾的角色分析

小说的基本要素是人物塑造、情节冲突，官场小说的基本要素是公平正义与人性阴暗的较量。杨少衡官场小说《天有不测》是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湖南文学》2023年第11期，刚刚面世就受到文坛强烈关注，随即被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小说选刊》以显著位置转载，并在中国作家网节选刊出，印证了杨少衡的这部作品跟他以往的小说一样，在文学界有着极强的传播力，备受欢迎。深入品读和分析，便发现这部中篇小说郭蕾这一角色的人物形象塑造极为传神，让人惊叹作者的精心营造。中篇小说足够让作者设置多个角色，承载作者在叙述与表达过程中所需要融入的主题阐释和价值指向。

在《天有不测》中，从故事叙述中人物重要性的角度，依次分别是：葛云步、陈其宗、郭蕾、赵式霖、江裕、吴胜。葛云步作为核心人物，自然承载了这样的作用。但是，作为次要角色，郭蕾的塑造，无疑是非常出彩，非常成功的，主要体现为：

1. 普通人的坚韧。在文艺作品里，坚韧不拔、勤劳勇敢、善良宽厚等品性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太多的人物在文艺作品里具备了这样的特征。但是，塑造出一个别具一格的坚韧者的形象，却是最考验一个作家功力的。在《天有不测》里，杨少衡却是

信手拈来，并且成功地塑造了郭蕾作为普通人的坚韧。郭蕾最初的时候是一名家庭妇女，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燃气公司，本来可以风平浪静过完一生。但是，她在平凡中暗藏不凡，“为人低调，工作负责，与人为善，能自我约束，还能吃苦，不服输”，这样的描写还处于一般化，然而，作者是善于塑造人物形象的，紧接着，郭蕾的非凡之处就出场了：“曾经有一次全市燃气安全大宣传大检查，她一连加班两星期，当时她的女儿还很小，家里没有帮手，她把孩子背上，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我称‘母女质检小组’”。这样的描写，让郭蕾对工作的非凡投入跃然纸上，也正是这样独树一帜的刻画，彰显了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卓越能力。

2. 命运选择的清醒。她从一名家庭妇女起步，受命担任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随后旋即升任旧港乡乡长。在此过程中，郭蕾面对众人眼里求之不得的机会，最初是从家庭的角度考虑，采取拒绝提拔的态度，随后又从想着干一番事业的角度考虑，抓住展示才干的机会，主动请缨。作家关于设置人物的鲜活个性，就在于此，小冲突、小起伏的设置，让情节在意外中往返回还，因而有了跌宕感，从而更加充分地展示了一个普通人面对人生选择时的真实反映，让我们对小说中的郭蕾倍感亲切。

3. 困境中的真性情。喜怒哀乐是小说里不可或缺的情境氛围，如同生活里的空气和水一样无所不在。但是，在《天有不测》里，郭蕾的哭是被作者赋予了特殊价值而备受关注。在小说里，我们读到的是一种哭出来的真实，让郭蕾成了一个特别引人

注目的角色。郭蕾刚刚被提拔就任，马上就遇到了工作中被领导干部们视为寻常事，而她却是无法解决的困难，郭蕾被群众当场骂哭，她不仅在做群众工作的现场哭，回到乡政府宿舍里还哭，甚至还能哭到不吃饭，这让一个初涉官场的女干部最具个性化形象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示，她的哭因而成为一个典故，时常被上级领导提起来。这是一个极其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这一角色从这部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女干部形象的传神之作。

4. 心理危机。郭蕾买官在小说里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一个情节。买官卖官是官场小说中最为常见的情节，作为当下我国著名的官场小说家，杨少衡从最寻常之处写不寻常的情节，这也一个优秀作家的过人之处。随着小说不断往纵深推进，作家花了大量笔墨，无论是正面描写，还是侧面映衬，经过若干情节的铺垫与营造，在读者心目中已经把郭蕾当成了与葛云步肝胆相照的政坛知己，郭蕾作为执着坚忍勇毅的领导干部的正面形象已经确立，但是作者突然笔锋一转，郭蕾买官骤然危峰突兀，让所有读者为郭蕾的仕途捏了一把汗，随后再道出其亲戚越俎代庖为其行贿买官的原委，这样的成功塑造，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最终产生了悲剧性的痛感。

二、郭蕾作为配角的独特价值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小说里的角度也必然地反映出他的社会性，从小说里的角色身上，可以看到特定的历史节点上的外在表现、运行规律、思想潮流，通过主要人物去展示社会现状。郭蕾作为次要人物，作为配角，同样也能够折射出一定的社会现状，与她所在的社会环境形成互动、互证。

1. 芝麻官的普遍价值。官场小说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着一种陈见，叙述视角和身份背景的设置一般呈现着一个规律性的趋势，往往是锁定在省部级和厅局级，从县委书记到部长，让官场小说的创作与阅读都形成了约定俗成。在《天有不测》里，葛云步最

初是厂长助理，后来是乡长，最后是副县长，属于芝麻官。这样的角度，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来说，少了对高官重权的窥视性满意，但又不是“村官”之类沉陷于柴米油盐的寻常所见，这样是最贴近普通大众生活现实、最具人间烟火味的政府官员。

2. 女性性别的常态展示。女性的性别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里，时常出现左右摇摆走极端的状态，要么忽视女性的存在而走向男权主义，要么过分突出女性的权利而走向女权，近代以来，男权和女权都在文学作品里大量存在。在《天有不测》里，郭蕾是正常的，既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人。她成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以后，与作品里众多的角色一起，构成了小说的人物群像，使得郭蕾即使作为一名女性，也能够随着叙述的演进徐徐展开，没有过分强调性别，郭蕾成了一个正常的人，这是非常难得的，在我们的众多阅读经历中，在性别角度上着墨打转的作家很多，过分地关注与凸显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态，《天有不测》让郭蕾这一角色成为常态，作家的这种努力是让人值得尊敬的。

3. 若隐若现的社会印记。官场小说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强烈的时代气息，每一件作品都对相应时代作了紧密的锚定。在《天有不测》里，郭蕾作为配角并不是可有可无，相反，她的存在，为小说的整体构成提供了某种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整个小说围绕“大型天然气储备基地”的建设展开，作为配角的郭蕾一开始就牵涉其中，尤其是她在被葛云步召见征求意见时，对这个建设项目发表见解，其实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在《天有不测》里的艺术化阐述与演绎。由此而展开的整个小说框架，郭蕾既是理论演化的表达者，也是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者。由此，可以看出，郭蕾这个角色，其实在小说里承担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引发太多的想象，使其成为一种载体，让我们的思绪从小说里脱离出来，顺着她的人物形象与现实社会的映照，对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产生思虑。

灵魂的原乡

——王长游漆画印象

文 / 王柏霜

2018年12月15日—2019年1月12日由福建省美术馆主办、以“域”为题的福州漆艺术作品邀请展在美丽的榕城西湖畔隆重推出，祖籍晋江的年轻的漆画家王长游应邀参展。该展有一段文字这样介绍他：“生于闽南的漆艺家王长游，70后的他身处繁华都市，内心却仍然眷恋儿时的闽南古厝，乡野风情，残垣上的野草、斑驳旧门亦可勾起他的回忆。”

2024年元旦刚过的一个暖冬下午，我与王长游第一次见面。他不高的个头、壮硕的身体，剪寸头，一副憨厚的模样，像一位邻家晚辈。与我同姓的他用一口我熟悉的闽南腔普通话与我交流，特别是我有过在晋江工作的经历，使我与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他老家晋江金井镇我也不止一次到过，围头村距离金门一箭之遥，鸡犬相闻。

王长游递给我一份暗红色封面的《王长游漆画作品集》，是他刚刚从印刷厂取回来、准备在他的首次个人作品展上送给来宾的画作集，共有四十多张。我打开一看，这四十多张作品里，最吸引我、

让我眼前一亮的当是他那些以闽南古厝为题材、具有闽南风情的漆画作品，尤其喜欢其中以《夕阳下的村庄》为题的七幅作品。这个系列作品以闽南红砖古厝为题材，让我倍感兴趣是因为我也在闽南长大，我虽然不是在红砖古厝长大，但我对它们一点也不陌生。在我老家的村子里、县域内其他村落，红砖古厝于我恍如一位熟悉的长辈，它们拥有与厝边老树一样的年岁，度过了漫长的光阴，见识过人世变迁，却依然有着耄耋者受人尊敬的气度与面貌，是时间流逝的一面镜子。而当王长游以照相般的手法将它们呈现在我眼前时，我忽然有了置身于某幢闽南红砖古厝里的错觉，仿佛我是一个游子忽然回到它古朴的怀抱里。

在我看来，王长游也是这样一个游子。现在的他身上虽然看不出漂泊的痕迹，但他的漂泊和经历使他今天的回归有了一个站得住脚、不用说服自己的理由——他从昔日秉持闽南人“爱拼才会赢”精神在外漂泊——从赚钱谋生到拜师学艺，从以画谋生到追求艺术——从内在到外在一起回归到某

个原点，这个原点是他出发的地方，也是他内心回归的地方——策展人将它称之为原乡。王长游身与心之所以从漂泊状态进入稳固状态，是因为爱，是对家乡的原始之爱。

这种爱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那里有个名词叫“挂念”。海德格尔通过一个寓言故事生动展现了人的一生都是由“挂念”来掌握的，或者说是生活在“挂念”之中的：有一天，“挂念”过河的时候看到大地上有一块粘土，把它拿起来塑造，他请掌管精神世界的天神朱庇特给这块土精神，天神慷慨地答应了，“挂念”把泥土塑造之后想给它取名字，本来想取自己的名字，用“挂念”来称呼它，但是，天神说不行，是我给你的精神；而大地也说不行，是你拿了我的粘土，它们双方争执不休，就请“时间”来当法官，时间就宣判，天神既然给了精神，那么人死后，取回他的精神，大地既然给了他身体，那么人死后，就取回他的身体。这里的挂念其实和尼采、叔本华思想中的“生命意志”类似。在王长游身上，他将艺术创作聚焦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块土地上就是“挂念”的体现，是在他漂泊多年后寻找到的灵魂故乡的结果，也即是他的“生命意志”的选择。在晋江那片生机勃然的土地上，在闽南那片古老的土地上，甚至在八闽这片从荆棘丛中生发出来的土地上，王长游因为“挂念”找到了体现他生命意志的途径与载体——途径是对他闽南生活的爱，载体则是他的漆画作品。

我一张张翻阅欣赏王长游的画页，无论是《夕阳下的村庄》《红门忆古》，还是《闽南古韵——红砖厝》《村里一角》，让我仿佛走进闽南古建筑里氤氲的时间长廊，又仿佛走到人生旅途中某个驿站，看到的绝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用以遮风挡雨、传宗接代、富有人间烟火气息的生活场所，也不仅仅是劳作之余暂为歇脚的院落，它不是想象中虚构出来的特色空间或建筑，而是穿越了时光隧道，从过去到现在。我回想曾经到过的晋江五店市，那些

被集中迁移至此的一座座红砖古厝，令人赞叹其精美与华丽，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是当下城镇化过程中的幸运者，更多像五店市里的闽南红砖古厝，无论其历史多么悠久，却逃脱不了被毁灭的命运。在人们对于这些惨遭毁灭的闽南红砖古厝命运唏嘘不已之时，王长游用他的漆画至少让这些红砖古厝得以原貌保存，即便哪一天所有的红砖古厝都消失殆尽，让后人得以从他的画作里找到视觉留存。从这个角度上说，尽管他的这些题材画作仍属于小众，而其意义又不言而喻，即让那生活在这个不安时代的人安顿自己的心灵，让自己人生有所适从，成为人们追求真正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本源、安顿灵魂的原乡。

每个闽南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古厝情怀，包括我在内。而曾几何时，当我漫步在泉州古城的西街，无论是在寻找一个角落安静地休憩，抑或漫步穿越在古味生香的雕琢里头，悠然与适意顿时在心头扩散开来。在那些闹中取静的空间里，时光存留，历史是遗迹，而古厝像一面镜子，映射出闽南建筑文化的沉潜；又像一把生锈的钟仍然发出声响，让人从声音里听取过往岁月的铿锵。因此，透过王长游画笔下的闽南古厝，我看到了雨中飞翘的燕尾脊蕴含的飞翔欲望，美不胜收的庭院与回廊诉说的灯下故事，雕梁画栋里蕴含的传承匠心，甚至在向往中窥见了过往繁华岁月的影子。或许在王长游的眼里，闽南独特区域文化，正是以闽南红砖古厝这一独特的建筑形式作为呈现的形态之一。在他的眼里，无论是屋檐或翘脊上精致的彩绘，还是透过墙壁石窗倾泻在小巷的一缕阳光，无论是高过古厝掉光了树叶老树，还是滴落天井的春水和庭院角落盛开的睡莲，都是构成闽南文化图腾的元素之一。而这样的元素已经化作他身上的细胞，这样的图腾已经融化在他血脉里，让他的创作充满取之不尽无尽的力量源泉。

在尼采的哲学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掌控自

己的生命意志，来实现真正的自我。在某种神性力量的召唤下，近十多年来，王长游掌控自我生命意志，追求“原乡精神”已然回归并附着于他的作品，除了让我们感叹他日臻完美、炉火纯青的技艺之外，更应该感叹他对于心灵故乡的寻找。他的寻找是一种悲悯，是一种寄托，更是一种精神回归与升华后的满足，引人遐想。锈蚀、腐败、残破、修补，他调出血红颜色的漆，一层层地覆盖，那些代表着旧时光的旧器物：一个生锈的消防栓、一台残损的手扶拖拉机头、一座黑色瓦片的屋顶等等，经他的手里复活。那些旧器物是构成“精神原乡”的元素，是历史年华的一部分，也是他漂泊在外时梦里经常出现过的，是他内心永远活着像神圣牌位一样的器物，他让它们获得了美的永生。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或许这是他对现实的一种反讽，是对失去的某些本来值得珍惜的精神的追悼，以及对原乡充满人文关怀的歌颂。

我非常喜欢德国神秘主义诗人西里修斯《没有为何》这首诗里这几行诗句：玫瑰是没有为何的 / 它绽放 因为它绽放 / 它并不留意它自身 / 也不问人们是否看到它。欣赏王长游的漆画，或许就需要西里修斯对待玫瑰的态度：他的画，无论是《夕阳下的村庄》还是《红门忆古》，还是《红嫁衣》，他笔下的“红”正像一朵朵绽放的玫瑰摆放在他的艺术花园里，你喜不喜欢、有没有留意，它都在那里。这是画家回归“本真”之后进入更高的艺术境界，他甚至不需要你的赞美，只需要你的共鸣。这种共鸣是对美的事物的认可并产生同样的情感反应——而他的画恰恰给了我这样的情感反应。尤其是在当下，当我们身处物欲之中，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摆脱物欲对我们的束缚？每个人都在悄悄寻找突破口，给灵魂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静静地欣赏绽放的“玫瑰”。

或许透过王长游杂乱无章的画室：紧贴墙的书架和博物架、地上裱好的画作、案几上油漆托盘、碟子里装的各种颜料……这似乎是这个躁动不安的时代的写照，但乱中有序的是，在这个背景下，他拥有这个角落，使他安静下来，使他远离喧嚣，这既像是一个自我修炼的道场，但又绝对不是一间自设的牢笼。他在此修炼精神内核，也在此放飞自我。在这个躁动喧嚣的时代，如何找到灵魂的原乡，许多人似乎需要思考，但他不需要，因为他的灵魂早已在多年漂泊之后找到了落脚的原乡——那就是他的闽南。他不需要寻找平衡，寻找替代，只需要每天与灵魂对话。如果需要更加深刻一些，他就去寻找原乡给予他的疼痛感，寻找原乡里比建筑古厝的红砖坚硬百倍的精神之冰，并且赋予其可供人触摸的柔软质感。这才是他追求的平衡，而平衡也才是他追求的灵魂安静。

我不懂绘画艺术，但我读过庄子《养生主》里的文字：“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我理解庄子谈“技”是为了诠释“道”。庄子认为当“技”达到出神入化之时，“技”就“近乎道”。在这个意义上，“技”也就是艺术了。在此，我引用一段专业人士对王长游漆画的评价文字：“凭借着自己对漆艺的理解以及多年油画的创作经验，王长游不拘泥于传统技艺，将油画与漆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的漆画作品中，你能发现不少油画的影子。他的树，他的叶，他的一砖一瓦，都围绕着光影的冷暖变化，强调色彩的对立与统一，同时兼顾空间感与稳定感，自然奔放，彰显出了无穷的生命力。”我以为，王长游的漆画作品，因为其内容与技艺的完美结合，特别是因为有了极具生命力的“原乡精神”内核，使他的作品拥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道”，也就是达到了与时间的和解、与历史共存、与生命共鸣的境界。

颇具魅力的沙画

文 / 林为梁

被誉为东方马尔代夫的平潭，风光旖旎，岩奇礁秀，沙明水净，丰饶的海沙资源，衍生出独特的海洋民间艺术——平潭沙画。

沙聚七彩任挥洒，画含百意漫品尝。平潭的海沙，颗粒圆润，晶莹剔透，颜色齐全，是理想的作画原料。绘制沙画，须先以特制胶水画笔在底板或陶瓷类器皿上勾勒线条，再根据图案撒上粗细不一、色彩各异的天然海沙，待胶水干化后对沙层进行调整，方可绘制出沙粒黏牢、沙色不褪，富有层次感的画面。沙画，虽不似国画之渲染、油画之厚重，但它另辟蹊径，别具一格，讲究形神并重，线条清晰，风格简约，具有肌理感和流动感。在平潭岚城乡新门村12号民居内，悬挂着风格迥异的沙画作品，这是沙画艺术的传承基地和展示窗口。而在平潭高速公路服务区展厅所陈列的大量画作，展示出山海峰峦、古迹今景、楼宇亭榭、花鸟虫鱼等题材作品，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养在深闺人不识，蓦然回首已百年。沙画发端于古代中国。清宣统年间，十九岁的平潭人林细璇迎来了人生之路的里程碑，他奉父命赴文化古城泉州学画。林细璇自幼喜爱绘画，拜入泉州名画师何师吾门下后，其师因材施教，引导他专攻沙画。学成返家的林细璇在平潭乡下老家致力于沙画传承，成为平潭沙画第一人。其第二代传人林松发，在沿袭沙画技法的同时还研制出沙画专用胶水。第三代传承人林祖义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在解放初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思想影响下，将些许西洋画元素注入以国画为主基调的沙画，丰富了它的表现力。综观沙画，自植根海岛平潭以来，长期处于父教子学、一脉单传的传承模式。生存环境半封闭，艺术市场少其踪，在流淌的岁月中，三代传承人在穷乡僻壤孤独地守护着这个艺术瑰宝。

第四代传人在平潭开放开发的大好形势下，实现了沙画质的飞跃，沙画艺术从此揭开朦胧的面纱，向外界展露出姣好的容颜。

绘画科班出身的第四代传人林福平“择一业而终一身”，以弘扬沙画艺术为己任，打出一套“组合拳”：设立机构，擘画发展蓝图；展示培训，喜获社会效益；守正创新，攻克技术难关；言传身教，着力培养新人。他立志用家乡的七彩海沙谱写出平潭的七彩华章；他胸揣虔敬，传扬红色旋律；心怀爱意，描摹秀丽风光；笔凝深情，讴歌华夏新貌。他创办了艺术馆，让沙画的声名从方寸之地传向五湖四海。他经过反复试验，将沿袭三代的局部涂胶法改为全面涂胶法，实现了画面上物象明暗的自然过渡，凸显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层次感，弥补了沙画与生俱来的短板，为线描沙画跃飞为块状沙画提供了技术支撑；他一手抓提高，一手抓普及，二者并重，共结硕果，几年来创作画作近五百幅，数度获得省展银奖和优秀奖，其中《红色政权》被收藏于省艺术珍品馆。《海坛春色》《风生水起》《平潭蓝眼泪》等富含海洋元素的画作吸引了众多观赏者。2023年在福建泉州举办的由15个国家118个“非遗”项目参加的“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会上，平潭沙画作品《丝绸之路》成为各国友人的争抢打卡展位。通过高频次的“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公益展示和现场体验，在四所学校长期办班培训，学员数达130余人，并从众多沙画爱好者中精挑细选出四人培养成第五代传承人。

经过辛勤耕耘，林福平获得福建省百姓之星荣誉称号。平潭沙画被评为省级终身教育品牌项目，平潭沙画馆竖立起平潭非遗示范基地牌匾。如今，他领衔的精干团队正以手中画笔继续证明着平潭沙画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四情四回 十指连心

——一字乡愁情难了

文 / 朱炳初

由南竹作词、乐风谱曲、黄延平编曲、歌唱家李海颖和青年声乐教师兼歌手康晓琳分别用国语、闽南语演唱的福建新歌《一字乡愁》，已蜚声在外，好评如潮，曾两次上了海外华侨华人春晚和中央电视台三套综艺朗诵节目。此歌累计有100多家媒体推送，并入库KTV、QQ音乐、全民K歌等，受众超过3亿人次。本用不着我老朽拙评，但是，当我拜读歌词、聆听柔语暖心的演唱后，心房激荡，情感难抑，颇有感怀，便想诉说一番。情随事迁，那浓郁的乡思乡亲乡情，打动心灵，顷刻间化为“曲中人”，让我浮想联翩，回味无穷，挥之不去。

《一字乡愁》确是一首诗意深刻、情调浓郁、比喻恰当、点拨准确的优秀歌曲。歌词用十个“一”字开头表达情怀，抒发情愫，以小见大，入情入理，直击人们心底，激越情思，激荡心潮，动人心魄，令人感慨。

《一字乡愁》，十句比兴，十句演绎，可谓十指连心，实意真情，归纳为一，乃一个“情”字了得。我想以四“情”浅析歌词寓意，即：感情、亲情、恩情、激情。乡愁之歌，可谓感情的回眸、亲情的回声、恩情的回报、激情的回荡。

问君能有几多愁？四“回”荡漾情悠悠！

感情的回眸。“一轮水车下了石磨又上旅游，总走不到岁月尽头。”岁月沧桑，科技发展，水车推磨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往昔靠石磨生活的情感仍然刻在心头，尽管你周游世界，然而追忆感情，犹如磨盘转动，一圈圈、一轮轮，总也到不了尽头。“一艘小船靠上幸福彼岸，就追寻短短的票根。”

小船靠岸投入了母亲幸福的怀抱，回来了，终于到家了，你的票根原本就在大陆，只是留存得太久了，让你的情感仍在寻觅之中，念想不息。这就使我想起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诗句：“……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诗人情深意切，渴望祖国统一，将乡愁描写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他虽居海岛，但挚爱着祖国。乡愁啊！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一个声音梨花落地呼唤，回来哟……她长发盈空，她已从乡间梦里画里走过。”《诗经》中“三个归”是《一字乡愁》“三个回来”的源头。台湾同胞啊！你离开祖国怀抱已经许多年了呀！歌声所至，梨花落地飘飘然、白茫茫一片，瓣瓣心语表达同胞兄弟姐妹的情感，回来吧！呼唤声声多么柔情急切。古人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古往今来，感情的潮水奔腾不息，让人感慨万端，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频频回眸！

亲情的回声。“一根脐带剪断的瞬间，就拉开长长的缺口。”婴儿落地剪断与母亲紧密相连的脐带，可孩子长大了，就远走高飞，拉长了缺口，但母子的亲情总让双方魂牵梦绕，时时发出回声，激荡心潮。古人云：“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母苦儿未见，儿劳母不安。”“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母亲，人间第一亲；母爱，人间第一爱。“一杯矿泉经过层层净化，仍不能把母亲心事看透。”父母所欲为者，我继述

之；父母所重念者，我亲厚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唐代诗人孟郊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有谁敢说，子女像小草那样柔弱的孝心，能够报答得了像春晖普泽的慈母亲情呢？母亲呀！总把儿女牵挂在心头；银丝缕缕，让人心疼又看不透。“一通电话不用穿针引线，就能移动细细暖流。”即使任务缠身、工作繁忙，不能常回家看看，那就不时地打个电话也行，毕竟亲情难解难分，常常记挂在心头啊。微信视频，如在身旁，亲人安好，细细暖意荡漾奔流。

恩情的回报。“一窝泥燕上了诗意中国，总忘不了绕梁的古厝。”古厝故乡人，爱护春燕有加。燕子剪风，专食害虫，护佑庄稼；燕子呢喃，福音降临，给人带来喜气喜悦。古厝对燕有恩，它总忘不了此情。人亦如此。古人云：“未知天地恩何报，翻对江山思莫开。”“父恩比山高，母恩比海深。父母皆艰辛，尤以母为笃。”鲁迅说：“感谢命运，感谢人民，感谢思想，感谢一切我要感谢的人。”感谢报恩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一棵小麦站在网络的村口，能把城市的目光牵着走。”是啊！城里人都忘不了广大农民耕作的辛劳，给人民提供面粉面条。感恩农民兄弟，感谢丰收的土地吧。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袁隆平院士逝世后，全国以致全世界人民沉痛悼念他？因为他一生辛劳，就为人类解决吃饭问题！我们感激党的恩情，就应以奋发有为精神，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激情的回荡。“一条小河一辈子不回头，至今还在村里流。”“一阵雨碎江南的疼痛，却喊出一片涛声起落。”这就是激情的魅力，激情的能量。假如没有激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能成功。有了伟大的激情，才有伟大的行动。激情是成

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人应当有小河不回头、雨落成涛声那样的激情。人生在世，应该对事业热爱，对生活热情，对他人热忱，谁能保持这三热情怀，谁将会有意义地度过一生。用返璞归真的方式，重新调动起生命的激情；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吧！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多么需要亿万人民奋斗搏击的激情啊！

《一字乡愁》词曲璞玉浑金，天趣盎然，悦耳动听，不愧为四海安歌的归心曲、爱心曲、抚心曲、振兴曲！让我们放声歌唱，迈步新时代，奔向新征程，共圆中国梦！一字乡愁解忧愁，小康生活乐悠悠；为圆美好中国梦，感召全民勠力齐奋斗！

附：《一字乡愁》歌词

一字乡愁

作者：南 竹

一根脐带剪断的瞬间 / 就拉开长长的缺口 / 一条小河
一辈子不回头 / 至今还在村里流 / 一艘小船靠上幸福彼岸 /
就追寻短短票根哟 / 一轮水车下了石磨又上旅游 / 总走不
到岁月的尽头

一窝泥燕上了诗意中国 / 忘不了绕梁的古厝 / 一阵雨
碎江南的疼痛 / 却喊出一片涛声起落 / 一杯矿泉经过层层
净化 / 仍不能把母亲心事看透 / 一棵小麦站在网络的村口 /
能把城市的目光牵着走 / 一通电话不用穿针引线 / 就能移
动细细暖流

一个声音梨花落落地呼唤 / 回来呦 回来呦 回来呦
/ 她长发盈空 / 她已从乡间 / 乡间梦里画里 / 梦里画里走过

福建文艺家风采



◎ 徐文守

徐文守，民盟盟员。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一级 / 高级技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陶瓷艺术大师、福建省雕刻艺术大师、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泉州市高层次人才，福建省雕刻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德化县文守艺瓷研究所所长。

从事陶瓷艺术创作、设计、生产25年，作品《砥砺奋进》入选民盟中央和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盟员美术作品展”、上海艺术品博物馆主办的第十一届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四大菩萨》首届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双年展等，1995年至今参加国家及省部级工艺美术类评比（大奖赛）获金银铜奖26项。多项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收藏。



砥砺奋进



普贤菩萨



持经罗汉



静坐罗汉

福建文艺家风采



锦绣河山



春风又绿万重山



报春图



◎ 尹芳娜

尹芳娜，女，民盟盟员。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理工大学客座教授，福建省青年美术家协会监事，欧洲艺术协会特聘画师。

绘画历程先国画，再西画，最后又回到国画，取各家所长融会于现在的作品中。